

壹、補助學術研究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

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教育領域之研究與實踐

執行期限：109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編號：MOST 107-2420-H-002-007-MY3-SB10806

執行機構及系所：師大教育系

計畫召集人：卯靜儒

計畫成員：陳斐卿、鄭淑惠、林君憶、張宜君、黃瑄怡、陳宏彰

洪詠善、李文富、蔡進雄、林燕玲、黃祺惠、李森永、阮孝齊

貳、研讀書籍：

週次	日期	研讀書籍
1	2019/07/03	讀書會目的說明與書目導覽 Fenwick T., Edwards, R. & Sawchuk, P. (2011). Translation and network effects: understanding actor-network theory. In <i>Emerging Approaches to educational research: Tracing the socio-material</i> (94-109).
2	2019/08/15	如何從 ANT 看社會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pp.1-86) (pp.87-156)
3	2019/08/30	ANT 的演繹與連結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pp.157-190)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pp.191-262)
4	2019/09/27	ANT 的人與非人（學習）關係 Law, J. (2008).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In B. S. Turner (Ed.), <i>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i> (pp. 141-158)
5	2019/10/25	ANT 在教育：概念與應用篇 Fenwick, T. & Edwrads, R. (2010). <i>Actor-Network Theory in Education</i> . London, UK: Routledge. (pp. 1-84) (pp. 85-168)
6	2019/11/29	以 ANT 再思教與學的意義 Edwards, R., Biesta, G.,& Thorpe, M. (2009). Rethinking Contexts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mmunities, Activities and Networks. London, UK: Routledge. (pp.1-60) (pp.61-118)(119-161)

7	2019/12/13	<p>回顧反思</p> <p>Edwards, R., Biesta, G., & Thorpe, M. (2009). <i>Rethinking Contexts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mmunities, Activities and Networks</i>. London, UK: Routledge 補</p> <p>Latour, B. (2005). <i>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i>. (pp.191-262) 補+補充資料</p>
8	2020/01/17	<p>以 ANT 研究方法再思教育學研究的理論與應用+概念討論與後續研究發想</p> <p>Fox, S. (2017). <i>Studying networked learning: some implications from socially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and actor network theory</i>. In C. Jones, T. Ryberg and M. de Laat (eds) <i>Networked learning</i> (pp.77-91). Singapore: Springer.</p>
9	2020/02/21	<p>網絡中的文化</p> <p>Mclean, P. (2017). <i>Culture in Networks</i>. Malden, MA: Polity Press. (pp.1-33)(pp.34-62)</p>
10	2020/03/20	<p>文化形塑網絡與關係結構、網絡中的不確定性與穩定化：文化的滲透</p> <p>Mclean, P. (2017). <i>Culture in Networks</i>. Malden, MA: Polity Press. (pp.65-110) (PP.111-154)(pp.155-180)</p>
11	2020/04/17	<p>學校如何「做」政策：實施不等同落實</p> <p>Ball, S. J., Maguire, M. & Braun, A. (2012). <i>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i>. London: Routledge. (pp.1-70)</p>
12	2020/05/22	<p>學校如何「做」政策：教師如政策主體與行動者</p> <p>Ball, S. J., Maguire, M. & Braun, A. (2012). <i>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i>. London: Routledge. (pp.71-120)</p>
13	2020/06/05	<p>學校如何「做」政策：假象與理論化</p> <p>Ball, S. J., Maguire, M. & Braun, A. (2012). <i>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i>. London: Routledge. (pp.121-136)</p>
14	2020/07/22	<p>學校如何「做」政策：假象與理論化+總結與前瞻</p> <p>Ball, S. J., Maguire, M. & Braun, A. (2012). <i>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i>. London: Routledge. (pp.137-150)</p>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讀書會激盪的火花，產出 ANT 應用在教育研究上的各種可能。因此，將籌組 panel 將介紹 ANT 理論的概念，討論如何運用其概念，特別是新課綱政策實施的觀察、或經驗、或案例，探究「人與非人」行動體網絡關係的建構與連結，討論課程政策落實與學校實作的問題。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書：已出版尚未出版撰寫中無

其他： 將以 2020/11/14 以論壇方式發表讀書會成果於「有力學習與創新教育國際研討會」地點：台灣師範大學。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簡稱 ANT）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理論觀點，在這快速變遷的教育改革中，提供我們臥在本土教育脈絡裡一種水平式的觀看角度，讓我們重新檢視教育研究如何與教育現場的實作活動，及其涉及的相關行動體與其他非人之間是如何連結的；也讓我們進一步想，除描述「是怎樣」外，是否也暗示我們「可以怎樣」的行動策略？本讀書會成員來自不同專業領域與學術機構，有課程與教學、教育社會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專業背景的教師，以及國教院課程與政策制度的研究員。讀書會激盪出精彩火花，產出 ANT 應用在教育研究上的各種可能性。另將籌組 panel 將介紹 ANT 理論的概念，討論如何運用其概念，特別是新課綱政策實施的觀察、或經驗、或案例，探究「人與非人」行動體網絡關係的建構與連結，討論課程政策落實與學校實作的問題。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卯靜儒		計畫編號：MOST 107-2420-H-002-007-MY3-SB10806		
計畫名稱：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教育領域之研究與實踐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篇
國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篇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教授	2	人次
		副教授	1	
		助理教授	4	
		研究員	7	
		專任助理		
	非本國籍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參、「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教育領域之研究與實踐」研讀導讀內容彙整

W1：2019/7/3

讀書會目的說明與書目導覽

Fenwick T., Edwards, R. & Sawchuk, P. (2011). Translation and network effects: understanding actor-network theory. In *Emerging Approaches to educational research: Tracing the socio-material*

主講人：卯靜儒、李森永 主持人：陳斐卿

研讀目的是以 ANT 相關理論經典與教育應用實踐的文本為研讀對象，讀書會成員藉由閱讀，學習運用經典理論的概念，探析台灣的教育改革（特別是課程改革）之網絡關係的建構與連結，討論政策落實與學校實作的問題。希望藉由讀書會了解 ANT 理論的概念，及學會使並運用其概念，思考教育政策與實務面的相關議題，以探究教育系統裡的實作與政策連結的議題與研究，讀書會閱讀文本的安排，是逐步深化概念的理解與實務的討論。進一步，也能提出國家課程政策與實踐，在政策研究群與學校實踐落實網絡系統之佈局的政策建議。

我們主要研讀的書目有五本：

1、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書從問很根本的社會學問題（what is a society, what does the word “social” means”...）從「社會」、「社會秩序」、「社會實踐」、「社會層面」、「社會結構」、「社會影響」，以 ANT 的角度，去解釋我們的社會活動是如何被實作出來，如何尋跡找連結】

2、Fenwick, T. & Edwards, R. (2010). *Actor-Network Theory in Edu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本書介紹 ANT 的概念、取徑與理論的辯論，討論 ANT 是在怎樣的實徵研究中的古典作品中，提繹這些概念。第二部分，介紹教育領域應用的研究實例。第三部分，討論 ANT 理論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存有政治立場。】

3、Edwards, R., Biesta, G. & Thorpe, M. (eds.) (2009). *Rethinking Contexts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mmunities, Activities and Networks*.

【本書從學習角度切入，彙編許多教育的 ANT 重要學者的著作。第一部分，藉由 ANT 的理論觀點，重新概念化「學習」，對 ANT 觀點而言，就是概念化「學習脈絡」。第二部分則是彙編脈絡與學習的實例。第三部分，則是提出「學習脈絡」在教學實務與研究上的啟示。】

4、Mclean, P. (2017). Culture in Networks. Cambridge, UK: Polity.

【本書則是迥異於 ANT 理論，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討論「文化在網絡中」，「文化與網絡交互關係」，「網絡藉由文化」等不同概念處理文化在社會的問題，選讀此書主要是希望閱讀過，強調脈絡與機動網絡連結的 ANT 理論，能從文化社會學看看 ANT 可以如何轉譯，當處理有固著文化現象的教育體制，如：學校文化/教師文化等是如何構成「條件」、「中介影響」網絡連結，以形成教育「後果」】

5、Ball, S. J., Maguire, M. & Braun, A. (2012). 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本書部分使用 ANT 觀點，從學校角度，討論政策是在怎樣的脈絡被「做出來」。本書是實徵性的學校本位研究，長期質性探究四所英國中學，進行理論與質性資料對話，主要內容包括:政策在學校運作的脈絡中如何被看待與操作，教師如政策主體與行動者，政策文本、假象與事件，討論如何從政策實施到落實，形構一個政策落實的理論】

研讀的邏輯順序與作法

1、我們研讀的目的是希望我們能了解 ANT 理論的概念，及學會使用其概念，思考教育政策與實務面的相關議題，並能操作概念，以探究教育系統裡的相關議題與研究，因此，閱讀順序會依照前面書籍的順序，一步一步深化概念的理解與實務的討論。

2、每次約 2—3 小時，每場會有 2—3 人導讀各自負責的當週閱讀，並提問。除第一本 Latour 書籍與第四本文化社會學的書籍外，基本我們選讀的書籍，都是理論與實例並行的書籍。我們的提問除理解理論概念問題外，也會聚焦討論理論概念在教育各類脈絡裡的實作問題。每位導讀者會提供摘要與問題。

3、讀書會會運用社會媒體（如 LINE）及雲端資料庫，溝通與上傳導讀資料。我們也會共議討論彙編與出版我們的閱讀資料，讓讀書會的成果可以做更大範圍的分享與傳播

「行動者網絡理論」在台灣的教育研究中仍然少見，而較多被運用在 STS, 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創新的研究。在民主化的理論中，常聽到「由下而上」力量的重要性，然而這股力量的生成與匯聚卻非理所當然，並不意味著政府或專家角色的「缺席」。以教育領域而言，應轉變課程發展與決策機制的視角，思考有利於改革活動生發的可能條件與各種路徑，重要的是如何營造能讓不同行動團體相互轉譯的空間、介面與機制。

「行動者網絡理論」精彩描繪了「網絡的動力關係」（而不只是單一組織或團體）以及欲達到目標的「策略」，指認出轉變過程中的網絡「環節」，因而不只是組織理論而已，而是跨系統之間人與物質條件的連結和佈署，細緻描繪網絡的形成與演化，也有助於下一波課程改革的推行。

本經典研讀班的成員由大學教授與國教院研究員共同組成，便是希望透過這個過程共同尋找「讓學校動起來」，落實課程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勾勒教育研究在其中能夠扮演的角色，透過指認網絡中的「環節」與「路徑」，同時定位不同教育研究在不同層次所能帶來的幫助，在更高的層次上尋找匯聚教育研究能量的可能框架。

具體而言，讀書會抽象概念的鍛鍊，在觀察（1）網絡的重組（2）文化的轉譯，（3）人與非人（如工作坊、文件、表單）的關係連結。此會有助於找到研究、政策與現場協作分工的可能性。在研究上：第一，找出不同行動群體的慣習，有賴於厚實的田野資料，勾勒出可能改變的路徑與潛在的動員論述；第二，「協作平台的搭建」同時是理論與實作活動的深入對話，「共同語言的形塑」有助於網絡的重組和政策的推行；第三，尋找在不同層次的環節中「佈署」的可能性，可調動的資源，將研究從單純的分析轉向行動與倡議。未來，也希望能夠藉由讀書會，以「課程改革政策」議題的推動為主要問題意識，凝聚出長期研究與合作的社群，從中梳理出跨領域研究與整合型研究案的可能。

研讀範圍：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pp.1-86) (pp.87-156)

主講人：黃瑄怡、卯靜儒 主持人：李森永

主講人：黃瑄怡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pp. 1-86)

本書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探討如何運用有關於社會世界的爭議以成為好的相對主義者，第二部分探討如何讓社會關係(associations)可以再被(我們)追蹤。

一、進入第一部分之前的全書介紹

1. Latour 開宗明義闡釋本書的立論與目的，介紹 ANT 作為社會學領域的一個新的理論與方法。Latour 意圖重建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藉由檢視當時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和限制，重新定義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概念，特別是 the social)，於此同時引介 ANT 作為社會學領域的一個新的研究方法，企圖能重新組合 the social。
2. 檢討與批判社會學傳統，文中批判的對象包含實證社會學 (Durkheim)與批判社會學(Marx)，欲重新定義 the social 這個概念，以說明為何無法將 the social 視為一種物質或一個範疇，與反駁提供「社會解釋」的社會學研究。
3. 如何看待 social: 一個組合過程的活動 vs.一種物質或範疇
 - (1) 本書的立論: 社會科學家使用 social 來形容一個現象時，是指稱一個穩定的狀態(一個已經組合成的狀態)，或是一組關係，可用來影響或產生其他現象的狀態或關係；
 - (2) 反對使用 social 來描述這個組合狀態的性質或內容(即使用 social 指稱一種物質，社會組成的成分，或是一種範疇)
4. 重新定義 the social 和 sociology:
 - (1) 指出社會學 socio-logy 字源(從拉丁文與希臘文翻譯而來): the science of the social，但 science 和 social 二個概念在歷經科學與科技的進展之後已失去其原初的含義，科學進展到無法與社會互動並存，社會概念(the social)亦演變為處處可稱為社會的，使得社會學家無法辨識出構成社會的具體關聯(relations)。即: 在社會學領域(sociology of science)，社會與科學的定義演變

之後，使得社會學研究無法達到社會學傳統研究的目的，即 the science of the living together 的研究。

<p>因此，Latour 欲重新定義 sociology，提出以下研究問題，並提供二種研究方法，以對比 ANT 與主流的社會學方法: What is a society? What does the word “social” mean? Why are some activities said to have a “social dimension”? How can one demonstrate the presence of “social factors” at work? When is a study of society, or other social aggregates, a good society? How can the path of a society be altered?</p> <p>主流社會理論，已變成一種常識，我們心靈中預設的軟體；</p> <p>Sociology of the social (社會的社會學)</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預先假定一個具體現象的存在，稱之為社會、社會秩序、社會實踐、社會層面，或社會結構，用來區分它們和其他不同範疇，諸如經濟學、地理學、生物學、心理學、法律、科學和政治學等；這個與「社會有關的」現象必須是非純粹生物的、語言的、經濟的、自然的(混和社會的?)，也必須能達成、強化、表達、維持、再製，或推翻社會秩序。 2. 一旦這個社會範疇定義好了，就可以使用這個社會範疇 (social domain)來解釋其他社會現象，訴諸「社會因素」(social factors)或社會力量(social force)來解釋其他非社會現象的社會層面。 3. 假設在非社會活動之中存在一個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是一個現實中的具體領域，可當作因果關係來解釋其他領域所無法處理的問題；對於社會的社會學家(sociologist of the social)來說，存在於社會中的平凡人是提供訊息者，對於社會脈絡是盲目的，只有社會科學家看得到社會與社會的影響。社會科學家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保持客觀地研究社會；若無法客觀，仍以科學的方式，納入人類的、意向的、詮釋學的考量。 4. 社會、社會集合體(social aggregates)是假定的。
<p>ANT</p> <p>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 (關係的社會學)</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ANT 否定以上的假設。 2. 社會不是所有事物的脈絡，而應該是在一個微小管道中眾多循環/流動/傳播的連結因素中的其中一個。 3. 社會不是能用來解決萬物的黏著劑(glue)，它是許多其他各種連結點黏合起來的。 4. 社會集合體(social aggregates)是由各種領域(如經濟學、語言學、心理學、法律、管理等)所提供的特定關連(associations)。 5. Sociology 可定義為 tracing of associations (關係的追蹤)；social 可定義為一種連結(本身不是社會物之間的連結)，是追蹤新的連結，是一個重新連結和重新組合的運動。 6. 企圖恢復連結和集合。

5. ANT 研究文獻(與 ANT 相關)的檢核:

- (1) 注重非人的角色，必須是行動者，不以因果關係做解釋，例如生物學書籍賦予基因積極的角色。
- (2) 如何解釋: 使用穩定的社會來解釋一個情況就不是 ANT 研究; 不以一個固定的預設來解釋其他現象是 ANT 研究。
- (3) 重組社會的為 ANT; 分散和破壞的不是 ANT，這容易與後現代批判宏大敘事、歐洲中心論或霸權觀點的立場混淆，分散、破壞，解構不是 ANT 的目標，而是必須克服的，而且 ANT 欲研究的是甚麼新的機構、程序和概念能夠集合和重組社會。

6. Sociology of the social 和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 的關係:

Sociology of the socia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是方便的速記(捷徑)，用來指稱在集體中已被接受的成分(ingredients)，例如 IBM、法國、向上流動、社會化、低中階級、社會資本等。 2. 但當創新擴散時，群體界線不明確時，實體的範圍變動時就無法追蹤行動者新的關係(連結)。 3. 必須縮小範圍、異質性，和關係的組合，以耗時、費力、困難的普通寫法來取代速記。 4. Pre-relativist: 適用於較穩定，變化較慢的情況。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 full relativist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普通寫法，追蹤行動者和他們的創新，了解他們演變成的集合體是甚麼樣子，以甚麼樣的方式連結，如何描述他們建立的新關係等等。 2. Fully relativist: 適用於快速變化、創新擴散、多重實體的情況。

*Latour 在第一部份的引介

1. 試圖為讀者(甚至是其他社會學學者)建立一種態度: 學習利用/運用爭議(本書第一部分介紹的五項不確定性)成為相對主義者。五項不確定性包括群體(group)的本質、行動(action)的本質、物件(object)的本質、事實(fact)的本質、社會學研究的種類。
2. 以製圖學(cartography)的方法比喻 ANT 研究的特性，將世界攤平，將探險家收集的資料攤平，記錄在表格上，而非在既定的座標上填入資料。
3. 讓行動者佈署他們的爭議，佈署他們的世界，讓他們解釋如何走到這一步。由行動者自己定義與安排他們的 the social，由行動者自己展開他們不同的世界，而非由分析者(sociologist of the social)解釋和定義行動者的世界。

4. ANT 研究追蹤爭議的關係，以了解其中的秩序，而非試圖找出解決爭議的辦法，因此 ANT 研究不追求秩序、精確和模式(pattern)。
5. ANT 研究是令人痛苦的緩慢，受到五項不確定性干擾、阻礙、中斷，如緩慢跋涉的螞蟻，背負著沉重的排檔，只為了建立即使是最微小的連結。Latour 認為只要耐心地走過這五項不確定性的來源，定能達到其所欲達到的 ANT 目的地(境界)。

二、第一個不確定性來源: 社會是由什麼構成的? 群體? 沒有群體，只有群體形構

1. 與這個或那個群體連結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過程中涉及不確定、不穩定、爭議性的，變動的連結，但社會的社會學家認為行動者是在特定時間被放在特定的群體，而社會理論家最關心的是哪一個群體是更適合作為研究的起始點。Latour 提問: 「我們應該認為社會集合體是由許多成分構成的嗎? 例如個體、機構、階級、角色、生命軌道、論述場域、自私的基因、生活的形式，或社會網絡?」這些成分/實體有些被視為真實的和確定的，又有些被視為人造的、想像的、過渡的、抽象的，或無意義的，所以微觀層次，或是宏觀層次是較相關的分析焦點? 將上述這些成分視為我們集體生活的組成要素是否更好?
2. 社會的社會學研究時設定一個或多個群體作為研究的起始點，假設這個群體為先驗的，獨立於定義和分類他們的人和事，並將這個群體與歸類視為穩定的; 以 ANT 觀點，沒有一個相關的群體可被稱作是構成社會集合體的要素，ANT 以與某個群體相關的歸類爭議(即群體形構牽涉的爭議)為起始點，這些爭議也包含這個社會世界是由甚麼組成的。
3. Meta-language (後設語言) and infra-language (次語言?): 社會的社會學家(sociologist of the social)喜歡創造精確的、精挑細選的，和精緻的用語來描述行動者所言，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們很容易混淆行動者與研究者的後設語言(反思後的)，而批判社會學研究更是讓行動者沉默。ANT 使用最一般、平常的、或最粗略的用語，例如群體或行動者這些用語是空泛的，這樣才不會混淆行動者自己的豐富語彙。ANT 使用 infra-language 去傾聽行動者的語言(包含後設語言)和追蹤行動者的關係/關聯/移動(displacement)。
4. 社會的社會學家以群體為起始點，但這個群體是無聲的、隱形的，沒有留下痕跡，也就沒有訊息，於是也就沒什麼好研究，沒什麼好說的! 那是很困難的研究; 而 ANT 關注群體形構的爭議，那是表現出來的，會產生新的、有趣的資料，是比較簡單的研究。ANT 研究雖然比較抽象，但追蹤群體形構的過程會產生許多資料，例如在學術界的爭議中，群體

被驅使發聲，反群體被標示出來，用來穩定群體界線的資源被調出來，專家們的專門技能被動用等等。

5. 群體形構的痕跡:

- 甲、群體的起始人、發言人、持有人。
- 乙、群體的界線、反群體名單；行動者會自己勾勒群體。「行動者為社會學者做社會學，社會學者從行動者身上了解構成行動者之間關係的要素。」(頁32) ANT 建議，研究者最好待在被研究者後面一圈的反思迴路中。
- 丙、群體的定義與疆界: 群體所畫的疆界、所給的定義。當群體的疆界穩固了，逐漸變成一個理所當然的群體，這個群體就不會產生任何痕跡、火花或訊息，對於 ANT 而言，就是不存在於社會世界了。
- 丁、除了群體發言人，社會科學家、社會科學、社會統計，和社會新聞學皆應被納入 ANT 的群體形構研究，在此研究中，ANT 研究者和行動者一起構成群體。
- 戊、對社會的社會學家而言，社會集合體具有明示性定義，群體帶有慣性，不受其他影響(包含分析者或是旁觀者)而能維持穩定；社會的社會學家的原則是秩序(order)和穩定，不考慮崩壞、改變或創造。對 ANT 而言，社會集合體只具有表現性定義，由各種方式構成而存在，不表現就不存在；ANT 的原則是表現(performance)和需要被解釋之處(如為何穩定，是什麼工具、媒介和材料維持穩定)，不考慮長時期與大範圍的穩定，關注是甚麼讓群體變動，和分析者的資源對於變動的貢獻是什麼。
- 己、Mediator vs. intermediary: the social 如何被生產

Mediator 中介物	Intermediary 中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可被視為零，一個或多個；輸入無法決定輸出，每一次都須考量它的特異性；轉變、轉譯、變形，和修改他們運送的意義或要素。 2. 無論它看起來多單純，它可能變成複雜，往多重方向發展， 3. 中介物不是因果關係，無法由原因推論出結果，原因只是提供機會、情況和先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運送意義或能量，不帶變質/轉變 (transformation)，輸入的定義足以決定輸出的定義(如因果關係，可預測的)，可視為一個黑盒子。 2. 無論它多複雜，它都被視為單一，甚至不重要。

1. 一台功能正常的電腦可能被視為一個複雜的中介，當它當機時，就可能變成一個極複雜的中介物；一個乏味的對話可能變成一個極複雜的中介物連鎖，在每一個轉向分出熱情、想法，和態度；在學術研討會中一個高度複雜的專題討論小組可能在某處蓋章決定下成為可預測且平凡的中介。
2. 實體的不確定性：是扮演中介物或中介造成其他不確定性。
3. 在社會的社會學家的想法中，有一種社會集合體(先驗的群體存在)，沒有中介物，許多中介；ANT 認為，沒有一種較好的社會集合體(相對主義)，有無數的中介物。

三、第二個不確性來源：行動的來源，行動是動能(agency)驅使的

1. For ANT, social is what goes together. For sociologist of the social, social designates a particular kind of stuff. 要釐清這二者所造成的混淆，必須討論構成社會關係(social ties)的異質成分。
2. 行動不是由意識控制之下產生的；行動應該被感受為一個交叉點、一個結，一團集合，集結許多組意想不到的動能，需要慢慢地解開。行動是他人採取的，並分享給其他人，是神祕地執行行動，同時分配給其他人。
3. ANT 應該從 under-determination of action 開始，從當我在行動時，誰在行動，什麼在行動等問題所牽涉的不確定性和爭議開始探究。
4. 行動者是指許多他者使其行動的人/物。An actor is what is made to act by many others.
 - (1) 如戲劇演出，nothing is certain. 行動的來源是不確定的，是異位(dislocation)，是借來的、分配的、建議的、被影響的、被主導的、被背叛的、轉譯的(頁 46)。
 - (2) 行動者的不確定性、猶豫、異位、困惑，或是奇異的看法皆是 ANT 關注之處。“When a famous soprano says, ‘It is my voice who tells me when to stop and when to begin’... The soprano did say that she shared her life with her voice that *made her do* certain things” (p. 48). 再次提醒分析者，使用一些 infra-language 去聆聽行動者的後設語言，對他們自己行動反思的描述。
5. 實徵的形上學：探索行動者自己的形上學，行動者讓世界充滿動能，但社會的社會學家告訴他們，他們的世界是真正由什麼組成的。ANT 追蹤行動者的想法：是什麼使他們行動。
6. 能動性的爭議：使我們行動的動能是什麼？
 - (1) 動能是實在的，動能是一個描述/說明(account)的一部分，在一個描述呈現，如同做某一件事，改變一個狀態，產生一個質變。
 - (2) 動能的形體/輪廓(figuration)由施動者展現。

(3) 行動者會為了分析者的利益批判其他動能，或在描述中增加新的實體，可在行動者的描述中找出其對手(反對者)。

(4) 行動者能夠提出自己的行動理論來解釋動能的影響如何維持，當動能具有實在性、形體和對手時，ANT 研究者須分辨動能是被當作中介還是中介物。

7. 如何使某人行動: 將動能視為中介還是中介物，puppet and puppeteer

四、第三個不確定性來源: 物件也具有動能(能動性)

1. 權力、宰制與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權力和社會一樣，是一個過程的結果，不是可以自動提供解釋的一個容器，一個儲存物，一個資本。權力和宰制必須被生產、被組成，社會的不對稱也是被構成的。權力、宰制和社會不平等不是具有慣性，不是由社會事物構成的(not made of social stuff)。所以，社會不平等必須被生產，那麼，非社會的行動者就扮演重要的角色。

2. 社會科學將 social 指稱一個現實的範疇或是一個特定的物質，在 ANT 的觀點，social 指稱一個運動、移位、轉變、轉譯或徵召(enrollment)，是實體之間的關係，是非社會的，是一種瞬間的關係。以這樣的觀點理解 social 是一種關係時，社會的社會學家使用 social 指稱面對面的互動是可以理解的，但指稱一種特別的力量來解釋為何暫時的面對面互動能影響深遠和持久，就會有問題，因為不知社會力量從何而來，如何維持互動。

3. Basic social skills and social ties 的問題(?) ANT 不考慮社會的社會學家所注重的基本社會技能(人與人的連結)和維持面對面互動的社會力量，因為基本社會技能只提供一種微小關係的組合，社會力量只是一個方便的捷徑(這部分 pp. 65-68 有困難)。

4. 社會的社會學家認為社會關係可維持互動與使實體持久的看法受到質疑，ANT 提出物件與非人之物做為參與者與行動者可以使得互動延伸和持續。

5. 物件僅是間歇地幫忙追蹤社會關係: 社會(society)與集體(collective)的區別: 社會由社會事物組成，集體指涉組合新的、尚未集合起來的實體，集體的整合社會和物質(social and material)，例如一群工人砌一面磚牆，所以社會是指重組新的種類的行動者，一個接一個(社會的與物質的)曲折盤旋起來。

6. 物件特性的限制: 只是暫時地與其它物件或社會關係做連結，很容易從中介變成中介物，所以必須使它們說話，提供他們對自己的描述，才可蒐集到資料。

7. ANT 學者提供研究物件的場合:

(1) 研究創新的場域: 到工匠的工作室、工程師的設計部門、科學家的實驗室、商人的試驗板、使用者的家中，和社會技術的爭議中研究。

- (2) 研究有距離的工具： 時間的距離(如考古學)、空間的距離(民族學)、技能的距離(學習)，與它們接觸帶來的陌生、奇特、古老、或神秘產生新奇的經驗，它們暫時變成了中介物。
- (3) 機遇、故障和打擊的場合。
- (4) 透過歷史學家從檔案室、文件、回憶錄、博物館收藏品等生產的記錄，使得機器、設備和工具活起來。
- (5) 小說

主講人：卯靜儒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pp. 87-156)

不確定性的第四個來源：matters of fact VS matters of concern

行動者網絡理論對於社會學的重新再改造 — 什麼是「社會」(the social)，及如何研究 (describe associations)

一、 Constructivism VS social constructivism (建構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

1. 就自然科學來講，討論建構指的是構成了什麼的(makings of) (人造與客體的東西)，但就社會科學而言，如果說什麼東西是被建構，通常大家想的是「那不是真的」。也就是說，如果是真的就不會是建構的，如果是建構的、人造的、謀畫的、編造的，就不會是真的。但在實驗室裡，編造與客觀 (客觀事實) 是同時發生的。(P. 90)
2. 問建構的問題，應該是要聚焦在人與非人是如何融合 (fused) 的場景, what was a social actor and what was a fact, the most extraordinary building sites where this double metamorphosis was occurring. 而建構的基礎則是兩邊雙重的蛻變是同時在發生的 (請參考範例：楊弘任 (2014) 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91)
3. 因此，建構主義不該被社會建構主義混為一談。當我們說事實是被建構的，指的是具體的客觀事實是動員許多不同的實體(entities)，而這個組合(assemblage)也有可能失敗。而社會建構主義，在另一方面，我們替代原來的社會為實體的構成是哪些其他物質 STUFF, the social is really built, but 一種異質的多重現實) .Once social means association, the whole idea of a building made of social stuff vanish. For any construction to take place, non-human entities have to play the major role and this is just what we wanted to say from the beginning with this rather innocuous word.(91-92)

二、 The fortunate wreck of sociology of science

1. The failure of a social explanation on science has been the great chance for social theory. WHY?
2. “ the social has never explained anything; the social has to be explained instead. 社會科學家需要向上研究(study up VS study down) ! (大家記得閱讀過的：「給我一個實驗室，我會舉起全世界)」”after science studies, every social science can study up.”(97-99)

三、 No social explanation is necessary

1. 為何不需要任何的社會解釋呢？因為” to explain is not a mysterious

cognitive feat, but a very practical world-building enterprise that consists in connecting entities with other entities, that is , in tracing a network.”(103)

2. 在描述網絡組合的軌跡之際，需要避免以前社會學的概念，只要找到影響因素就夠，其實是不夠的。如果什麼都是階級影響，我們的解釋只是階級有影響(as factor)。但卻沒處理是什麼及如何影響，那階級就只是中介(intermediary)，而不是中介物(mediator)。*轉譯一下「階級是要被解釋的，而不是來解釋社會的」
3. “ is the element B, whose emergence is triggered by a factor, treated as a mediator, or is it construed as an intermediary for some force simply transported intact through the agency of the factor? We have to very practical again.. we are not talking here about grandiose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s **but about vehicles, movements, displacements,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s.**(105)

四、 Translation VS transportation

1. “Social is nowhere in particular as a thing among other things but may circulate everywhere as a movement connecting non-social things...social is back as association. We don't know yet how all those actors are connected, but we can state as the new default position before the study starts that all the actors we are going to deploy might be associat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make others do things. This is done not by transporting a force that would remain the same throughout as some sort of faithful intermediary, but by generating transformations manifested by the many unexpected events triggered in the other mediators that follow them along the line.” (107)
2. ”the social was to be explained instead of providing the explanation, we all began to wonder: if we were good enough at describing so many mediators, we would realize that there is no need anymore for a society that lies ‘behind’.”(108)這與他下一章要說「寫作就是研究，就是描述，就像科學家的做實驗一樣」有關。
3. Translation: “a relation that doesn't transport causality but induces two mediators into coexisting”.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 “ there is no society, no social realm, and no social ties, but there exist translations between mediators that may generate traceable associations.”(108 sec2)

五、 There is more to experience than meets the eyes

1. the mapping of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 about matters of concern should allow us to renew from top to bottom the very scene of empiricism. 如果 matters of fact 是第一經驗主義，則第二經驗主義仍然是經驗與客觀的，而且更活、更能談論，更活動多元更能被中介（連結的社會學）

六、 A list help deploy matters of concern

1. 跟隨科學事實的好處是，我們會看到他們很多不同型的存在，以及不同階段的完成模樣。

研讀範圍：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pp.157-190)(pp.191-262)

主講人：張宜君、李森永 主持人：阮孝齊

主講人：張宜君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pp.157-190)

Introduction to Part2: Why is it so difficult to trace the social?

- (159) the sense of the social: no new association, no way to feel the grasp.
- (159) in order to renew the feeling for the social connections I had to oppos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method: 1) sociology of the social; 2)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you begin to take what has been connected together for a special type...you have entered a world that is no longer traceable.
- (160) why two opposite meanings share the same adjective? Because the social sciences have pursued simultaneously three tasks: 1) documenting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social is built by its member's ingeniousness; 2) settling the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social by limiting the range of entities at work in the world; 3) trying to solve the social question by offering some prosthesis for political action.
- (160) the duties of "the science of living together": 1) deploy the full range of controversies about which associations are possible—(PART 1 deploy the actors' own world-making abilities); 2) show through which means those controversies are settled and how such settlements are kept up; 3) help define the right procedures fo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llective by rendering itself interesting to those who have been the object of study.—(PART 2)
- (164) How to render the society fully traceable? 1) deploy the full range of controversies instead of attempting to decide by ourselves what is the best starting point to follow; 2) be more abstract and more relativist.
- ✧ **how to keep the social flat**
- (165) The sociologists of the social have been forced to constantly migrate between two types of sites—the local interaction and the global context.
- But, most of ingredients composing the scene have not been brought there by you and that many have been improvised on the spot by the other participants.

- (166) It is perfectly true to say that any given interaction seems to overflow with elements which are already in the situation coming from some other time, some other place, and generated by some other agency. ... if any observer is faithful to the direction suggested by this overflow, she will be led away from any given interaction to some other places, other times, and other agencies that appear to have molded them in to shape.
- (168) Two opposite directions: interaction and context. When she sticks to interactions, she is requested to go away and to “put things in their wider context”. But when she finally reaches that structuring context, she is asked to leave the abstract level for “real life”, “human size”, “lived-in” sites. –(169) the actor/system or micro/macro debate.
- (169) “actor-network” provides the preformatted solution would be to consider at once the actor and the network in which it is embedded.... Interactions are overflowed by some structures that give shape to them; those structures themselves remain much too abstract as long as they have not instantiated, mobilized, realized, or incarnated into some sort of local and lived interaction.
- (170) solution: our solution is to take seriously the impossibility of staying in one of the two sites for a long period.
- (171) Against to the three-dimensional shape of the social science, we have to keep the social domain completely *flat*.
- (172) The aims of the second part: 1) relocate the global so as to break down the automatism that leads from interaction to “Context”; 2) redistribute the local so as to understand why interaction is such an abstraction; 3) connect the sites revealed by the two former moves, highlighting the various vehicles that make up the 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understood as association.
- ✧ **First Move: Localizing the Global**
- (173) We have to lay continuous connections leading from one local interaction to the other places, times, and agencies through which a local site is made to do something. ...with mediators.
- (174) We have to invent a series of clamps to hold the landscape firmly flat and to force any candidate with more “global” role to sit beside the “local” site it claims to explain, rather than watch it jump on the top of it or behind it.
- **from Panopticon to Oligoptcon**
- (175) since we decided to follow how matters of concern are generated by the various disciplines, we hav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actical way through

which the knowledge of others' actions is being daily produced.

- (176) Macro no longer describes a wider or a larger site in which the micro would be embedded like some Russian Matryoshka doll, but another equally local, equally micro place, which is connected to many others through some medium transporting specific types of traces.
- If you wish to go from on site to another, then you have to pay the full cost of relation, connection, displacement, and information. No lifts, accelerations, or shortcuts are allowed.
- (177) The macro is neither 'above' nor 'below' the interactions, but added to them as another of their connections, feeding them and feeding off of them.
- (178) An actor-network story is to be able to capture those many connections without bungling them from the start by some a priori decision over what is the 'true size' of an interaction or of some social aggregate. ...ANT is first of all an abstract projection principle for deploying any shape, not some concrete arbitrary decision about which shape should be on the map.
- (179) do not change the vehicles... follow the connections, 'follow the actors themselves'...An organization is certainly not 'bigger' than those it organizes.
- An actor-network is traced whenever the decision is made to replace actors of whatever size by local and connected sites instead of ranking them in to micro and macro. The first part (the actor) reveals the narrow space in which all of the grandiose ingredients of the world begin to be hatched; the second part (the network) may explain through which vehicles, which traces, which trails, which types of information, the world is being brought inside those places and then after having been transformed there, are being pumped back out of its narrow walls.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 and micro deploys connections—the small is being unconnected, the big one is to be attached.
- (181) compared to panopticon, oligoptica see little but they see it well. ...From oligoptica, sturdy but extremely narrow views of the (connected) whole are made possible—as long as connections hold.
- **Panoramas**
- (183)the default position of our operational system: society, no matter how it is constructed to be, has to be something large in scale. And yet, it is just this default position that makes it impossible to deploy any relativist sociology.
- (183-4) the problem is that social scientists use scale as one of the many variables they need to set up before doing the study, whereas scale is what actors achieve by scaling, spacing, and contextualizing each other through the

transportation in some specific vehicles of some specific traces. ...Actors are the ones defining relative scale. It's not the analyst's job to impose an absolute one.... Her job is to build the artificial experiment—a report, a story, a narrative, an account—where this diversity might be deployed to the full. It is not the sociologist's business to decide whether any given interactions is “micro” while some other one would be “middle-range” or “macro”

- (185) Scale is the actor's own achievement.
- (186) 'Ups' and 'downs', 'local' and 'global' have to be made, they are never given.
- (187) In effect, the Big Picture is just that: a picture. ...panoramas, as etymology suggests, see everything. But they also see nothing since they simply show an image painted (or projected) on the tiny wall of a room fully closed to the outside.
- (188) Whereas oligoptica are constantly revealing the fragility of their connections and their lack of control on what is left in between their networks, panoramas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complete control over what is being surveyed, even though they are partially blind and that nothing enters or leaves their walls except interested or baffled spectators
- (190) Active, sometimes even beautiful, complex sites will pop up at every corner as soon as this second interrogation is obsessively raised. If you are in doubt, try, as an exercise, to locate the places, the theaters, the stages where 'globalization' is being painted over. You will soon realize that globalization circulates along minuscule rails in some glorified form of provincialism.
- After 'go slow', the injunctions are now 'don't jump' and 'keep everything flat!'

主講人：李森永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pp.191-262)

壹、導讀說明：

從導讀到轉譯，嘗試說明 Latour, B. 該書使用特定文字的脈絡？

(參見附件一二三)

貳、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一書討論問題

一、本書是跟誰在對話？

1-1. 兩種社會學的理解？

舉例--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關係(聯結?)的社會學)與 Sociology of the social(社會的社會學)

1-2. 背景知識說明

258 A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politics (西方從近代政治社會學的國家傳統討論到有關國家社會的框架(宏觀))

p249 What sort of political epistemology?

pp253 A discipline among others

-- Leviathan (巨靈) 參見附件三。

二、Latour 如何提出他自己的觀察方式？

2-1. 三個方式(原文 P16 問題意識或本書討論重點)

1. How to deploy the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associations without restricting in advance the social to a specific domain?

2. How to render fully traceable the means allowing actors to stabilize those controversies?

3. Through which **procedures** is it possible to **reassemble** the social not in a society but in a **collective**?

三、Latour 如何提出他自己的答案

3-1. associations VS Uncertainty 來展現社會世界。

(本書第一部份)，參考附件二。

3-2. actor-network vs Move(移動軌跡)

在行動者這裡都會發生轉化。行動者一詞 Latour 不僅指行為人(actor)，還包括觀念、技術、生物等許多非人的物體(object)，任何通過製造差別而改變了事物狀態的東西都可以被稱為「行動者」，而 **network** 是行動者移動後的結果，而

非已生成？

Third Source of Uncertainty: Objects too Have Agency 63

3-3.(mediator) 中介物(轉義者)VS (intermediary) 中介？

(參考黃老師導讀表格)

3-4. actor VS. reassemble

P247 Conclusion: From **Society to Collective**—Can the Social Be Reassembled?

3-4. 分析層次從宏觀、中觀到微觀 macro, meso, micro—as a well-ordered zoom.

3-4-1 原文 P185

Scale is the actor's own achievement. Although this is the oldest and, in my view, the most decisive proposition made by ANT,²⁴⁷ I have never encountered anyone who could accept to even glance at the landscape thus revealed—no more, if I dare the parallel, than Galileo could tempt his 'dear and respected colleagues' to have a look through his makeshift telescope. The reason is that we tend to think of scale—macro, meso, micro—as a well-ordered zoom.

(另參見 Leviathan Undone?: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Scale edited by Roger Keil, Rianne Mahon)

四、Latour actor-network theory 如何運用及討論

1. Latour, B 研究方法？記錄行動者移動的軌跡，

Fourth Source of Uncertainty: Matters of Fact vs.

Matters of Concern 87

Fifth Source of Uncertainty: Writing Down Risky **Accounts** 121

First Move: Localizing the Global 173

Second Move: Redistributing the Local 191

Third Move: Connecting Sites 219

2. actors 其目的是想穩定自己利益？

(P16...actors to stabilize those controversies? 展開(deployment)"，如何通過追蹤生活世界中的各種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來展現社會世界；

“穩定(stabilization)"，

Conclusion: From Society to Collective—Can the Social Be Reassembled? 247

3. actor-network theory 適用於新生議題或尚未制度化。尚未出現主導性行動者？

(P16...Without restricting in advance the social to a specific domain?)

附件一、本周導讀進度摘要

P192

Second Move: Redistributing the Local(地方性重新分配)行動者的轉譯

P193

Articulators and localizers

P199

The implausible locus of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P204

Plug-ins

P213

From actors to attachments

P219

Third Move: Connecting Sites

221

From standards to collecting statements

223

Mediators at last

241

Plasma: the missing masses

247

Conclusion: From **Society to Collective**—Can the Social Be Reassembled?

249

What sort of political epistemology?

253

A discipline among others

258

A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politics

研讀範圍：

Law, J. (2008).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In B. S. Turner (Ed.),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pp. 141-158).

主講人：黃瑄怡、林君憶 主持人：陳斐卿

主講人：黃瑄怡、林君憶+實務討論分享

Law, J. (2008).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In B. S. Turner (Ed.),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pp. 141-158).

Law 在本文中闡釋 ANT 的「物質符號學」的特色、主張與實踐。分為五個部分，前言首先指明 ANT 的要點，表明本文的目的是探索 ANT 的定義與特性，第二個部分說明 ANT 的思想淵源，第三個部分介紹早期 1990 的 ANT 的樣貌，第四個部分針對 1990 的 ANT 所遇到的質疑進行回應，最後第五部分介紹 1990 之後的 ANT，Law 稱之為新物質符號學，或是 diaspora (分散/離散狀態的 ANT)。

首先，Law 在前言指出 ANT 的要點，「一組物質符號的分析工具、感知力 (sensibilities)、和方法。」，認為社會與自然世界是由它們所處的關係網絡所形成，是持續產生的結果，所有事物的實相只存在於關係的連結之中，因此，ANT 研究探索維持關係的網絡與實踐之特性。Law 也指出，ANT 不是抽象概念，也不是一個理論，是探究關係是如何建立起來的。ANT 是一種「離散」(diaspora)(異質成分的離散)，奠基於許多思想傳統，一種物質符號學。

接著，Law 闡述 ANT 的思想淵源，ANT 始於 1978-1982 年間，由 Michael Callon 創造 ANT 這個名稱，約於 1982 年出現，Law 說明 ANT 源於(1)工程師與經理人對於系統(system)與對於關係性(relationality)的敏感度，(2)典型(exemplars)和實驗室的實踐，(3)Michel Serres 賽荷的轉譯、秩序和失序的概念，和(4)後結構的關係性概念。

Law 繼續說明 1990 的 ANT 特色，包含物質符號的關係性(material-semiotic relationality)、基礎的消解(the erosion of foundation)、非基礎的持久性(durability after foundation)，和論述的持久性(discursive durability)。Law 也對於 1990 的 ANT 質疑作出回應，學界對於 1990 的行動者網絡的質疑包含它是 centered, managerial, military, attending to the powerful；除去無法轉譯到網絡的部分，因此忽略它們自己它者化；沒有注意到他們所寫的故事的政治性(political agenda)。Law 質疑這些反駁的目的，認為應該以不同的角度將之看待為理論的集合：一套可能是生產性的局部連結，也就是物質符號學傳統如何相互交流/衝突/介入(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而形成新的思考工具、敏銳度、問題和政治樣貌。

最後，Law 闡述 1990 之後的 ANT 特點包含表現性(enactment)、多重性(multiplicity)、流動性(fluidity)、不同實相重疊的可能性，和呼應本體政治學(ontological politics)的問題。

研讀範圍：Fenwick, T. & Edwrads, R. (2010). *Actor-Network Theory in Educ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pp. 1-84) (pp. 85-168)

主講人：林燕玲、陳斐卿 主持人：蔡進雄

主講人：林燕玲

Fenwick, T. & Edwrads, R. (2010). *Actor-Network Theory in Educ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pp. 1-84)

Ch.1 A way to intervene, not a theory of what to think (pp.1-23)

行動者網絡理論對教育領域而言是陌生的，ANT 是一種介入而非一種理論。ANT 不是拿來解讀教育議題，而是一種介入教育議題的方式，去重新架構 (reframe) 我們可能促成(enact)或參與(engage)的部分

After-ANT 或 post ANT

一、Things- why are they so important?

1.ANT 重視的不只是文本或是其他具有意涵的內容，而是這些內容產生了何種意義，更重視人與非人行動者間的連結。

2.McGregor(2004)的科學教育的教師學習研究中指出，從實驗室準備、學生記錄、牆上時間表、照片....教學是一個集體的成就和學習情境活動。

3.Miller(2005)提醒在每天生活中，這些物質物品擁有 (possess) 我們，如同我們擁有他們那樣的多。

4.在教育領域中，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開啟在人與非人行動者間的複雜關係，如制定社會秩序、專門知識、學習、教學方法、政策與課程。我們可以去檢視內容分類與重新配置關係。我們可以從教科書中去追蹤當中所傳達的知識與價值。

Latour(1991)飯店的鑰匙設計改變顧客的活動、Fenwick(1998)教室鑰匙、休息室、設備櫃

二、轉譯(translation)-事物間如何產生連結/沒有連結及改變

1.Latour(1987) ANT 是轉譯社會學。

2.actor & actant ; mediators & intermediary

3.轉譯指的是行動者由於他者的行動互動，產生了利益、目標的轉化和語言、文字的翻譯，讓行動者的外貌或意義產生改變、調整與移位，進而促使其與其他行動者串成一個穩定的整體，並且形成同一的對外表徵

三、網絡(Network)-how they grow and what they are not

- 1.網絡是一個物質的組合，透過一個特定功能的轉譯歷程而能連結
- 2.網絡可以讓動態事件穩定和協商 into a black box，成為 durable
- 3.Callon，轉譯、網絡的穩定化：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轉譯過程中的問題化是讓關切成為不可或缺 OPP；利益關係化(interressement)的手段，聚集、獲得利益；徵召(enrollment)利益關係化的成功,行動者們結為同盟,描述徵召的同時也就是描述多個行動者進行角色協商、力量的試驗以及那些讓轉譯成功的策略。動員(mobilisation),動員是使實體從不活動的狀態轉成為活動的狀態。

四、網絡效應-程序、權力、辨別與知識

Knowing location

教師的時間表是一種時間表的影響，該時間表將她的活動放置在與特定學生一起位於社會研究科指定班級的特定房間中

To enact students and teachers as knowing location rather than as individual subjects begins to reframe how we intervene in educational issue

P.18 Latour 的 immutable mobiles 、OPP 、Delegation

P.19 Law 和 Hetherington 的 Scale，也講到 local 、global

P19 下面對於某些人來說，這是 ANT 的弱點。社會結構的宏觀概念在 ANT 邏輯中是不可理解的。但 Latour 解釋，沒有超結構實體，because big does not mean really big or overall or overarching, but connected, blind, local, mediated, related.

Harman 延伸的 Latour 觀點的 object-philosophy。分辨 intentional and focuses attention on the relation :what links objects if not more object

人類傾向於相信，事物只有在我們所感知的範圍內才是真實的，這一理念被現代哲學所強化，這使我們享有特殊的特權，與所有其他事物在本質上截然不同。Graham Harman，面向對象的本體論拒絕了人類特殊性的思想：他指出，世界顯然不是人類所表現的世界。“超越我們的思想去思考一個現實並不是胡說，而是必須的。”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 的核心思想是物體（無論是真實的，虛構的，自然的，人造的，人類的還是非人類的）都是相互獨立的。

Sørensen The materiality is networked，黑板、網路學習是一種 Fluid materiality。Fluidity (多重實相如何連結?)

Teacher as a network effect, as a knowing location ,what other agency and subjectivity?

McGregor 綜整有關科學教育教師研究，教學法是集體成就和學習一項情境活動，教育改革關注或許不只在重訓個別教師或實施，ANT 對教育最大的貢獻，提供一個更好理解的切入點

Mundane masses (the everyday and the humdrum that are frequently overlooked), **assemblages**(description of things holding together), **materiality** (that which does or does not endure), **heterogeneity**(achieved diversity with an assemblage),and **flows/fluidity**(movement without necessary stability)

世俗的群眾（經常被忽視的日常和謙卑），集合（對事物保持一致的描述），物質性（可以承受或不承受的物質），異質性（通過集合獲得的多樣性）以及流動/流動（沒有流動的運動） 必要的穩定性）

Ch.2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knowing in practice 實務中的知識、創新與知曉 (pp.24-39)

- 1.知識實踐是教育關注的核心，在學校、培訓中心、大學、社區機構、學院、實驗室、政策委員會和工作組織中都是如此。
- 2.ANT 結合了知識和知識生產的許多當代觀點，這些觀點將知識視為位置，體現和分佈。這些知識是經過編碼的，可識別的商品，是「知識體系」也是「證據」。
- 3.在 ANT 分析中，沒有「外面的」現實與對這種現實的「腦袋裡」的解釋，通過事物之間的循環和聯繫，知識產生並使其可見的。
- 4.知識的對象都必須通過持續不斷的聯繫網絡來實現，使知識可見並生動活潑。
- 5.知識並非僅僅源自某些制度化的教育實踐或個人的認知活動。
- 6.在各個領域都促進持續不斷的終身學習，對全球經濟增加知識生產是政策中的自然追求，以及與網絡相關的社會秩序中的知識交流已造成困難的緊張局勢之時，這種對知識的理解特別有用。圍繞知識的權威，我們將探索在學校和大專院校以及專業環境和工作場所中進行的各種有關知識實踐的研究中如何體現這些想法。在各個領域都促進持續不斷的終身學習，對全球經濟增加知識生產是政策中的自然追求，以及與網絡相關的社會秩序中的知識交流已造成困難的緊張局勢之時，這種對知識的理解特別有用。

一、知識在每一天：平凡的重要性(p.26)

Safety knowlwdge is translated at every point as it moved through a network.

P.27 下 Fox(2001)勝任能力不是一個實體的潛在內在能力或潛能，而是由知識淵博的證人判斷，某些行為比其他行為具有的屬性。能力是一種結果，而不是促使事情發生的動力

學習被看作是局部鬥爭過程的結果，而這種鬥爭在許多事實中都涉及到自我對自己，對他人以及對物質世界的作用。

研究日常對 ANT 來說是不容易的，因為研究者自身的 borderedom，還有如何去

尋找焦點

P30:Roth , glu gun , 相機焦點、研究顯示知識的形成

p.31 Gough , 提醒教育者應該更去重是教育的 the banal structures and simplistic textual practice 人和物的互相 infused 透過不同的組合,教育者和學生都應有所覺知。

cyborg pedagogy Becoming-cyborg 賽伯格。「cybernetic organism」的結合,實際上表示了任何混合了有機體與電子機器的生物。

二、一個世界,不同觀點或多元世界(p.32)

ANT 的某些部分,尤其是 ANT 之後的部分,建議我們雖然有多種觀點,但實際上我們是我們所居住的多個世界的一部分

Law 的 ALD 研究

依據 ANT 觀點,知識不可以被視為 coherent transcendent, generalizable and unproblematic。knowledge and the real emerge together 連貫的,超越的,普遍的和沒有問題的。知識和真實一起出現

ANT moves education from a rhetoric of conclusions a rhetoric of conclusions.

ANT 將教育從結論的措辭轉移到結論的措辭。

三、知識的所在:知識的主客體位置(p.35)

P.36 Jö ns(2006)提出 materialities,immaterialities, Dynamic mediators(前兩者的連接,且是持續的 circulation 循環

Mullen 的護士知識、工作與機器是互相形塑。nurses technology patient

P.39 Foutain(1999) ANT 擾亂了推動課程進程的知識創造的內容,使教育從預先確定的論調轉變為爭論的論調。

Woolgar(2009)強調這些對知識的了解開啟決策訂定歷程新的研究取向。

Ch.3 (De)naturaliz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去)教與學的自然化 (pp.40-55)

關注特定的教育問題以及如何通過 ANT 來探索它們。教育討論的核心是教育學的問題,即人們通過其進行教與學的教育實踐。ANT 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教學法?它為我們提供了哪些特別的見解?這些是本章要解決的問題。除了教育之外,還有什麼比教與學更理所當然的呢?然而,在本章開始時,我們需要再次注意在對世界的表象和成文法方面採取先驗的重要性,因為我們已經介紹了可以建立的三種不同的分類「教與學」、「教學法」和「教育實踐」不一定是等同的,確實,要在兩者之間取得等同性,確實需要進行具體的工作。

1.對通過這種特定分類製定的實踐及其嘗試的黑箱感興趣,而且還對這種分類本身的實施方式感興趣。在教育中,不乏對教學的討論,或者像許多語篇中那樣,對教學進行討論。也不乏試圖理解和解釋這些實踐的理論。

2.行為主義，認知主義，建構主義等都被用來解釋人類行為，知識和感覺改變的可能方式。

3.這標誌著教育研究和組織研究之間的區別，這是我們希望通過本書對 ANT 的採用來解決的一個邊界。近年來，許多人借鑒了 Sfard(1998)對學習的兩個過泛的隱喻的討論，以此為廣泛的學習理論提供了保護傘。習得的隱喻用於包含那些對學習的理解，例如獲得知識和理解。這些往往是個人主義理論。相比之下，我們希望通過本書中的 ANT 來解決這個邊界問題。

4.參與的隱喻包括基於行為被認為更關注社會的理論。這些隱喻中的每一個都繼續在社會和個人之間建立起先驗的區別，正如我們所概述的那樣，這是來自 ANT 分析的結果。這種材料通常在這種理論中是看不見的。

5.ANT 已成為製定實踐的另一種觀點。但是，由於對稱性原理，事物並不是人類的附屬事物，而是通過它們的共同存在，使行動，包括那些被認為是學習的行動成為可能。因此，學習是人類和非人類網絡的共同作用，這種網絡將某些實踐識別為學習，這也需要對學習有價值的東西進行價值判斷。

教學不是簡單有關人和人間關係，而是網絡，人和物、教與學的轉譯與促成。不是獨立實體、歷程，而是組合。

(p.41-42)Verran 指出學習學校課程不是單一架構。阿拉伯數字與 Yourba 的 unit: being-ontics 存在論

ANT 開啟 Learning to interrupt the very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to recognize multiple way of learning reality and to even manoeuvre among these different realities 學會打斷知識的本質結構，認識多種學習現實的方式，甚至在這些不同的現實之間進行調整

一、Assembling undergraduates(p.44)

Nespor(1994)運動管理、課程修習、空間、時間表、就業焦點...

二、Purification and translation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p.48)

LfLFE 研究計畫，起點 New Literacy Studies 提到不同網絡、呈現方式、價值、期待與主體位置

三、Teaching and learning contexts as network effects(p.52`)

Ch.4 Entangling curriculum-making 糾纏於課程製作 (pp.56-69)

「課程」(Curriculum)的原意為「跑道」，引伸為「學習的路程」，反映了學生在獲得特定知識或技能時的軌道和進程。

1.我們將探討 ANT 如何幫助闡明課程實施或製作過程中的複雜動態，斷裂和歧義(p.56)。

2.課程改變會有根據「情境(如國家政策)」、「組織化(如機構層級或學科)」、「課程類型(學科或職業類科)」、「微觀政治(學生家長期望)」及「個體的(學生背景)」

(p.57 Curriculum change)(p.59 提及 Latour 討論到轉譯的部分)

3. 「課程」是學校的組織性和知識中心(p.57)。
4. 整體的過程中運行課程，在特定的時機將老師，學習者和課文聚集在一起，共同產生知識和文化(p.58)。
5. 課程中的成文法描述為「複雜的對話」，從而使沉澱的知識，有限的假設，過分確定的主觀性和確定性變得複雜。在教育中課程設計和實施的政策層面，尤其是在課程的目的和性質方面，課程改革引起了激烈的爭論(p.59)。
6. 課程通常被認為是學生的學科內容，所需的知識，技能和態度，被認為在課程製定之外是可識別的，並且可以通過預定的教學技術進行部署。儘管有重大的政策創新，但對正規學習機會的缺乏認識到的不耐煩仍然是某些公眾中的一個持續問題(p.60)。
7. 幾個案例來說明透過 ANT 進行分析，說明課程決定時所需要關注的行動者。(p.63 透過案例說明 ANT 的架構)

Ch.5 Networking technologized learning 科技數位學生的連結 (pp.70-85)

1. 使用技術化學習(TL)的概念來表示信息和通信技術(ICT)在教育中的使用(p.70)。
2. 教育在這裡繼續指向活動，從學校的課堂教學工作場所的學習和 TL 問題，從全系統的技術的實施，學生的參與與所謂的 Web 2.0 環境，並從信息通信技術在管理和教育中的作用組織使用輔助技術(p.70)。
3. 電子學習，網絡學習，在線學習，開放學習，分佈式學習，虛擬教育，數字媒體和學習技術，技術增強型學習，都被用來製定計算和教育的紐帶。每種方法都試圖以電子技術，教學和學習之間的特殊關係為特(p.72 說明不同科技形式、p.74 電腦的不同形式、p.83 末段 Luck(2008)分析 TL 的概念)。
4. 教育中的每種科技始終都是組合，如：與交互式電視(ITV)的使用有關，在教育每種技術是因此總是已經是一個組合(p.80)。

Gaskell 與 Hepburn(1998)試著用轉譯觀點來思考課程,他們將新課程視為「某些主張或人造物」(tokens),並追蹤其在時空中的傳播和協商關係。不同於擴散

主講人：陳斐卿

Fenwick, T. & Edwrads, R. (2010). *Actor-Network Theory in Educ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pp. 85-168)

ANT in education ch6-11

前言

ANT 的發展者堅信不該替 ANT 下定義、劃邊界，它也沒有要取代別的理論。

這顆鏡頭何時用？那麼它有什麼用處呢？協助我們看世界的複雜性。

理解 ANT 適合透過比較。以下用對比的方式，理解 ANT 的立場位置。

理解 ANT 需要腦中有畫面。以下提供當前教育現象，可激盪討論。

NO	概念	既有慣性思維/現象	ANT 主張	章節
1	ch6 標準、權力	由權威者置入一組標準來規範受管理的人	標準和權力是一系列複雜行動下湧現的效果	標準化 p86
2		政策制訂是透過「選擇—執行—結果」的線性思維， 如：制訂、頒佈、實施、落差、對策	如果能將標準自身，當成網絡，就能看得到導致實體在每個節點轉譯的動態協商	
3		例如：課綱、對（學生/老師/課程/機構）的評鑑認證 面對規定端之企圖標準化，教育現場（educational practice）持續對抗、拒絕、發明、誤解它		
4		意識形態的協商、政治語言	看物和行動如何在標準形成過程中扮演角色 看標準如何以各種社會物質的形式、在各處展演著張力和不斷移動	87
5	ANT 自我進化	新課綱被指認為 42 張經，暗含是一本固定（fixed, rigidity）的經文，被由上而下傳遞到學校、書商，並能真的形塑想要發生的能力、表現	ANT 社群翻修。早期 ANT 研究，將教育標準描述為不可變的移動體（immutable mobile, IM）這樣會忽略了生成這些標準的網絡	
6		標準具有權威性 但也得承認標準會失敗	在地對標準的抗拒，撐開了可能性與犯規。ANT 揭露標準的不確定性	

NO	概念	既有慣性思維/現象	ANT 主張	章節
7		中央的標準一定要徹底執行到地方的每個角落（本體論 認定實體有既定的高下之別）	追蹤網絡如何拓展、連結、瓦解 如何將這些 playing out 概念化	88
8		各地方因為條件不同，落實程度不一（新課綱之於偏鄉、原民、小校） 各校對母法的補充規定、表格、互通有無	在標準化的外衣下，在地各處真正流通著什麼？ 在複製這些依著處方持續實作的轉譯策略，得到何種程度的落實？	
9		修改標準有失政策端威信	在地湧現的創造和適應，其實是讓標準更為滋潤	
10	Local universality 在地的調整具有一統性	各校動不起來/動的步伐不同	理應 Universality of the standard → 真正卻 Local universality 因為一個協定的功能，其實是各種行動體協商下的結果	
11		教師培育注重精心發展教案	教室活動是因緣際會的互動結果	89
12		教師能按照教案如實上完課程，通常被視為成功的展現	捲入標準表現的每個實體（教師、課本、學生），有它自己的航道。當他們被徵召在一起時，航道不斷改變，交易都是暫時而瞬變	90
13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員工總是偷偷違反 老闆加減看標準/規定總是被挑戰 標準是統治與服從的遊戲	規定通常被實際的使用者發展變異的執行方式 標準與每個場域產生交互作用	
14	The translation of standards		從網絡效果看到物的轉譯	
15	處方和協商的網絡 Networks of prescription and negotiation		協定/標準總是有自己的歷史航道	
16		病房的規定顯有彈性 新課綱？ hotel 打掃工	歷時演化下的標準，其穩定來自持續的妥協	91
17	The different ontologies of standards	網絡中的物維持著穩定的外形 fixed 一紙國家工業標準	Fluid 何謂乾淨的水？在不同情境而異 能力不是靠讀懂而會應用	

NO	概念	既有慣性思維/現象	ANT 主張	章節
		評估學生的量表工具/數位環境 提供每生的學習資訊，但通常老師不需要就能知道學生程度	而是各種行動體促動下的動態標準，在體現、行動、協商中展現	
18		政府建置的理想，卻被在地不完美的執行，上下權力對抗，呈現爭吵、掙扎 追究如何將統一教育標準落實，這是獲致一致性必經的問題	掙扎具有協商的意涵 在地現場的實作，追蹤那凌亂和交互作用，追蹤在協商中複雜的移動和繞著標準協商過程裡的撕裂	97
19	ch7 ANT 理解教育改革，如何有新意？	複雜的現象，不容易用量化鎖定變項，剩下哪些理論，有助於產生具體洞見？	ANT 擅長理解改變中的動態性 為什麼網絡未能徵召足夠的實體使它存活或成功	102
20	ANT 與教育改革	用網絡的角度，已經盛行的 SNA 好嗎？SNA 的預設：實體先已定義、早已存在於社會關係中、網絡節點是穩定的	ANT 實體在關係中才決定他們的効果，而這關係持續在變動中，如轉譯、徵召，持續角力而會改變＝行動體相互促成	
21			改革是掙扎與協商下的因緣際會這種質地的效果	
22			教育改革如何湧現？當行動體彼此聚攏、相連、轉譯，逐漸形成一個穩定的實作網絡，在其中人與物交織纏繞	
23	Mobilizing and making change durable	官方訂單下的文件，精緻辛苦，已經盡力含納百川	文件將教育的複雜多元性轉譯為單一的計算 捕捉行動體徵召和轉譯的關鍵時刻	107
24	Partial translation	AISI 例子 計畫：促進學生學習 透過計畫既定想要達到的成果，盡力捕捉全力配合 包括老師自己也捲入研究者 大學也動員提供經費和研究知識	以老師行動體為例，轉譯的有 師：資料收集者 課本、遊戲：研究客體 教案：實驗 互動：標竿 學生作業：研究發現 教師轉譯為研究者，改變了認同關係 教學的凝視	
25	Fluid spaces & Ambivalent	研究結果與期刊出版 量化研究只有一個是事實	教師對這個網路的歸屬感似有不同的形式＝部分性	109

NO	概念	既有慣性思維/現象	ANT 主張	章節
	belongings		<p>疏忽的是：教師對內容活動物的選擇自由性</p> <p>關閉了在地創新與控制的空間</p> <p>太多標準化控制與勢在必行的網絡威脅著管理能力與存活感</p> <p>這是在預期想要的網絡之旁的沒被放入研究視野的網絡 它存在 但被漠視</p>	
26		以證據為基礎對教師能力進行測量	<p>用行動研究，解決的卻是已經設定好的問題，而忽略探索</p> <p>殘破的發現：大學虛晃 家長矛盾邊緣參與</p> <p>湧現的是更複雜的圖像</p> <p>教師卡在兩端之間：個人增能自主 vs 問責與卓越的測量</p>	
27		單一事實	<p>教育改革中的轉譯具有部分性與分歧性，並非轉化 transformation 而是矛盾的隸屬感</p>	
28		ANT 前期重轉譯	<p>轉譯多重樣貌 這種連結創造出的矛盾歸屬，保障了現場不進行新的連結後期的 ANT 關注的不只是教育改革中最可見的秩序化（ordering）關鍵時刻，也要能指向那泥濘 具有未來性、他者的新可能性 才能瞭解另類的教育改革</p>	
29	Spaces 指什麼		<p>那些不被辨識出來的 未能捕捉的與預期無關的 正是矛盾的空間 行動方向不可測 不能決</p>	
30	Ch8 問責制/負有責任 accountability	Ac/count=對教育的說明/計數 為了促進學習而需要評量進場	<p>為了評量計數而影響主體的學習活動。</p> <p>這些測量將原本模稜兩可的、隱而不可見的生活事件，轉為某種尺度的表徵以便能夠評量與計算，而這些表徵是在相互衝突的各方利害關係問責單位的需求下形成</p>	114

NO	概念	既有慣性思維/現象	ANT 主張	章節
31	評量實作	為獲取資訊，進而形成判斷，並據以作成決定的實施過程	透過動員和累積各處到此刻的情境與說法，生產時間與空間的一系列活動之組織	
32		為了確認標準獲致，實作能交代，必須具有能計算與能表徵的特性，以便理解教育場所（師、生、經費...）做了什麼，這類問責促動的研究很豐沛	人與非人之間，一個複雜的權力協商過程 指出對評量和問責研究的新的方向與可能性	
33		學習歷程檔案，聚焦在一個學習特徵，只看那個物本身。例子：老師做歷程檔案？人們對108後考生的歷程檔案的各種論述	看重物物之間的複雜互動，物與行動在網絡中的衝撞，追蹤他們如何形成連結，維持這些連結的努力。在網絡之外，行動者與知識並無基本的質地，唯有在相互促動中，事物才有了次序和效果	
34		行動是在人們有意識的充分控制下完成	行動是個節點 許多該被逐漸分開之行動體們訝異的聯合企業，在網絡的視野中，是一股來自不確定性的珍貴資源，應該期待他可以再次生氣盎然	128
35		學習是個人對知識和技能的習得	學習是連結湧現之中的掙扎，應該像研究一樣，跟蹤行動體：在朝著生產知識的活動中，追蹤網絡之間浮現的規律性/模式，特別注意那被忽略的周遭，無數的波動、幽微的互動、從單一行動引發的一系列後果。	
36	重新定義學習 評量		知識如何展開流通，以徵召、動員、穩定化，以及打開多重性和不確定性的空間，	
37		不只是探索犯規抗拒的關鍵點	不確定性涉及可計算與不可計算之間的矛盾	
38	ch9 De/centring educational policy	總是該向中心調準的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該去中心化嗎？	130
39		研究政策兩個焦點： Policy making itself Implementation 特別是意欲與		

NO	概念	既有慣性思維/現象	ANT 主張	章節
		效果之間的 gap		
40		焦點 1 政策建立過程中多重意識(型態)的論爭 哲學對物的定義 事實就是事實就是事實	不同的理解所謂科學/事實/客觀性 Objects 不等於 matters of fact objects 除事實之外，還有許多物 他們具有多樣性、複雜性 異質性 歷史性 在地性 物質性 網絡性	
41			強大行動體的力量，來自與其他行動體製造無數的連結，透過將脆弱的連結聚集，將分離的物聚合起來	
42		談政策，聚焦在政府 政策是實作改變的起源。如：因為 108 課綱頒佈，現場因而改變	另類闡述架構 Matters of fact/matter of concern MoF 生產著非常字面上的政治，像是證據為本的政策與實作，好似事實無懈可擊，透過批判思考 促動 政策。 MoC 主張政治與政策是因凌亂的聚合與附屬而 促動	130
43			Latour 透過聚合關連 (assembling MoC) 重新架構政治	
44		焦點 2 任何政策都關心實施面落差	從網絡和網絡促動的角度檢視執行落差 例子：教室看教師徵召哪些類的行動體、教師所屬社群、是什麼說服他們支持新方案	
45	排行榜的轉譯 Translating league tables	透過國際排行榜數據，持續檢討，追求更好的全球位置 Governing by numbers 數據統治	追蹤標準化與質量計數化 他們在政策制訂過程中如何佔有今天的角色 跨國複雜化的教育過程，如何轉化為靜態數據？	135
46		PISA 例子	PISA 看做是知識實體，是關係性、持續展演性。PISA 雖具權威與普世性，他的數據結果卻仰賴的是脆弱與臨時的連結	
47	政策物與促動	政策領導創造的是對規則的官僚主義與指導諮詢空間	教室老師多方實驗 扭曲 改變他們的實作，雜耍這些同步的空間(juggle these simultaneous spaces)	141

NO	概念	既有慣性思維/現象	ANT 主張	章節
		新課綱文本也是	領頭羊老師關切大一點的網絡 每個社群促動了不同版本 對政策文本產生不同的轉譯 最後發現共同促動出一種 professional interstanding 並不紮根 於單一本體論 每個研究者對 Thing, objects 取徑不 同	
48	如何指認標 準？	Policy-as-text Textual representation=1 page list of statements 教師專業規準是一 份表格有五條 17 項目	Policy-as-enactment 觀課表格、觀課活動、觀課諮詢	
49	ch10 泥濘的(not 凌 亂)研究	科學的研究方法應該要清晰有 程序可遵循	研究本即應該 messy, heterogeneous 所欲研究之現象本身凌亂/泥濘?教育 具有 slippery, uncertain, constantly changing, emotional, vague, diffuse 因此探索取徑特徵：broader, looser, generous	145
50		研究始於定義清楚	Follow the actors 敏感性 追看事物如何成為行動體? 產生力 量? 多重行動體組成的網絡有何效 果?	
51		找 social patterns and structures,	Tiniest mundane details, micro-movements 如何聚攏這些凌亂 之物, 這是研究者通常忽略之處 研究向度: 對稱、轉譯、網絡聚合、 多重性、矛盾	
52		Multiple perspectives	Multiple ontologies	
53	追蹤什麼 finding a focus	若先選定, 預設物有既定的屬性 肇因影響	Actors/networks/trajectories/assembla ges/links	
54	機會	找顯著的因果, 可能驗證成功/ 駁斥的為焦點	Othering 他者化/相異/另類 幽微幾不可見、無趣無關、不值得研 究、被壓制	150
	行動	身處類似民族誌, 但不同在本體 論與鏡頭	找一地點進入, 看聽想談, 直到有趣 點萌生 想一個議題: 知識如何流通與發展?	

NO	概念	既有慣性思維/現象	ANT 主張	章節
			將教室視為一個複雜多重性的網絡	
55		有規準嗎？沒有	是 ANT 的敏感性，展開追蹤選擇	
56	Ch11 Translating ANT in education	海得格 Ontological/ontic distinction Theory/practice distinction Knowledge means transcendence of the world The divisions between human and world	Latour Object oriented philosophy 人間的事物、概念、感情，都是 networked actors, effects of their alliances 組成教育的行動物（actants），組成 課程、標準化、評量、教、學的，都 是網絡，多重異質脆弱的各種連結	164
57		ANT 是一統的領域或理論 社會是結構與行動的交互作用	重組物質世界，看待為聚合的形式、 看待行動力為效果	166
58		教育視為個人或集體的認知或 意識	學習和知識生產是源自於行動體在 網絡中的求知所在（knowing location）	
59		例子：對孩子的促動 Inter-agency,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joined up policy 可 以消除差異，對小孩製造單一介 入/lashed up 權宜之計 臨時拼湊	Mashed up 混搭/音樂特殊效果，以創 造新的服務 小孩在在許多網絡實作的中心，能有 特殊的促動效果	

W6 2019/11/29

研讀範圍：Edwards, R., Biesta, G., & Thorpe, M. (2009). Rethinking Contexts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mmunities, Activities and Networks. London, UK: Routledge. (pp.1-60) (pp.61-118)(119-161)

主講人：陳斐卿、黃祺惠、林君憶 主持人：李文富

主講人：陳斐卿

Edwards, R., Biesta, G., & Thorpe, M. (2009). Rethinking Contexts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mmunities, Activities and Networks. London, UK: Routledge. (pp.1-60)

Part 1 Conceptualizing contexts of learning ch1-4

前言

這本書對學習與教學的 context，提供不同理論觀點，如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situated learning, activity theory, actor-network theory。

Ch1：Introduction：life as a learning context（SL）情境不是一個既存的靜態的、而是湧現的動態的結果

Ch2：Texts in contexts: theorizing learning by looking at genre and activity（AT）文本既然是在情境中的，該怎麼教與學？

Ch3：Contexts of teaching & learning: An ANT view of the classroom（ANT）教室學習是人與物的互動效果

Ch4：Beyond “mutual constitution”: looking at learning and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ity theory

這些理論都在檢視對教學情境的預設，挑戰預設就能看到新意，開拓對學習與教學的理解

前車之鑑，每章選三個概念即可

NO	概念	既有慣性思維/現象	ANT 主張	章節
1	Ch1 context	Container 譬喻： Context= an empty slot The bowl that contain the soup The con that contains the text	Relational framing Activity, communities, networks	3
2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學習被一個特定的教育機構與結構所束縛，學生歸屬於一個學習情境，老師結構課程來讓學生學習	strata=家 公司...（地層、社會階層、垂直的） 在不同情境，涉及不同類的學習，那麼這不同層之間的 gap 為何需要克服呢	5

NO	概念	既有慣性思維/現象	ANT 主張	章節
3		Context is not pre-existing the practice that give rise to it	Context is an effect	
4		Context Practices are not bounded by context; 教育就是在學校教室中用書和課程完成 Pedagogy been defined as contained within the spaces of enclosure of the classroom, book, curriculum 學習是逐步線性累積的 Closed spaces	Contextualizing Context is an outcome of activity or a set of practice practices emerge relationally and are polycontxtual, realized in a range of strata and situations based on participation in multiple settings 情境是一堆實作/活動下的結果 人們參與多重場合/場所下關係性的、多重情境下湧現的實作 學習是情境化下實作的特定效果 Discursive achievement, an effect Networked, mediated strata	
5		transferability 學習遷移	Learning contexts are practically and discursively performed and performative 學習情境其實是在實作和論述中展演出來	6
6			可怕的一組概念：Purification, translation, folding, naturalization	7-8
7		課程是傳遞知識的主體	課程是航道，學校的作用是沿著航道，移動人事，最終他們有意義的座落在時空的次序中	7
8	Boundary objects	(坐在) 邊界(之) 物 可移動到不同場所而不變的物	在實作中才形成 BO 的質地	
9	這本書追求這些問題		在教育實作裡，學習與情境的預設/應用為何	
10	Ch2 讀寫素養 (literacy) 重要，但如何才是有效的學習？ AT 理論	Transmission models 下 Container/conduit approach 二元論 Text vs context Context=container 情境是容器 Text=conduits 文字只被視為思想內容的水道	Relational framing Network/activity approaches Context=network 是由人和工具所交織形成 Text= material tools 文本是物質工具，在動態的社會實作中共享，包括聽說讀寫檢視設計等，都是仲介互動的工具	
11		通常不處理情境	多重情境間的分析	

NO	概念	既有慣性思維/現象	ANT 主張	章節
12	跟 AT 的關係		AT 理論志於理解人類互動下的泥濘網絡，看人與工具投入於特定活動，以活動體系來理論化情境	
13	北美文類理論(genre)	A set of formally definable text features A container for actions or texts	Forms of life, ways of being, frames for social action Context is an ongoing accomplishment	
14	教學上的應用	教室文類系統：學校裡的文本訓練有哪些種？教室的作業練習，如何連結到校外，能與較廣的社會實作相連結？ 學校教的文本閱讀是不敏察於情境脈絡的，所以可以真空地發展閱讀筆記策略。	文類具有動態性，在地座落性 文本與所生的情境相互連結 醫院裡， 病例裡面有哪些文類？病史檢測結果處方保險表格 學校裡， 作業說明 學生作品 老師評語 分數 成績單 畢業證書 履歷表 其他情境的文類：公司、學術作品、課本、實驗室、食品標籤、網誌、文具 對文類和其體系的理解，也就是理解社會	25
15	重新中介教與學	學校與校外的教學有矛盾	建基於理論分析來重新結構學習環境，不是彌補兩者之間的赤字，而是能找新的仲介工具、文本、文類，讓活動體系之內與之間的文類文本連結更透明通暢，提供批判的空間，以面對教育矛盾，素養實作才能被批判性的檢驗	26
16	Ch3 ANT 之眼 看教室	以認知能力為主，看個人在教育情境中，據有抽象知識或技能的過程	集體或社群學習過程 collective or communal learning process	
17	例子一	波耳率、霍布斯政治理論 邏輯論證	展示空氣幫浦儀如何運作，發明今天的實證研究風格 Enroll 徵召 Translate 轉譯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 必要通過點	33
18		Win argument through logical argument and mathematical reasoning	Showed his learned and well-to-do witness his apparatus working 空氣特徵的知識，透過社會物質實作改變，在這過程中，波耳定律這個知識為人認可	
19		科學知識的英雄史觀：	沒有實作的網絡，科學沒有出路。	

NO	概念	既有慣性思維/現象	ANT 主張	章節
		科學是 einstein 個人的智慧		
20			<p>ANT 望見的關鍵點：</p> <p>1 科學事實，是一種社會實作</p> <p>2 能動性分佈在（設計新科技的）人、（科技物的科技屬性）物、所建構的社會物質性之間</p> <p>3 特定觀眾被徵召成為證人，他們為所見證的事實轉譯，使波耳的理論建立地位</p> <p>4 波耳的儀器與徵召的網絡，成為後人理解空氣本質的 OPP</p> <p>5 該儀器隨後仍不斷翻修</p>	34
21			<p>ANT 啟示：學習發生在人和他的科技之間</p> <p>透過人與科技、科技設備與社會實作的交織之間，知識改變了</p>	35
22	<p>例子二</p> <p>Quantification</p> <p>教一個西方概念「量化」的教室實作對比</p> <p>ANT 解釋成敗</p>	<p>對 number, length 概念的理解是深度文化的概念</p> <p>測量自己的活動 count and measure</p> <p>使用 APSP 腳本來上課</p> <p>Taiwo 花錢買了 20 個公制的尺、原子筆、結果大部分學生做不出來</p>	<p>Agency, knowledge, technical devices 用於理解學習</p> <p>社會物質網絡如何促發學習，教室的社會實作 Ojo 要學生用一串繩子（便宜）、10cm 卡紙。線從腳拉到頭，打結標示，綁在板子上，然後看繞幾圈，用乘法，加上剩餘段落。錯在將乘法變成學會度量長度的基本組成，但學「量化」概念卻成功</p> <p>所使用的科技，容許新的方式知道數學知識，促成新的實作網絡湧現</p>	
23		正統的數論	<p>量化的地方語實作</p> <p>錯在將長度勾勒為一種多重分割線捆的實作</p>	
24		<p>English: 西方殖民意識下內蘊使用 spatiotemporal entities 時間空間實體</p> <p>Number making</p> <p>始於一個指頭的逐一在眼前增加</p>	<p>Yoruba:</p> <p>sortal entities 可數的排序的實體</p> <p>Number making</p> <p>始於 the whole digital complement of a person with fingers and toes, while separating set by set: 20->10, 10->5, 5->1</p>	
25			<p>教室是異質、互動、物質組成的網絡</p> <p>ANT 協助深邃地看到教與學的情境</p> <p>深邃之處：</p>	41

NO	概念	既有慣性思維/現象	ANT 主張	章節
			<p>1 西方數與量概念的問題：number theory 會因為一組社會實作而改變，實作中徵召的是排序實體而非時空實體</p> <p>2 Ojo 的課堂成功是因為他將西方的量化實作轉譯為 Yoruba 量化實作，掀開對數的預設使 Yoruba 小孩學會量自己身體的網絡，行動體包括這些異質元素：線捆、卡紙、課堂同學、Y 語言社群、老師。</p> <p>這個課堂是透過社會物質網絡轉化了情境，才使得學生學會量化/數的概念</p>	

主講人：黃祺惠

Edwards, R., Biesta, G., & Thorpe, M. (2009). Rethinking Contexts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mmunities, Activities and Networks. London, UK: Routledge. pp.61-118)

Chapter 5 Pragmatism's contribution to understanding learning-in-context

杜威關於學習的觀點是基於

- (1) 一種行動哲學—基於對人與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觀點；
- (2) 一種實用的認識論—”knowing”被理解為「我們所做的事情」；
- (3) 一種溝通哲學—通過「參與」共同活動來溝通交流。

一、杜威的行動哲學

1. transaction: 交涉，廣泛地發生在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包括無生命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而”體驗 experience”是指生物及其環境之間的交涉。這些交涉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們構成了雙重關係：生物根據周圍環境自身的結構（簡單或複雜）來行動。環境產生的後果是對生物及其活動的反應。生物遭受其自身行為的後果。這個做與受或經歷之間的緊密聯繫形成了我們所謂的”experience”。(p.62)

2. experience 是讓生物產生連結並成為現實一部分的方式，它不是「使人與自

然隔絕的面紗」，而是「一種不斷深入自然之心的手段」(p.63)

3.杜威對於刺激與反應的看法(有別於行為心理學派的觀點):只有當生物對適當的反應「命中」時，刺激也才能被「發現」；感知行為如果成功，將帶來協調的 transaction。(p.64)

5. habit:生物的行為變得更具體或更集中，習慣是「生物學習的基礎」，習慣也體現了意義，意義不是精神上的東西，而是首要的「行為特性」。(p.64)

二、杜威 knowing 的交涉理論 transactional theory of knowing

1.如果我們以一種交涉的方式來思考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那麼「知道」和「擁有知識」意味著什麼？「體驗」的概念在杜威的答案中起著核心作用。(p.65)

2.杜威對於「體驗」的 transactional 定義是，它終結了「我們只能通過知識的獲得來控制現實」的想法，所有體驗模式都是真實存在的，「事物」，都是被體驗過的。

3.人們從不同的立場背景，不同的歷史，不同的目的和意圖來交涉，因此我們擁有的是「不同的體驗」，例如:騎馬經歷。(p.65)

4.體驗的發生和知識的存在，兩者的區別恰好是「條件及其後果」，這就是知識與行動密切相關且的原因。例如:對某種聲音感到恐懼。(p.65)

5.知識與“就這樣”的現實無關，而是與（我們的）行動和（其）後果之間的關係有關。這也意味著知道不是在人類的思想中占主導地位的東西。知道是一種自身的活動，就是“我們實際上要做的事情”。(p.66)

Chapter 6 The textual mediation of learning in college contexts

1. 情境中的學習很重要的途徑是符號化的人造中介物在情境中如何運作。

2. 繼續教育學習素養 (The Literacies for Learning in Further Education , LfLFE) 專案研究了在教學建構與中介、形塑社群、建立和維持人際關係以及幫助學生實現目標時，文本和相關的交流實踐所扮演的角色。

3. (學習遷移)人們可以將素養實踐從一個情境帶到另一個情境，以作為在新情境中的學習資源。

一、The concept of 'literacy practices'

LfLFE 採用新素養研究 (New Literacy Studies, NLS) 的觀點，認為素養 (literacy): 是在某種特定情境中使用 (社會性的) 書寫語言來完成某事，而非是將其視為獨立於情境的讀寫能力 (認知性的)。(p.77)

1. 不是一套用於編碼和解碼語言結構的自主技能，這些技能可以簡單地通過學習，通過測驗來衡量，然後從一個情境轉移到另一個情境。

2. 通常我們以複數型態來稱「素養 (literacies)」，因為每種「素養」都在不

同的社會情境中，且有不同的目的。

3. 素養研究的分析單位:literacy event (p.78) “素養實踐”的見解-人們在從事某事情時的一種在文化上可被識別的方式。 NLS 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非教學環境中進行的，他們是通過參與他們所參與的活動來學習的，而不是通過指導，練習和測試來學習的。 vernacular literacy practices 不同於 doing literacy

二、The textuality of learning contexts 學習情境的文本性 (文本和素養兩者之間的關係)

1. 文本不僅是意義的容器或導管，而是比溝通載體更複雜的東西。素養必須從社會觀點來理解。(p.79)
2. 素養和學習兩者不能混為一談，素養具有除了學習以外的目的。
3. 文本向我們提出了問題：誰在閱讀，寫作方面與學習的其他方面，認知，語言，物質，社會和意識形態有何，怎樣，為什麼，何時) (p.80)
4. 目的: 文本如何對學習有幫助? 如何透過文本和素養來提升學習效益 (p.80)

三、The Literacies for Learning in Further Education project

對於研究人員而言，了解哪種類型的文本最有可能被接受來進行教育，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涉及這些文本的讀寫實踐參與者的看法。

四、Texts and literacy practices in two college learning contexts

1. 兩個案例: (1) 媒體研究的小冊子 A textually saturated curriculum area: Media studies(p.81) (2) 餐飲服務的日誌 A curriculum area with minimal textuality – or is it? Catering and Hospitality
2. 大多數學生都從事各種各樣的實踐活動，並且擁有各種各樣的專業知識，但是學生和他們的導師經常認為這些與他們的大學生活是分離的並且無關緊要的。

五、Textuality as a resource for learning across contexts

1. 日常活動中使用的識字實踐有可能被動員或“networked”，作為在有限元領域學習的資源。日常素養實踐的這種“課程化”並不需要將實踐的整體和不變地從一種環境轉移到另一種環境，而是一種轉變，在這種轉變中，實踐的某些方面保持不變，而另一些方面則發生了變化。
2. 文本、實踐、目的、參與者、時間和地點之間的新關係產生了新的語境配置。例如玩電腦遊戲 設計海報。

六、Separation of everyday literacy practices from the college course

學生的興趣和課程不同活動系統之間的矛盾，是因為學生的“目標”，“主題”和“社區”不同，以至於他無法參與任何大學以外的實踐，因此無法延續到大學實踐中。

主講人：林君憶

Edwards, R., Biesta, G., & Thorpe, M. (2009). Rethinking Contexts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mmunities, Activities and Networks. London, UK: Routledge. (pp.119-161)

Chapter 9. Technology-mediated learning contexts by Mary Thorpe.

1. 科技經常被視為是互動的載體，中介人們的互動。這是建構在人們面對面的互動是「真實」(透過科技的互動為虛擬)的假設之上。如此，研究分析線上互動如何傳遞「真實」互動的一些關鍵特徵，卻忽略科技可能創造獨特的學習脈絡¹，而不只是中介(mediated)面對面互動模式。

[Contexts that are mediated and virtual]

2. 作者舉非同步研討(asynchronous conferencing)為例，文字訊息作為載體可能失去發文者態度與意圖的線索，易使學習者感到孤獨邊緣等。部分學習者面對參與線上討論時感到猶豫，因感受建構「線上的」自我，可能威脅「真實的」自我。
3. 「信任」是關於資訊時代評判知識來源真實的關鍵。由於任何人可以發布內容、改變內容，流動性(fluidity)與不穩定性(instability)影響作者與讀者。因此網路文件相較於應該支持學習者，可能變成另一種挑戰—雖然科技可以 empower learners，學習者也可能因此迷失。The issue of warrantable evidence -- who makes a claim, and on what basis -- is core to learning。我覺得物件不斷轉化這個現象滿有趣的，因為網路發達，有可能讀者仰賴其他「看得懂的」文件，原本官方文件也發展出新形式，提高可理解性，例如教育部學習歷程檔案簡報檔案，但不失去其 identity。

[Issues of identity, textuality and trust]

4. 接著作者以 Open University UK 的案例說明—a Web-based course. Tutor (20 Ss per tutor) 指出線上課程的一開始非常重要，由於 very intense at the beginning to get students involved (online activities generate high levels of participation) [Dialogue and collaboration in online networks]
5. 承上，學生指出一開始沒有面對面相處經驗不影響其 to project herself socially and to make effectiv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beginning。也不影響他們不同意他人的意願。而是 Task clarity. (requiring rules for the community/ e.g. PTT 板規)。而線上對話研究 (p.128-129) 共同建構的線上溝通歷程是一種混成 hybrid 的形式，a mix of community (來自於辨認貢獻者與他們情感承諾 emotional commitments) and network (跨邊界/

¹ 作者舉例線上學習使專業人士的職場知識得以藉由非同步互動而能擴展、移動(mobilized) p.126-127。我試舉例：師大華語文的網碩專班。

課堂外的經驗連結)。這種互動使交換與學習發生，形成一種 communicative genre, the ‘hot seat’

6. 結語[Virtual settings: Real learning in real contexts] 面對面的互動無法直接轉移到線上，必須透過設計的活動使線上互動 (relates to learners’ interests and goals)，work-related learning 需要由新實踐支持跨邊界的分享、發展出新的自我認同。需要研究 learner-generated contexts。Technology that drives activity and context, not the tool in isolation or the affordances of particular technologies.

Ch 10. Learning relationships in community-based further education by Crossan & Gallacher

- (irrelevant, except the concepts of emotion work, underground working, and habitus)

Ch11. The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contexts for pedagogical practice

by Mary Thorpe & Terry Mayes

1. 作者回顧本書章節，重新反思在不同情境學習的教學啟示，作者採用以下主題討論學習情境(learning contexts)對教學法(pedagogy)的直接影響。
2. **Complexity, Contingency (偶然) and Unpredictability**
 - (1) Ch4. Haggis 提出基礎的挑戰(fundamental tension)：在社會框架裡如何擺置個體認知事件或經驗 (how to align accounts of individual cognition within a framing of the social)理論化似乎只能在個體與社會的二元擺盪—例如個體如何影響社會的？社會又如何影響個體，或兩者中者最有影響力，但是無法解釋所有的問題。
 - (2) (以下為大致翻譯) 問題是上述前者聚焦為「集體」無法面對個別學習者浮現的差異。因此 Haggis 轉向 Complexity theory 來描述關於學習同時存在之多觀點 (multiple viewpoints)。複雜系統(complex systems) 是開放的，每個系統同時與其他多個系統互動。Haggis 使用學校為例作為系統與其他系統互動。而學校浮現的特質是因其歷史與狀態而獨特。Haggis 的「脈絡」指的是不是初始狀態及與其他系統互動歷史的兩者結合？某種程度是的，脈絡的概念當多觀點同時闡述時就失去原有意義，而 Haggis 更建議使用浮現 (emergence) 的概念—指特定系統由他所屬的更大系統的限制裡持續不斷浮現。
 - (3) 對教學的啟示？Haggis 建議應該由尋求關聯、因果等通則，轉往「分析」特定情境裡的狀態與作用—長時間查看學習者、群體、組織文化、對話系統等，不過要留意這些系統很難獨立被看待研究的，而是嵌入在許多其他系統裡的。
 - (4) Complexity theory 是「最好的方法」思考模式的解藥。雖然對教師

不是「新的」想法，但是教師會反對——為什麼某個同學比其他同學成功的原因實在非常多，無法提供一個處方說怎麼做就會是有效的教學方法（學習共同體相較於其他教學創新很困難的原因之一）。會有無盡的方法來實踐某種取向，而結果是難以預測的。Good practice is contingent upon subject, goals and context. It requires a trade-off between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including a teacher's ability to devote attention to individuals, and the need to acknowledge that **every learner represents**, in Haggis' terms, **an emergent system**.

(5) Cole (1996) 定義 contexts: 一種是圍繞我們，另一種將我們交織一起 (weaves us together) 本書都有。前者情境指的是一種教與學發生的邊界之內，內圈是微小層次的師生等互動到向外擴展，例如學習者身份身同、文化、全球、歷史等的觀點。後者 Jewitt and Jones (2005) 重視教室如何被視為 a woven dynamic network, where the threads spin right out to government and policy initiatives which are inflected in micro mechanisms. *To connect their teaching to the wider social experiences of their students.* 教師由自己與學生的人生經驗出萃取連結社會與道德議題，將所讀的文字與文化連結。即使是學校教室裡的教學法，我們可以見到許多層次的脈絡。

(6) P.153 “Pedagogy is not value-free and choosing a particular context for analysis serves particular purposes. 研究 Complexity theory 的取向需要對於什麼被我們的決策納入、什麼被排除具有更高敏感度，來聚焦於特定分析層次或單位。如同學習是個太廣的詞，若不知道特定觀點難以研究，教學法也是太廣義的詞，如果我們不知道使用的脈絡/即它的作用，也無法指認，作者舉例有處方式的也有學習者建構式的等等。

3. Pedagogy and horizontal relationships: Learning occurs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but also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vicarious participation in the learning of others. “Cox (2005) argues that it [learn with peers] is an under-researched aspect of pedagogy, hardly addressed in the educational literature. (p.155)”
4. Virtual learning contexts: A case of emergent practices. “Learning can become an activity running alongside other aspects of our lives, Learners can personalize their own learning environments, ... Virtually can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different sites, can merge different forms of activity, can enable new domains such as user-generated content, and can foster new form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ers and between learn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有時候會 FB 看到朋友研習或者朋友的小

孩的月考卷的素養題就開始討論起來；跨校社群工作坊照片之外還可以有什麼？在網路上、社群媒體究竟如何擴展？)

5. Back to Dewey: 杜威重視行動(action), 即使我們的研究與經驗能指引我們的觀察、感知、建議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 但是為有我們在特定的情境裡行動、經驗我們行動的結果, 才能透過測試這些可能方法得到發現。“contexts” 不是被視為學習者以外可以被切斷的東西, 反而是不斷演變透過交互作用的場域之內在的部分。因此在某行動的結果運用到其他情境的結果, 是不可預測的。社會文化取向的學習裡, 超越教室之外發生的事能影響學習者的學習, 因此教學法面臨挑戰—教學法需要構築跨越不同場域的經驗之連結, 教是、工作地、家、社會/公民生活, 能提供吸引學習者投入的點、運用她們的經驗作為學習資源。

Chapter 12.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ing learning contexts by Kate Miller

1. 本章作者著重探索能產生(produce)學習情境與反思學習情境的研究實踐。
2. 回答研究問題採取的研究方法策略, 反映研究的理論導向 orientation。例如, 如果研究者視 contexts 為容器, 那研究就會朝向那個方向, 在**容器(作為邊界)裡發生什麼事**, 分析單位為個體認知, 情境取向(situated)的學習也是傾向以個體為研究分析單位。分散式認知(distributed) 則以群體為研究學習與知識的焦點。ANT 與 activity theory 的焦點遠離個體, 而重視個體與群體的互動(interaction), 因此網絡或活動成為分析的單元, context is shaped and constituted by the social practices engaged in by them— **因此也難以知道邊界在哪裡**。總而言之, 理論的、方法的、倫理的都佔個人(研究歷程與實作取向)偏好的部分, 另一部分則是現實的考量。
3. 作者由上述提出兩個問題:(1)USEFULLY: how do we usefully define and limit our units of analysis when researching learning contexts? (2) ETHICALLY: How do we research ethically people's life contex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learning? 即使研究「家(home)」作為邊界, 一開始看起來範圍很清楚, 但家裡的物件、對話、日常隨著研究發現邊界開始變得模糊。
4. P.163- Bottom 本書提了幾個情境脈絡 contexts 的比喻:(1) container (2) Russian doll: macro and micro (3) woven cloth: 教室裡交織的幾股線, 實則延伸到學習者其他領域的生活 (4) community of practice, the activity system, complexity and the network。作者認為所有都運用某種形式的 containment—甚至是那些超越有容器邊界限制 take a leakier view of the world. 以上都運用分類作為創造邊界的方法, 若非如此我們幾乎連如何開始想事情都有困難, 因此可以想像這些理論裡 container 的大小、

樣式、透水方式(have different ways of being permeable) 都不太一樣。

5. 研究上來說，我們必須對於研究的選擇納入或排除了什麼需更敏銳，研究問題上幾乎不可能同時對所有事情都給予相同程度的關注。若我們採取關聯作為情境脈絡的比喻(relational metaphors) 來考慮人們、工具，透過互動主動的形塑他們的學習情境脈絡，問題在於要知道聚焦在什麼是相當困難的，必須複雜性、不可預測的特質考慮進去。(以我的研究案為例，即使校訂課程原本似乎有個邊界，over time, actors 主動擴展，說與做，創造新的連結。)
6. 有限的時間、金錢是人類學取向盡量得到 insider perspective 的限制，one alternative, 在一範圍內不同情境與人們互動來找到覺察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等，但是可能冒一知半解的危險。研究採取的方法真實的限制了研究參與者能構築（不同的）意義與詮釋他們的實踐與事件之能力。
7. 同時，relational approach to learning contexts, 需倫理決策敏感度，知道要去哪裡、哪裡不去，揭開哪些、哪些讓它是保持掩蓋的。這些決定經常是 implicitly and spontaneously 因此較其他（explicit decisions）研究方法具不可視性。

“In the view of Pels et al. (2002:11) ‘objects need symbolic framings, storylines and human spokespersons in order to acquire social live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practices in turn need to be materially grounded in order to gain spatial and temporal endurance’ ” 研究—我們註釋的時候同時嵌入在整個過程裡—提供資源意圖代表、排序這些社會實踐時，我們主觀的標記「研究的」邊界。我們必須意識到這種研究過程中其表現的(performative)本質，與這類實踐的限制 P.165-166。

8. 如果我們接受研究近乎不可能完全客觀或不產生影響，那麼考慮我們希望產生什麼影響會是有益的。從杜威的觀點來看學習情境脈絡：
transaction and participation. Transaction: the ongo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living organisms and their environments.... Contexts for learning exist as social practices and transaction with such practices takes the form of participation. ...According to Dewey the ability to use symbols – that is,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ings and their meaning – itself has a social origin. Symbols do not have an objective existence; they only exist in social practice, which means that access to symbolic resources can only be gained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such practices. (Biesta 2006) 如何參與也有程度，是參與者為共同研究者或只是回應者。作者提出某些做法，例如大學端研究者將學生與職員配對，作為共同研究者，同時也是學習者。
Researching learning contexts itself becomes a hybrid space of research and learning (p.169)

9. Haggis 研究者需要將自己擺置在被研究的系統裡，看歷史與在地的互動，而不是爬到最高點來看 broader view of the data。不企圖找尋 overarching principles, 而定義系統互動的元素、發生的互動的形式或模式，同時探索 insiders' intuitive knowledge of their own social worlds, 同時從外在者詢問為什麼來找尋意義（論述分析）。跟著形成學習情境脈絡模式的線索，每條線索(thread) 對整體的 pattern 有獨特重要之處，留意研究者所採取的觀點，與 careful and honest 研究決策，因為某些觀點可視、其他觀點可能無法看見。

研讀範圍：

Edwards, R., Biesta, G., & Thorpe, M. (2009). *Rethinking Contexts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mmunities, Activities and Networks*. London, UK: Routledge.

(pp.91-118)補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pp.191-262)補+補充資料

主講人：黃祺惠、李森永 主持人：阮孝齊

主講人：黃祺惠

Edwards, R., Biesta, G., & Thorpe, M. (2009). *Rethinking Contexts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mmunities, Activities and Networks*. London, UK: Routledge.

(pp.91-118)補

Chapter 7 Mediating contexts in classroom practices

- 1.本章對文本性和情境採取多模式(multimodal)的觀點，研究教師和學生如何調動和精心安排圖像，顏色，手勢，凝視，姿勢和動作，書寫和說話的方式以及它們如何影響學習環境。從社會符號學的角度來看，交流可以理解為人們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在特定時刻積極參與向他們提供的符號學資源的產物。(p.92)
- 2.除了語音和寫作以外的其他意義的製作方式和系統，包括音樂/聲音資源、動作、視覺傳達及其作為多模式合奏的安排。這些模式中的每一種都為教師和學生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選擇的意義創造潛力或符號資源。(p.92)
- 3.教室本身是一個多模式的場所，具有視覺展示和空間中佈置的家具，可以實現對主題的特定論述。(p.93)
- 4.文本的物理時間性(短暫 VS.長久)。(p.93)
- 5.教室可理解為通過學生的複雜互動產生的網絡。多模態與活動理論是兼容的，並且可以通過分析維度來有效地擴展“工具”的概念，該維度可以擴展對教育工具的中介作用的思考。(p.93)
- 6.例如將細胞膜型從 2D 轉到 3D。(p.94-96) 從語言上講，“細胞有細胞膜”就足夠了。繪製細胞膜涉及到線的厚度，深度和介質的考慮。構建細胞膜的三維模型涉及確定其外觀，最能代表哪種材料，相對於細胞壁的放置位置等。用水代表液泡中的液體，並用一塊海綿代表細胞核。對“細胞壁”進行了噴塗處理，以封閉細胞的元素，從而反映出壁的通用功能，以將東西保持在內部和/或外部。學生對形狀和紋理視覺表達概念的不同使用。學生

的模型將圖中的葉綠體形狀從橢圓形的不規則形狀轉變為正方形的塊狀和花瓣狀。

- 7.在正規教育中所有形式的意義創造都應當平等，而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口頭和面語言都是最受社會重視的交流形式，而所有模式都扮演著重要的一部分。(p.96)
- 8.在教育空間中傳播媒介的特性和潛力，如何通過互動來動員這些媒介，以及如何將學習者置於這個複雜的網絡中，對教育至關重要。(p.101)
- 9.教室是明確被設計過的、具有主動性的事物，並由情境中的教師、學生、機構、社會和歷史力量的能動性所塑造而成。物理空間的設計本身就是實現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從多模式的角度來看，教室本身可以理解為一個複雜的標誌。(p.101)
- 10.教室可以看作是一種文本形式，其中空間，擺設，視覺展示等資源被零散地組織起來。教室的多模式方法提供了一種查看學習環境設計的方法。(p.101)

Chapter 8 Worlds within worlds – The relational dance between context and learning in the workplace

- 1.無論是公共部門或私營部門的組織，無論其規模大小和活動性質如何，都在創建和管理自己的學習情境上有不同的方法。(涉及組織的定位，歷史文化脈絡，提供的商品和服務、人員組織、僱員待遇和參與，以及所處的生產系統)(p.106) 在加深對工作中學習本質和工作場所教學法概念化的理解時，有必要對有助於促進或阻礙學習機會的情境因素進行描繪。本章探討了這些因素在時間和空間上相互作用以創建不同類型的學習環境的方式。
- 2.“relational dance”:「知識」與「知道」之間的「生成性舞蹈」。(p.106) 當個人和團隊通過解決問題來實現創新性飛躍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3. 學習既依賴於學習的方式又依賴於學習發生的場域，學習場域是在實踐中分散地執行，且具有表現力的。它們與所形成的活動共同出現，反之亦然”。(p.111)
- 4.例如美髮店。

主講人：李森永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pp.191-262)補+補充資料

一、如何理解 Latour 在文中一在提及之[political relevance]意涵為何

1.在 Sociology of the social(社會的社會學)脈絡下

(1).社會動力與促進社會變遷的（力量）

P4

when social scientists are asked to give expert advice on social engineering or to accompany social change, some sort of political relevance might ensue from these studies, but only after sufficient knowledge has been accumulated....

(2).特性:

社會中的一環，具有穩定、一連串的互動、而其流動就是社會現象。

P3-4

the adjective ‘social’ to some phenomenon, they designate a stabilized state of affairs, a bundle of ties that, later, may be mobilized to account for some other phenomenon.

2.在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關係(聯結?)的社會學)脈絡下

(1.)actors 可被發掘具有脈絡化，其行動是可以透過非結構化的解釋

128

If the social is a trace, then it can be retraced; if it’s an assembly then it can be reassembled. While there exists no material continuity between the society of the sociologist and any textual account—hence the wringing of hands about method, truth, and political relevance—there might exist a plausible continuity between what the social, in our sense of the word, does and what a text may achieve—a good text, that is.

155

P: Touche’. But your question was: ‘What can I do with ANT?’ I answered it: no structuralist explanation. The two are completely incompatible. Either you have actors who realize potentialities and thus are not actors at all, or you describe actors who are rendering virtualities actual (this is Deleuze’s parlance by the way) and which require very specific texts. Your connection with those you study requires very specific protocols to work—I guess this is what you would call ‘critical edge’ and ‘political relevance’.

3. 放到本書作者討論的脈絡理解，用來對比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關係(聯結?)的社會學)與 Sociology of the social(社會的社會學)

兩種社會學有關政治的理解

258 A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politics (西方從近代政治社會學的國家傳統討論到有關國家社會的框架(宏觀))

p249 What sort of political epistemology?/ 為何用 specific domain?控制

pp253 A discipline among others

4.在複習一次問題意識與分析架構

2-1.三個方式(原文 P16 問題意識或本書討論重點)

1.How to deploy the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associations without restricting in advance the social to a **specific domain**?

2.How to render fully traceable the means allowing **actors** to **stabilize** those controversies?

3.Through which **procedures** is it possible to **reassemble** the social not in a society but in a **collective**?

二、如何理解 “No group, only group formation” “No work no group”

，放到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關係(聯結?)的社會學)與 Sociology of the social(社會的社會學)的脈絡，強調後者

附錄 Latour 在文中一在提及之[political relevance]

3-4

which non-social activities take place; it is a specific domain of reality; it can be used as a specific type of causality to account for the residual aspects that other domains (psychology, law, economics, etc.) cannot completely deal with; it is studied by specialized scholars called sociologists or socio-(x)—‘x’ being the placeholder for the various disciplines; since ordinary agents are always ‘inside’ a social world that encompasses them, they can at best be ‘informants’ about this world and, at worst, be blinded to its existence, whose full effect is only visible to the social scientist’s more disciplined eyes;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it is to carry on those studies, it is possible for them to roughly imitate the successe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by being as objective as other scientists thanks to the use of quantitative tools; if this is impossible, then alternative methods should be devised that take into account the ‘human’, ‘intentional’, or ‘hermeneutic’ aspects of those domains without abandoning the ethos of science; and when social scientists are asked to give expert advice on social engineering or to accompany social change, some sort of political

relevance might ensue from these studies, but only after sufficient knowledge has been accumulated.

118

Even once reality has fully set in, the question of its unity is still pending. The common world has still to be collected and composed. As we shall see at the end of this book, this is where the social sciences may regain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that they seem to have lost by abandoning the ether of the social and the automated use of the critical repertoire that it allowed. There is no rear-world behind to be used as a judge of this one, but in this lowly world there lie in wait many more worlds that may aspire to become one—or not, depending on the assembly work we will be able to achieve.

127

Textual accounts are the social scientist's laboratory and if laboratory practice is any guide, it's because of the artificial nature of the place that objectivity might be achieved on conditions that artifacts be detected by a continuous and obsessive attention. So, to treat a report of social science as a textual account is not a weakening of its claims to reality, but an extension of the number of precautions that have to be taken onboard and of the skills requested from the enquirers. As it should be clear by now, rendering the production of objectivity more difficul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 There is no reason why sociologists of association should abandon that constraint when they abandon the sociology of the social and when they add to the discussion a fifth source of uncertainty, this one generated by the writing of their own studies. In fact, it is quite the opposite. If the social is something that circulates in a certain way, and not a world beyond to be accessed by the disinterested gaze of some ultra-lucid scientist, then it may be passed along by many devices adapted to the task—including texts, reports, accounts, and tracers. It may or it may not. Textual accounts can fail like experiments often do.¹⁸⁰

180

The same epistemologists who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Popper's falsifiability principle would be well advised to prolong his insight all the way to the text itself and to render explicit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ir writing can fail as well.

128

By contrast, it seems that too often sociologists of the social are simply trying to ‘fix a world on paper’ as if this activity was never in risk of failing. If that is the case, there is no way they can succeed, since

If the social is a trace, then it can be retraced; if it’s an assembly then it can be reassembled. While there exists no material continuity between the society of the sociologist and any textual account—hence the wringing of hands about method, truth, and political relevance—there might exist a plausible continuity between what the social, in our sense of the word, does and what a text may achieve—a good text, that is.

155

P: Touche’. But your question was: ‘What can I do with ANT?’ I answered it: no structuralist explanation. The two are completely incompatible. Either you have actors who realize potentialities and thus are not actors at all, or you describe actors who are rendering virtualities actual (this is Deleuze’s parlance by the way) and which require very specific texts. Your connection with those you study requires very specific protocols to work—I guess this is what you would call ‘critical edge’ and ‘political relevance’.

160-161

duty—that of political relevance—with the other two. For perfectly respectable reason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necessity of modernization, to the project of emancipation, and to the sheer difficulties of empirical inquiries, you begin to substitute the actor’s composition of the collective with your own definition of what holds them together. You begin to ask what is a society and in which direction is it headed. Although I am sure that such an intellectual strategy might have been productive in the time of Comte, Spencer, Durkheim, or Parsons, it has now become disastrous. When a social explanation is proposed, there is no longer a way to decide whether it is due to some genuine empirical grasp, to the application of a standard, to an attempt at social engineering, or to mere laziness. With the confusion of the three successive duties of social science, the social has become thoroughly untraceable even though social explanations keep proliferating effortlessly. To be faithful to the project of a science of a social—now that the words social and science have both been refurbished—we have to overcome the mix-up without abandoning any of the three original duties. After having shown in Part I how we could deploy the actors’ own world-making abilities, and before tackling in the Conclusion the

tricky question of political interest, I now have to show that it's possible to follow the settlement of controversies without confusing such an inquiry with the other two. Yes, controversies are closed and uncertainties are settled, but this is also the labor of the actors themselves so this too produces empirical traces and so it can be thoroughly documented. As soon as we let the actors clean up, so to speak, their own mess, some order can be retrieved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inquirers' own attempts at limiting controversies in advance.

172

The aim of this second part is to practice a sort of corrective calisthenics. I will proceed in three steps: we will first relocate the global so as to break down the automatism that leads from interaction to 'Context'; we will then redistribute the local so as to understand why interaction is such an abstraction; and finally, we will connect the sites revealed by the two former moves, highlighting the various vehicles that make up the 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understood as association.²²¹ Once this alternative topography has been sketched, it will finally be possible to discuss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sociology without confusing the already made society with the delicate and risky loop of the public. Then, and only then, will the collective have enough room to collect itself.

249

And yet I must, in this conclusion, come to grips with this way of doing social critique because behind the apparent question of what is a good science there is the much trickier question of **political relevance**. If the first kindles passion, the second triggers rage—and rages, too, have to be respected.

250

But no matter how respectable these reasons may appear, they should not suspend the labor of deploying and collecting the associations. If what is to be assembled is not first opened up, de-fragmented, and inspected, it cannot be reassembled again. It does not require enormous skill or political acumen to realize that if you have to fight against a force that is invisible, untraceable, ubiquitous, and total, you will be powerless and roundly defeated. It's only if forces are made of smaller ties, whose resistance can be tested one by one, that you might have a chance to modify a given state of affairs. To put it bluntly: if there is a society, then no politics is possible.³⁴⁷ So, contrary to the first impression, there is a strong conflict between gaining **political relevance** and offering social explanations. Or, at the very least, there is no

251

As I have already stated several times, the great danger of critical sociology is that it never fails to explain. This is why it always runs the danger of becoming empirically empty and politically moot. Leaving open the possibility for failure is important because it's the only way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the scientific grasp and the chance of **political relevance**. The definition of a social science I have proposed here by building 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should be able to reclaim an empirical grasp, since it travels wherever new associations go rather than stopping short at the limit of the former social. It should regain **political significance** since it tackles again the question of assembling with the new participants that which has been ferreted out. But that requires a simultaneous tuning of science and politics. Not 'seeing double' is w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studying science and society.³⁴⁸ The idea is not to strive for a purely objective science of the social, nor is it, if the dream of a disinterested science is abandoned, to see the social sciences bogged down in the dirty tricks of politics forever. It simply means that another distribution of roles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should be attempted. The difficulty comes from deciding what it means to study something if it is not to alternate between the dream of disinterestedness and the opposite dream of engagement and relevance. It's worth noting at this point that ANT has been accused of two symmetric and contradictory sins: the first is that it extends **politics** everywhere, including the inner sanct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econd is that it is so indifferent to inequalities and power struggles that it offers no critical leverage—being content only to connive with those in power.³⁴⁹ Although the two accusations should cancel each other out—how can one extend politics so much and yet doing so little for it?—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contradictory. Since the Left has always leaned on some science to reinforce its project of emancipation, politicizing science amounts to depriving the exploited from the only chance they have of redressing the balance by appealing to objectivity and rationality.³⁵⁰ Although the false sciences have to be

253

If it has been difficult to pinpoint exactly where ANT's political project resides—and thus where it errs and should be redressed—it's because the definition of what it is for a social science to have **political relevance** has also to be modified.³⁵² Politics is too serious a thing to be left in the hands of the few who seem allowed by birthright to decide what it should consist of.

256

Positivism—in its natural or social form, in its reactionary or progressive form—is not wrong because it forgets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decides to stick with ‘cold data’. It is wrong politically. It has reduced matters of concern into matters of fact too fast, without due process. It has confused the two tasks of realism: multiplicity and unification. It has blurr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eploying the associations and collecting them into one collective. This is what the advocates of a hermeneutic sociology have rightly felt but without knowing how to get out of the trap, so bizarre were their ideas about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material world. Together with the reductionists they love to hate, they have misunderstood what it means for a science—social or natural—to have a political project; hence, the false alternative between being, on the one hand, a ‘disinterested’ scientist and, on the other, being ‘socially relevant’. This is why it is puzzling to see that the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 has often been accused of being ‘just descriptive’ and ‘without a political project’ when it is, on the contrary, the sociology of the social which has alternated feverishly between a disinterested science it could never deliver and **a political relevance** it could never reach.

Collectors imagined to render the cohabitation possible. The LSE student that was so puzzled by ANT in the Interlude was right to strive for political relevance; so are all the young fellows who enter into departm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science studies, women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to gain a critical edge,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to render the world more livable. Their formulations may be naive, but it’s hard to see how one could call oneself a sociologist and look down on them as if theirs was just some adolescent dream. Once this urge for political involvement is no longer confused with the two other duties, once the recruitment process of new candidates for collective life is not interrupted, the burning desire to have the new entities detected, welcomed, and given shelter is not only legitimate, it’s probably the only 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cause worth living for.

258

political epistemology, not way to avoid ‘pollution’ of good science

260

This is what I take to be the political project of ANT, what I mean by a search for political relevance. Once the task of exploring the multiplicity of agencies is completed, another question can be raised: What are the assemblies of those assemblages?

265

freshness of results that can guarantee **political relevance**

研讀範圍：**Studying networked learning** +概念討論與後續研究發想

Fox, S. (2017). Studying networked learning: some implications from socially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and actor network theory. In C. Jones, T. Ryberg and M. de Laat (eds) *Networked learning* (pp.77-91). Singapore: Springer.

主講人：林君憶 主持人：陳宏彰、卯靜儒

主講人：林君憶

Fox, S. (2017). Studying networked learning: some implications from socially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and actor network theory. In C. Jones, T. Ryberg and M. de Laat (eds) *Networked learning* (pp.77-91)

5.1 Goal:

- to discuss networked learning (NL) in the light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
- and related social theories of learning and knowing

NL

- Fox wanted to problematize the notion of networked learning: what is meant by “learning” and what is meant by “networked”
 - “learning”: in addition to learning inside the school settings \leftrightarrow one should also include *natural learning/ informal* and *incidental learning/ and socially situated learning*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other social networks and spaces in our everyday lives). Doing so is important to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Lave and Wenger², 1991).

²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Wenger on [YouTube](#) 2013 Dr. Etienne Wenger: Learning in and across landscapes of practice

Author of Book: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 1998

Research is theory building (theory of learning) go back to time in apprenticeship (before institutions of schoo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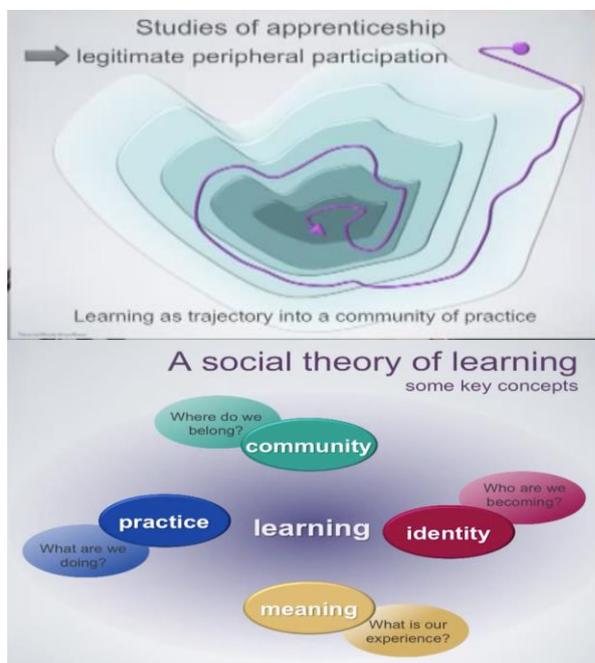
They found learning does not take place in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a master and a student.

Master imposed a figure to let younger apprentice to ask a question/ engage in learning. To give it a name: community of practice.

- “networked” typically implies through Internet. Again limited by seeing the medium as a transparent vehicle within which a meeting of minds and stored information is possible. \leftrightarrow However, ANT extends our understanding of networks – which looks at networks as *heterogeneously spanning humans, nonhuman technical artefacts, as well as natural objects* occurring in the world. “...social networks are nearly always mediated technically by some form of material medium, the electronic medium of cyberspace being only one form.”
- 原文 P.78 Footnote #2 Fox 說明 Lave and Wenger (1991) 批判 educationalized learning 如同 ANT 批判 overly socialized social theory. 對 ANT 來說, the social and material worlds 是融合在一起、不可分開(不只關注人); 就如同 CoP/ social learning/ socially situated learning, 學習是存在於 situated concrete settings 而非是去脈絡化、disembodied、只存在於認知領域 (cognitive realm)。所以, ANT 與 social learning theory (SLT) or CoP 都努力由 mind-body 二元論逃走。關於 SLT, ANT 之間如何相似與相異(diverge) 詳見 Fox (2000)。

5.3 Networked learning and critical pedagogy

Critical pedagogy



Jean Lave retired from UC Berkley on [YouTube](#) 2011 Everyday Life and Learning

“We are always learning what we are already doing.” That make us Apprentice of our own changing practice. She is a social anthropologist.

- Critique of mass-education or schooling: the (old/ banking) model of education sees students as depositories to be filled up by teachers who have already been filled up. Content: abstract body of knowledge, which has been divided by subject areas and distributed through the curriculum in schools as factories for filling minds.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alienated in this form of education.***
- \leftrightarrow learning communities aims to *maximiz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framing of the topic of learning and the skill of critique (so that personal interests and motivations are engaged). Freire (1972) refers to the idea of problem-posing education (1972), in which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defining the problems they work to understand. \leftrightarrow without this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 learning is simply a memory test.
 - To increase **levels of participation** “To begin, the professor must genuinely **value** everyone’s **presence**. There must be an ongoing recognition that everyone influences the classroom dynamic that everyone contributes. These **contributions** are **resources** [which enhances the **collective goods**]. Used constructively they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any class to create an open learning community” (hooks, 1994:8)” (p.80)
 - (1) Traditionally, only the professor is responsible for classroom dynamics. The professor cannot escape a higher level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dynamics, but ultimately “... excitement is generated by collective effort” (2) Learning community base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requires **a sharing of responsibility** for learning methods, the curriculum followed, and assessment procedures adopted.(3) While these participative practices take time, they allow participants to **customize** their own pursuit of learning helping to **prevent the estrangement** of the person from knowledge.
- There are two broad orientations to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1 the dissemination model (similar to banking theory of knowledge) *centrally managed more tightly, referring to the **conventional/ authoritarian education**; and #2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which develops the whole person, referring to the **radical/ progressive education**.*

5.4 NL and Socially situated learning

- SL (Lave and Wenger): Learning and education are not the same thing. (1) Iceberg of learning. (2) Learning can stand on its own. (3) SL seeks to understand learning in context.
- Cyberspace presents a problematic social space for researchers:
 - More abstract and decontextualized environment than the F2F social world. But we do things with words, and we act in cyberspaces. Not simply an extension of everyday social space. → Cyberspace is a timeless universe, a universal abstract knowledge → NL is not simply an electronic version of normal F2F education, on the spectrum from authoritarian to progressive.
 - Cyberspace (comparing to TV) and NL are interactive. The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are inseparable.

5.5 ANT

ANT recognizes that things act upon each other and upon humans.

- Examples: Traffic lights / hotel key
- “Human are aware of some of the networks that shape aspects of their lives but how many are they are **not aware of**? ANT recognizes that things, people, whatever, only ever ‘act’ in ‘networks’. ANT prefers to use the term ‘actant’ (行動體) which suggests both an agent and an active (or even reactive) process.

Traditional LT should be revised concerns “learners” and “the learning process (what happens in the individual’s mind functioning as a memory device or a knowledge organizing device)”

- In both traditional cognitive and educational theory, knowledge is presumed to **exist already** within the minds of a teacher or other expert but also codified and stored in books, papers, diagrams, figures, ... which are further organized by syllabus and teaching methods. Hence, knowledge is **abstract**.
- \leftrightarrow In socially SLT, knowledge is **embodied in practice**, which is socially reproduced, supervised, and modified over time. Knowledge is socially distributed within a community of practitioners, rather than within an individual learner’s mind. These networks might include multipl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but also include other social groups, concrete materials, artifacts, and representational devices. Learning can transform the network, extend its nodes, multiply relations between nodes, cut out nodes, and serv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nodes. **Learning is one of the processes which builds up and breaks down networks.**

ANT adopts a view of **knowledge** which is much influenced by Foucault (傅柯) ; a view that sees **knowledge and power** as different yet inseparable sides of the same coin (see Latour, 1986; Law, 1991) [The power is used to control and define the knowledge.]

- “... when you simply have power – in potentia (potentially) – nothing happens and you are powerless; when you exert power – in actu (in action)– others are performing the action and not you... Power is not something you may possess and hoard (囤積)... Power is, on the contrary, what has to be explained by the action of the others who obey the dictator ... ”
- Power and knowledge are only of analytic interest to ANT when they are in use. Power is manifest in its use. Same for knowledge. Knowledge, like power, only exists when being used effectively for ANT.
- Example: printing technology gives power to people who could have access and makes knowledge immutable (accurate) and mobile.

NEW technologies/ cyberspace

- It is important to look at how this technology process new communities and how their learning serves the ties which hold existing communities together as well as building new structures. (2002).
- For an ANT standpoint, networked learning that simply seeks to reproduce in cyberspa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al settings, misses the main event, namely the appearance and emergence of new networks and collapse of old.
- ANT’s wider point is that actor-networks are not simply built from new media technologies, but by ‘users’ who do new things with new forms of communication.
- To study how this takes place in actual *case studies* is what I recommend as the study of NL. Findings *might facilitate* the *better design* of electronically mediated learning spaces. However, the main benefit would be to simply understand ‘naturally’ occurring NL.

研讀範圍：Mclean, P. (2017). *Culture in Networks*. Malden, MA: Polity Press. (pp.1-33)(pp.34-62)

主講人：黃瑄怡、李文富 主持人：蔡進雄

主講人：黃瑄怡

Mclean, P. (2017). *Culture in Networks*. Malden, MA: Polity Press. (pp.1-33)

壹、Chapter 1, Culture and social network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文化和社會網絡的概念架構(前言)

一、概念定義：

- (一)、「社會網絡」指一組關係，包含行動者、組織或位置等實體間的關係。社會網絡分析是指一組分析「社會網絡性質」(properties)的概念和程序。
- (二)、「文化」是指我們詮釋經驗意義的「知識、信念、期望、價值、實踐和實物。」

二、網絡和文化的類比：作者欲結合社會網絡和文化，先提供簡易的類比：

- (一)、網絡為硬體，文化為軟體(規範、價值、知識、信念、實踐，和實物等)。
- (二)、強調社會網絡和文化不可分割，分析網絡和文化融合的多種樣貌取決於研究問題，依網絡結構或是文化內涵的重點而定(偏重網絡或是文化)。

三、網絡定義(個別定義)

- (一)、社會網絡分析研究起源於 1930 年代，2000 年以來興起的新網絡科學定義「網絡」是普遍存在的，從細胞結構到大腦組織和訊息處理機制，從運輸系統到全球貿易模式。
- (二)、與本書相關的定義是，網絡在社會世界無所不在。
 1. 例如網絡提供我們社會支持、幫助我們找到工作、影響疾病散播、結合社會和政治菁英之結盟、促進新的工業興起、協助社會運動之推動等。
 2. 媒體中大規模的虛擬社會互動的行為(如臉書)以網絡規則運作，網際網路即是一個巨大的溝通連結網絡。因此，「網絡是我們社會的運作系統」(p. 2)。

四、文化定義(個別定義)：

- (一)、從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文化轉向」(約 1970 年代起)理解文化，文化轉向之前，從社會結構理解文化(結構決定文化價值)，例如，認為政府的民主結構和社會的民主特性確保我們會完全地、一致地與無異議

地遵從民主價值。

(二)、1970 年代晚期，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學家從社會現實(如社會的具體物質關係，如經濟剝削)的關注轉移到文化—語言、符號、schema、制度等，文化被理解為社會改變的引擎(驅力)，文化是意義之網(Geertz)，透過意義之網，我們在社會世界感知和運作。因此，文化變成社會解釋的重要元素 (p. 3)。

(三)、之後的研究改變：從社會解釋的實證方法(positivist)轉向解釋方法(interpretive)，伴隨更多批判的方法以分析社會現象，從歷史的觀點或者接露那些習以為常的文化信念、常規、價值、制度、社會分類的類別，或未曾被檢視特定群體特權的實踐等。在社會學亦同，重新定義「文化」這個概念、對於文化的各種表現、對於文化做為維持社會權力不平等的角色的關注等，在社會學中成為一種新的方法，例如文化社會學(p. 3)。

五、網絡和文化整合的關注：

(一)、學術界對於網絡和文化整合(combine)的關注從 2000 年開始提高，但對於整合的方法並未受到廣泛接納，因為各自(網絡研究和文化研究)研究特性的根深蒂固 (p. 4)。

(二)、網絡與文化有時看起來是對立的：網絡常常被以結構的方式看待，例如在本章開頭的「硬體」比喻，還有早期網絡研究強調結構優於內容(性質)，較關心社會組織特性(架構 properties)之比較，缺乏對關係性(相關性)的內容與符號意義的關注。

(三)、作者認為網絡結構的關注很重要，但是過於強調結構的自主性(autonomy)或是優越性，對於網絡結構性質的分析，例如新網絡科學領域的分析(new science of networks)冒險地以技術的方式來看待文化過程和文化內容，或是將它們直接忽略(p. 4)。

(四)、作者建議，當我們想到一個社會網絡的 architecture(構造/建築)或 circuitry(電路/線路系統)，我們應該這樣想(p. 4)：

1. 到底是什麼在線路中流動？是什麼維持線路流動？在網絡結構中是什麼造成改變？網絡中的人們如何互動？人們的身分—他們呈現的臉孔、追求的目標和發展的興趣等，如何受到網絡結構形塑？
2. 另一方面，人們的身分/認同，對於社會世界的看法和他們傳遞的訊息如何影響他們創造的網絡結構，網絡結構又是如何形成？人們的期望如何形構、維持和消解社會網絡的連結？

(五)、雖然網絡和文化可能不是很容易放在一起看待與分析，作者認為帶著文化的興趣，例如關注意義建構的過程、身分/認同形成(identity formation)，溝通過程的實踐和符號等，同時以網絡方式的思考，可幫助我們更明確地理解文化概念從哪裡和如何興起，它們如何散播，在

哪裡聚集，又為何在社會是不平均地分布 (p. 5)。

(六)、本書章節概要：這本書將描繪「文化」和「網絡」交錯(intersection)的各種分析，也就是社會網絡和文化結合的各種分析。

1. Culture THROUGH networks: 文化材料在網絡中的傳播與流通 (diffusion or flow) (innovations, ideas, practices, frames, commitments)。文化實物或觀念傳播時時常被再造(re-invented)或融入 locale (現場)，近代網際網路中被廣泛轉載的迷因(meme)，人們使用 Photoshop 或類似的應用程式改造或模仿圖片或影片，在社交或網路媒體瘋狂轉載的東西，並不一定是實體的，可能是一個想法。(第四章)
2. Culture FROM networks: chpt 5 中作者覺知文化是網絡結構的產物，特別是生產的身分(identities)與角色，也覺知文化的生產是社會網絡互動而來的。
3. Networks FROM culture: chpt 6 作者聚焦網絡的形式，由參與者的文化偏好、實踐，和常規種類而決定，因此驅使人們向特定的人尋求特定的社會支持，文化因此扮演 programmatic(程序化?)的功能。
4. Networks OF culture (Culture AS networks): chpt 7 作者以網絡概念的角度將文化和文化現象視為關係性系統 (culture and cultural phenomena as *relational "systems"*)。
5. Networks AS culture: chpt 8 作者探究特定文化涉及網絡連結的心性(mentality)，認為文化是直接鑲嵌在特定的網絡連結(ties)和社會互動形式中的意義。
6. Chapter 2 從文化的觀點探討社會網絡概念，chapter 3 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角度探討文化的生成、傳遞與改變。

貳、Chapter 2, The nuts and bolts of networks, through a cultural lens 文化觀點的網絡基本要素

一、Nodes/Actors/Vertex(結點/行動者/頂點)、Edges/Ties/Arcs(邊界/連結邊線/弧邊)

(一)、網絡與實體：網絡是由一組實體和它們之間的連結所構成(p. 16)。社會網絡的角度認為實體是行動者，可以是集體或個體的行動者，集體行動者像是家庭、公司、組織單位或國家，之後的章節可見行動者也可以是事物，例如文字(words)或文本、行動、情緒，或任何存在於社會生活中的關係連結的事物。

(二)、以圖解的方式來理解，從點到線連結起來成為一組網狀的網絡，可以將實體(entities)視為 nodes 或是 vertices (vertex)，將 ties 視為 edges 或是 arcs (連結邊線)。這些用詞在於避免將一個網絡中的實體視為理

性的行動者—網絡形成和發展背後唯一的動力，可使研究者注意到網絡中結構的特性或傾向，而不是尋求從理性的行動者來做解釋，可刺激我們思考各種文化可能影響特定社會網絡(形成與發展)的方式，敏覺於在地情境與意義(p. 16)。

(三)、Nodes/actors:

1. 其中一種是 Nodes 的結構特性是 centrality(中心性/中心度)，尤其是 degree centrality 點度中心性，一個點連到其他點的數量，越多中心點有越多 ties，因此對於網絡的形成和發展的影響力越高(p. 16)。例如有越多朋友的人傾向於越能散播品味和流行；一個字在一個文本出現的頻率越高，越能貢獻該文本的意義與影響與該文字關聯的意義。
2. 另一種是社會網絡的實體的 substantive attributes 實在屬性(p. 17)，這些屬性可能相對地文化內容比較少，例如記錄行動者的身體屬性如體重、BMI 或是音高(似乎是不具有文化意涵)，除非是在快速約會(speed dating)的美國脈絡中高的男性比矮的男性較具吸引力，體重重的女性似乎比體重輕的女性更少選擇，高音被理解為在對話中是較為投入的。作者主張身體特徵是帶有文化意涵的，因此影響帶著那些特徵的行動者的價值(被尊重或貶低)，作者並未主張這些特徵完全是文化構成的，而是要說明這些意義是很重要的，當我們分析和詮釋一個網絡中什麼是最積極或連結最深/多的，也就是誰在網絡形構中是貢獻最多的。

(四)、Tie/edge 的歸類: A tie can record almost anything.

1. 一個連結區塊的邊界(連接面/接縫/橋梁)會記錄幾乎任何細節，例如社會關係(婚姻、朋友或仰慕)或是同樣一個群體的會員身分，或資源的流動(貿易、禮物交換、遷移、偏好、建議)，或溝通(一起談話，追蹤 Twitter)，或鄰近性(同住了一個區域、一個句子的字詞)。
2. 一般認為網絡是一組行動者/事物連結起來時，會認為 nodes 是主體(行動者)，edges 是客體(行動者的行動)，作者認為也可以相反來看，活動是 nodes(實體)，人 edges(連結面/橋梁)以做連結。這樣的想像可以幫助我們避免思考網絡是物質/硬體/實體的網絡(physical)，是主要的，而流動其間的文化是次要的或添加的(pp. 17-18)。作者認為實體(nodes)是由生產認同/身分的活動之流動所形成的，是文化實踐。
3. 考量 Ties 的特性(properties)時須注意，網絡分析通常儲存關於 ties 的訊息，將之歸類為 types of ties, or relations。
 - i. 任何一個 nodes(實體)可能連結著各種不同的關係，例如大學

朋友可能是透過不同關係建立連結，例如同一系所、同班、同一宿舍、一起運動、同一社團或最終結婚。網絡型態與關係皆不同。

- ii. 關係如何連結，通常由文化常規與文化期待來決定，例如在某些社會人們被期待在家族企業上班；或是多重關係 multiplexity，同時是室友和上同一間健身房，或是家族成員在同一間公司工作，作者認為要特別注意這樣的多重性中的關係是否是文化形成或禁止的，這樣才能更了解文化常規和文化過程產生特定的網絡結構(p. 18)，可能是功利主義，可能只是社交性(sociability)，或是普遍的結合例如連襟關係/妹婿/姊夫(brother-in-law)。
4. 弱連結和強連結(weak ties and strong ties)的區分：作者引用 Mark Granovetter 的觀點，強弱連結是在於所花費在一起的時間，情感強度、親密度，和 reciprocity(互惠/互相性)，但許多網絡學者指出，有認識很久的家庭成員是很少見面的，我們熟悉的美髮師或是超市店員卻是比朋友還常碰面的；強連結和弱連結是方向性的(directional)，一名學生可能對於一位教授是強連結，但那位教授可能只認為那名學生只是課堂中看到的一張臉孔而已。因此，作者認為在編碼強連結還是弱連結時必須小心，要考慮普遍文化因素和參與者本身對於關係的理解(pp. 19-20)

二、Ego-networks 單一行動者網絡

探索任何一個 nodes 的鑲嵌(embedding)，可先認識 ego-networks，一個網絡由一個主要的行動者組成，還有他所連結的其他行動者。Ego-networks 以特定的行動者為樣本，和整體網絡研究不同，想要區別所連結的行動者，也就是所連結的數量，探索數量差異的原因與結果，他們想要知道一個人的朋友之間是否也是朋友，或是人們是否區分他們的熟識網絡為沒有互相重疊的連結。接著，他們對於那些沒有重疊的部分代表特定的不同文化的群體有興趣，例如不同群體對於不同事物有不同的興趣。

三、Dyad 二元實體組合

指一個網絡中的一對 nodes，無論是指向性的或非指向性的(directed or undirected)。指向性的一對例如影響力或是 advice ties，非指向性的一對例如鄰居或是合作者(collaborator)。第 4 章介紹的 diffusion processes 散播過程說明一些指向性的連結(directed ties)是非對稱的(asymmetric)，交換禮物是指向性的通常是相互的/reciprocal/mutual。區別不同種類的二元組合是文化脈絡和詮釋的問題，例如聖誕節禮物，沒有規定一定要回禮，但文化常規驅使我們這樣做。或是幫助陌生人換輪胎或提供建議，通常隱含著這個好意不會直接得到回饋，而是好意回報(paid forward)，這種回報不是本

來就存在於 ties 之中，而是在文化脈絡中理解。文化理解形成和促進多種社會關係，若是忽略了文化理解，就會去脈絡化地分析某些網絡架構的特性(p. 21)。

四、The crucial notion of Homophily 重要的「物以類聚」概念

- (一)、 網絡分析學者在二元組合分析中喜歡測量實體物以類聚的傾向，想知道這一對行動者是否有共同的特性，例如共同語言、年齡、種族、性別、婚姻，職業、收入、教育、宗教信仰、飲食哲學、政治立場、音樂品味或藝術風格等，但常常沒有考量這些特徵的文化意義而進行測量，以了解行動者建立網絡和維持網絡的因素。作者認為文化要素是更明顯的歸因。
- (二)、 作者再舉物以類聚的例子討論網絡形成和文化取向誰為因果：電玩家在線上尋找其他電玩家，是否是基於共同的價值取向，或是在網絡的共同地點中互動產生共同價值?(pp. 23-24)

五、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Triads 三角關係(三合一)的重要性

- (一)、 “The friend of my friend is my friend.” 或 “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 (p. 24). 用在國際關係亦同，有共同敵人的國家會結盟。這樣的關係是平衡的、封閉的，基於團結或競爭的目標。
- (二)、 朋友或盟友是非指向性(undirected)的關係，但是當三合一是指向性的時候，有二個概念 transitivity(遞移性)與 cycles(循環)的概念：
 1. Transitivity 遞移性：啄食順序理論，階層的建立，例如 A 對 B 發布命令，B 對 C 發布命令(指向性，上對下的階層關係)，運動競賽排名(A 打敗 B，B 打敗 C，A 可能會打敗 C)。
 2. 但也有可能 C 會打敗 A，由此建立循環(cyclical)形式(非指向性、非遞移性)，例如剪刀、石頭、布的關係，循環關係的特點是 equality 平等。在較大的網絡中，當充滿循環關係時，傾向於認為平等佈滿網絡，是整體網絡具有平等的特色(p. 26)。
- (三)、 因此，三合一關係本身具有意義，循環關係意味平等，遞移關係意味著階級/階層(hierarchy)；同樣地，A 與 B 是朋友，A 與 C 是朋友，但是 B 與 C 不是朋友時，是「結構的破洞」(structural holes)，這時會有掮客 brokerage 出現。
- (四)、 這些三角關係在不同文化情境具有不同意義。例如，遞移性的/階層性的關係有可能有包容 tolerance 存在，循環的關係可能是由利他主義、或是地位競爭產生的，即使在這二種循環關係都具有平等的意義，產生這樣的結構關係背後的目的和文化情境都是很不一樣的(p. 26)。作者舉德國的社會學家 Simmel (1950)的研究來說明對於三角關係的了解和詮釋的重要性。
 1. 首先，一個結構破洞的三角關係：一位 A 演員和 B、C 演員連結，

B與C並不認識，Simmel說這樣的關係有三種不同的重要性：作為橋梁的行動者(如A)調解這樣的關係，例如一個人調解勞資雙方的衝突、國會的第三黨，或是孩子介於父母之間，使得父母感情加深(B與C認識)；也有這個橋梁行動者從B與C的對立或競爭中間接地獲利，Simmel將這叫做「得漁翁之利的第三者」(*tertius gaudens, the third rejoices*, from George Simmel, 德國社會學家)，例如國會的第三黨，受眾人追求者，父母離異的小孩等。當A行動者積極地利用這樣的情況，「分而治之」(*divide and conquer*)就會產生，例如父母離異的小孩會使父母對立已獲得更多的零食，一位經理會讓員工競爭業績以更能控制一個部門，殖民者會讓部落或民族間對立以增加對特定族群的控制。

2. 重點是：同樣的結構要素有著潛在不同的意義，特定的三角結構可能富有多種可能性的意義；不同的文化情境和期望也可能會改變意義含糊的網絡結構與彼此不同的社會群體(p. 27)。

六、From Triads to Larger Network Structures 從三角關係到更大的網絡結構

(一)、 Cohesive subgroups 團結的次團體: A與B避開C，C去找A與B討厭的人，於是形成次團體，在比較密集連結的場域(locales)存在著，一群連結中每個點都彼此相連，即形成一個小圈子/黨派(*clique*)(p. 27)。

1. 我們常常將社會網絡視為不同種類的社會物件(object)而非群體，*cohesion* 團結這個概念可以讓我們處理群體——這個我們常常認為有認同感或共享的規範和實踐——是一種特別團結的社會結構(p. 28)。因此，研究團結的次團體的網絡結構(例如音樂的次團體)，將組成他們的「物以類聚」和「多重性」納入考量，可幫助我們更明確地理解為何某些群體會聚集在一起。
2. 也可以探究在某些網路空間存在的連結缺口如何在次團體之間表達敵意——敵意也許是這個次團體的原則。
3. 從文化來看，意識到某些行動者使用特定的分類型態，觀察他們使用特定的語言(如俚語 *slang* 或行話 *argot*)，可以讓我們預期社會網絡連結在某些地方集合(*congregate*)，而且團結通常由持續的共同認同感和溝通過程維持，因此，可以期待這樣的文化因素存在時，群體會浮現出來作為一種特別的網絡結構。
4. 事實上，要維持純粹的次團體是困難的，真實世界的網絡通常包含更多不平衡的三角關係，並非作者提出的模式(團結的次團體)可以預測的。例如A的朋友B和C做朋友，A討厭C，這可能是因為A忌妒C，或是A懶得與C做朋友，或是B是有多重人格，和A與C以不同的方式相處。作者認為身分的多重性

(multiplicity)和社會互動的動態樣貌是社會現實，量化的網絡分析可能無法處理(p. 29)。

(二)、 Reachability 可觸及性

團結的次團體是相對密集的聚集圈，所有的成員(ties)可以相互連到(reach)，幾乎所有團體外的人是無法進入的(unreachable)。從文化觀點而言，reachability 可觸及性的概念是重要的，任何事物的傳遞是透過具體的網絡連結，趨勢、流行、符號、信念等等無法超越次團體的邊界，除非某些成員和團體外非會員的結點有連結(p. 29)。

1. 作者回到 Granovetter 的強連結(strong ties)和弱連結(weak ties)的區別：他主張弱連結其實有強大作用的，弱連結以橋樑的方式將一個網絡場域(locale)連到另一個場域，這些橋樑在網絡中產生更多和更短的路徑，可大範圍地散播訊息、協議、實踐和價值，因此將橋樑(弱連結)移除會對傳遞的可能性造成損害。例如，八卦可能是透過弱連結傳遞的，而非強連結；特定的集體抗議或創新的政策也可能透過弱連結傳播，帶有全球影響力。弱連結是特定文化意涵和過程的導體(conduit)(p. 30)。
2. 此外，弱連結本身在現代的文化架構下是受到重視的，因為其強調個人自主性和網絡連結作為社會流動的一種方法。因此，累積弱連結的過程可能賦予(confer on)人們世界主義的態度。
3. 「小型世界網絡結構」：「團結的次團體」和「可觸及性」聚合 (引用 Watts, 1999)，在地的層級(at the local level)有緊密的連結群集(tight clustering ties)和短的路徑連結，在這樣特定群集處的行動者可以以非常短的步伐觸及所有其他的群集 (p. 30)。因此小型世界允許在地互動，使得創意想法和文化得以醞釀和輸出，並且能很快地散播那些想法與文化。

(三)、 Hierarchy 階級 (pp. 30-31)

1. 以運動聯賽為例說明：A 打敗 B，B 打敗 C，A 打敗 C，形成有次序的階層/階級(遞延性三合一關係)，經過一季的比賽產生排名(rankings)和 the standings 聯賽排名榜。這些排行表示每一隊的位階差別，因此這是從結構面移到文化面來看比賽結果到排行這件事。排名前面的隊伍會用「名聲」來威嚇表現不好的隊伍，所以名聲成為維持網絡結構的一項因素。
2. 大型網絡結構不必然決定小型的三角關係的聚集。例如，作者的研究，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個人信用關係(credit relations)的網絡研究，發現在許多佛羅倫斯菁英之間信用的流通，是一種巨觀型態，作者認為是菁英集體團結的象徵，但發現信用的流通並不是從許多平等的循環三角關係形成的，而是

從許多的遞移性的三角關係產生。所以，循環的三角關係可能在在地層級意味著評等，但也可能使人孤立於較大的網絡結構中的互動圈，而阻礙了它們形成較大的圈子。循環三角關係以不同的方式作用，因此意味著不同的意義，依個人分析的層級決定。

(四)、 Centrality 中心性

1. 在真實世界的網絡中，連結(ties)分布不均。有些結點(nodes)比其他結點更具中心性，可能是因為他們有比較多 edges 與其他結點連結(向內或向外)，或是因為它們只花了幾步就與許多網路中的結點連結(它們與很多其他結點接近)，或是因為它們在許多結點之間的路徑上(lie on paths between many nodes)，或是因為和其他強大的或是地位比較高的結點連結(如它們自己一樣)。
2. 無論中心性如何測量，這個概念通常被視為具有名望、權力，或是影響力的意思，網絡結構意味著它們代表的群體 (p. 31)。
3. 網絡中心性的功能是累積資源和獲取名聲以擁有特定的可欲的特質/標誌/象徵 (p. 32)。
4. 社會網絡分析近年來關注網絡結構生產的過程，在呈現中心化的網絡中觀察到「偏好依附的型態」(a pattern of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結點們已經具有許多連結(ties)會吸引更多連結(ties)，而那些只有一點連結的結點便不會再連結其他的，也會失去它們寄有的連結(ties)，這是「富者更富」(rich-get-richer)的現象。如果你很有錢，人們會願意借你更多錢，反之亦然。
5. 文化因素會影響偏好依附機制的運作: 第 32 頁最後一段的描述(不明)。

主講人：李文富

Mclean, P. (2017). *Culture in Networks*. Malden, MA: Polity Press. (pp.34-62)

第三章

一、本章目的

本章主要從文化社會學角度說明文化在網絡研究的重要性，亦即網絡研究離不開對文化的理解，以及如何運用文化做為網絡的分析工具。基此，作者在本章中企圖處理三個部份：一、與網絡研究相關的文化要素；二、引介過去幾十年發展起來，網絡導向的文化研究方法；三、網絡分析在文化社會的重要性與意義。

二、名詞翻譯

1 Clifford Geertz 的經典名句：culture is made up of “webs of significance”-文化是由意義的網所編織而成

2 Ann Swidler

(1) Culture as Toolkit –文化工具箱

(2) Repertoires-腳本/劇碼

3 norm –規範

4 schema-基模

5 E.Goffman /Mead

(1) frame-框架 (2) symbolic interactionism-符號互動論

(3)generalized other-類化的他人/概括化他人

6 P.Bourdieu

(1)Dispositions 秉性 (2)habitus-慣習/生存心態

(3)capital-資本 (4)field-場域

7 niche-利基/生態棲位

8 figuration-組構

9 framework-架構

三、本篇架構

壹 前言

貳、對網絡社會學來說，文化的重要元素

一、實踐與腳本(劇碼)：文化視為工具箱

二、文化視為規範

三、文化視為基模和架構

參、對網絡社會學來說，文化的重要研究方法

一、布爾迪厄：文化視為生成的秉性

- 二、文化架構的生產
- 三、文化是網絡理論的核心
- 肆、為什麼文化社會學需要網絡
- 伍、結論

■、各段重點

壹、前言

- 一、講述文化意涵的豐富及複雜
- 二、Clifford Geertz：文化是由意義的網所構成，意味文化可以從不同點切入及詮釋。
- 三、相較過去對文化者意義的 thick description 深描，本文關注近來社會網絡學者所關注及要找尋的理論：既關注「社會結構」又關注「行動的解釋性」
- 四、說明本文三大目標：一、描述重要的文化要素；二、引介過去幾十年發展起來，網絡導向的文化研究方法；三、網絡分析在文化社會的重要性與意義。

貳、對網絡社會學來說，文化的重要元素

一、實踐與腳本(劇碼)：文化視為工具箱

(一)幾十年前，社會學家傾向於從價值觀和信仰的角度來思考文化。參與一種文化就是分享對世界的具體信仰，並具有指導個人行為的特定價值觀。人們被視是文化的容器，而不是文化被視為人們行動的工具

(二) Ann Swidler (1986, 2001)認為，文化更像是一個工具組。Swidler 建議人們不要表現得像對這個世界有一套統一的信仰，而是借鑒各種做法，手勢，短語的轉折，和動機的詞彙，在他們認為適合當前情況時調用和重新組合這些要素。我們可以在不同的時間使用不同的行動腳本/劇碼。這種將文化視為工具箱，允許採用這些文化工具來實踐的個人或組織的行動。

(三)把文化視為實踐或劇碼結合社會網絡的分析是有用的及具啟發性。相連結的行動者網絡讓文化實踐在社會空間中更頻繁地傳播與擴散。

★ 文化工具箱補充

1、Swidler(1986：276)認為：不同的文化情境，會形塑不同的文化工具箱或腳本(劇碼)，使得在此文化領域中的行動者，得以在一定的自主空間裡，選擇性地運用不同的文化元素，建構具有社會意義的行動策略。文化對於人類行動的影響，並不是提供一些行動導向的終極價值，而是透過形塑一個習俗、技能和風格的腳本(劇碼)(repertoire)或工具箱(toolkit)，讓人們建構自己的行動策略。

2、文化工具箱同時具有社會共享意義的特質，故而生活在此文化中人，得以進行溝通(Sheffy, 1997)。Swidler(1986)認為，透過文化工具箱的使用，一些在社群中共享的行為模式及觀點，得以產生，團體成員也能以一種可接受和有意義的方式，組織他們的社會生活和進行溝通。但也因為這些文化工具箱的共享

意義，故而人們在進行溝通和思考時，必須以這些共有的文化工具為之，而深受這些工具箱影響與限制。

3、Geertz(1973)和 Cole(1996)等人的概念中，雖然也強調人使用意義之網或人造物，以解決問題及創造文化的主動性，但是這兩位作者並未對這個主動性過程及其可能造成的意義多做說明。

4、Swidler(1986)的文化工具箱概念，不只延伸了 Geertz(1973)意義之網的中介概念，並進一步以生活風格及文化的角度切入，將其擴大定義為，各種成套多元並存的生活風格與習慣實踐的文化工具箱，且透過多重選擇概念的提出(即多元文化工具箱或常備劇目處於並存狀態，人們會自其中選擇某些工具箱以解決問題的過程)，更具體說明了人類能動性的來源，在文化與心靈互動問題中，將人類置於一種更主動的地位，對於人類行動的看法，顯然具有更積極正面的意義。

二、文化視為規範

(一)"規範"一詞指我們對於在特定情況下採取什麼適當行動可能抱有的一套信念或期望。規範就像經驗法則指導我們的行為。規範有時包含一些道德內容，因為違背規範的行為可能導致不利。例如：穿西裝參加面試是一種普遍的規範，儘管它沒有法律性質；或是酒後駕車。

(二)思考規範如何引導社會網絡的形成，以及網絡在社會規範的形成和加強方面，是很有啟發性的。規範可以指導我們建立的關係，例如我們應該與誰建立關係。

三、文化視為基模和架構

(一)基模是一組心理結構，它塑造了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和知識，有時並不完全能意識到。基模的概念包括諸如"慣例、處置方式、行動原則以及言語和手勢習慣。這些是文化結構，而不僅僅是我們感知世界的生物特徵。

(二)基模與規範的差異。首先，規範具有道德內涵，而基模基本上是感性的和認知的；第二，規範通常可以就具體、個別行動或情況而訂定，但基模的概念表明一套更複雜的相互關聯的觀念和規則，其中一些(但不是全部)可能具有規範性方面。基模的某些方面可能更多地與思維方式和行為風格有關，而不是與如何表現的"社會事實"有關。

(三)框架這概念與基模類似。Jan Fuhse (2013:191) 將框架定義為關於"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抽象和一般模型"。框架是基於社會互動，而不是一種基模，因此更徹底地影響社會網絡內的行動。框架的建立是對一種社會情況的共同理解，從而在內部產生期望情況(特別是在人際交往中)，關於應該做什麼，應該怎麼做，以及與誰在一起。框架可以備視為社會網絡活動的基本工具，對不同群體有不同的表達。例如：人際關係，在任何特定時間，多個框架發揮作用，某種互動可被理解為"友誼，偶然的熟人，調情，戀情，愛情"。

(四)規範、基模和框架。框架是流動的和偶然的；規範靜態變化不是很快；

天主教的異性婚姻概念可是維一種基模。

參、對網絡社會學來說，文化的重要研究方法

一、布爾迪厄：文化視為生成的秉性

(一)他闡明行動如何受到他所謂的慣習/habitus 的深刻影響。Habitus 指我們承擔的一套精神秉性，以及我們對事物進行分類所遵守的原則，源於我們佔據的特定結構位置。

(二)Habitus 是一個概念，用來表達文化是如何形成經驗的，特別是它如何有助於社會秩序的再生產，包括以不平等為特徵的社會關係模式。

(三)Bourdieu (1984 年) 強調，社會不平等-區別(distinction)-是通過文化物件和實踐來展現(cultural objects and practices)。那些物件和實踐的意義是雙重關係的。相對於誰擁有或頒佈這些物品的人和群體而言。

(四) Bourdieu 藉由社會資本的概念和不同資本形式可兌換的概念，提供了一個概念架構來思考社會網絡模式和文化品味如何相互連接和相互滲透。

(五)例如：不同階級的品味、法國教育的文化再制...。不同資本的轉化。

二、文化架構的生產

三、文化是網絡理論的核心

(一)mid-1990s 文化納入網絡理論的核心，社會（網絡）和詮釋（文化）與社會秩序基礎建設密不可分。社會網絡是如何形成與呈現？文化形式如何引領網絡形成？

(二)Joel Podolny 形容文化像稜鏡，透過參與者間網絡連結的鏡頭（文化）評估市場中被分級、評等的參與者特性，而網絡如同許多不同材質大小的管子藉由連接器相連。

(三)網絡的連結的意義常會由另一網絡連結而產生，我們會用清楚地特定網絡框架來避開關係錯置。

(四)網域概念如文化社會學家所說像一組被限制的演員透過獨特溝通方式進行互動，同一個網絡可能涉及幾個不同網域

肆、為什麼文化社會學需要網絡

(一)文化的社會學研究必須把文化安置在社會結構和社會互動中，而網絡分析提供最嚴密和靈活的方法之一，去安置、觀察及標定(繪製)那些具體文化現象的發展。

(二)文化的某些特徵應該被理解為浮出來的特性，而不是簡單地給出(既成事實)。網絡是文化特性潛伏及浮現的地方，文化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發展，這取決於這些不同的網絡路徑和結構。換句話說，以文化為導向的社會學家必須敏感地認識到這樣的事實：文化可以通過網絡被建構、強化或改變，不同的網絡結構將文化引導到不同的方向。

(三)人不是泛泛與抽象的存在，而總是在關係與相互依賴中存在(Crossley 2011: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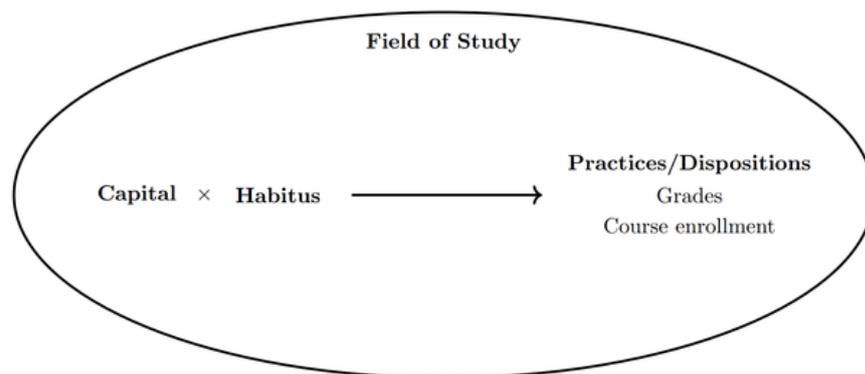
(四)所謂的社會世界是由一直在進行中"不同行動者交互作用的網絡" (2011: 138) 和"被分享的意義、目的、知識、理解、身份(集體和個人)、公約等所有這些都影響到其中的人的行為方式" 所組成(Crossley 2010b: 7; also see de Nooy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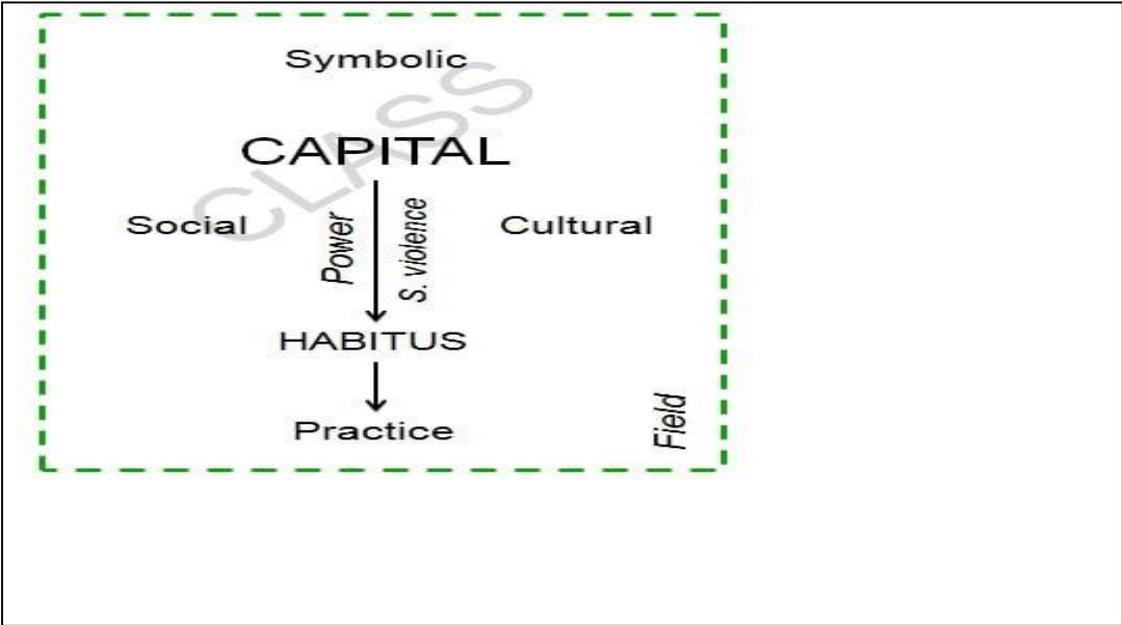
(五)關於社會行動者的互動研究(存在於其間及由此而來的交互主體性)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W. E. B. Dubois, Charles Horton Cooley, George Herbert Mead, and Herbert Blumer 。

伍、結論

(一)不以某種無形的方式，而是從文化所在的特定社會空間和通過社會互動，來思考文化是很重要的。

(二)網絡提供了一個掌握社會互動模式的架構為。這些模式在文化發展可以獲得一種建構效應。因此，那些打算做文化分析的學生，特別是通過人類學方法，應該要把網絡資料與文化資料是為同等重要來蒐集，去看看這裡面的意義是如何被具體地塑造和通過網絡來擴散。





研讀範圍：Mclean, P. (2017). *Culture in Networks*. Malden, MA: Polity Press. (pp.65-110) (PP.111-154)(pp.155-180)

主講人：洪詠善、蔡進雄、鄭淑惠 主持人：黃瑄怡

主講人：洪詠善

Mclean, P. (2017). *Culture in Networks*. Malden, MA: Polity Press. (pp.65-110)

第四章 透過網絡形成的文化：傳播、傳染、感染、迷因

頁碼	概念	作者主要論述	延伸思考
65	傳播	<p>手機擁有率與使用率神速增長，導出了科技傳播 (diffusion) 的議題，使用科技是傳染的(contagion)歷程。使用科技成為現代化、富有、個人風格的象徵。手機使用成長呈現 S 傳播動態曲線。</p> <p>這種現場發生有其軌跡可循。一開始是透過無孔不入的廣告，再者，你身邊的朋友積極鼓吹催化，就像傳染病，一接觸就感染。</p>	科技治理或是宰制
66:2	社會網絡的意見領袖	<p>社會網絡是理解傳播模式或形態的重要概念。網絡中特定的人或組織促進了傳播。有些首用嘗鮮者往往成為意見領袖，進而掀起風潮。許多文化產業有其意見領袖加速傳播，例如時尚雜誌、設計師/電影/飲食評論等、如果缺乏了橋接中介使用者或社會網絡連結者，傳播就會停止。</p>	意見領袖需要透過中介物與網絡來感染眾人
67:2	象徵與模仿	<p>啟動傳播歷程的機制，例如受到朋友影響，或是希望如同所謂高級品味者一樣，模仿意見領袖是重要的機制。例如時尚，重點不是你認識他/她(如時尚大師)，而是他/她的文化品味的連結。物件傳播同時，行動者象徵地位也同時傳播，傳播訊息和直接網絡互動是重要的。</p>	我...我驕傲...
68	傳播歷程是價值再創新	<p>傳播往往與文化物質傳遞有關。日常可見的音樂品味、時尚、社會規範等都包含著文化”事物 things”的文化過程。狂熱粉絲的 birberfever(流行歌手發燒友)現象也是類似機制。Evertt Rogers 的創新傳播研究，發現重點在於新點子、實作或物件的「溝通」，因為創新是社會過程而不只是技術的事情，創新需要被溝通的包含行為還有文化基模。</p> <p>Pogers 強調傳播歷程中再創新的價值，傳播不是複製。</p> <p>Elihu Katz:好的傳播研究能回答這些定義：(1)物件、觀點或實作，(2)時間推移，(3)採用的單位(個人或團體)，(4)溝通頻</p>	素養教學/意見領袖/多元專業與網絡/不同詮釋與理解/文化實作/認同與採用

		道，(5)社會結構(社群，階級)，(6)社會價值或文化。 社會傳播歷程的研究如果缺乏對於文化作為內容與脈絡的理解，這樣的研究就只是技術的練習。傳播過程中再創新、重組、在地調適、即興等能夠幫助我們看見傳播過程中的文化形塑。	
社會網絡如何影響傳播			
69-70	The patten of ties	社會網絡結構會影響文化傳播。以醫師使用四環素的研究發現，具有醫藥專業的醫師往往是早期採用者，醫師與其同儕網絡的強烈與正向態度影響首次使用新藥的時間，換言之，文化與社會網絡的影響大於藥本身的價值。 影響人們的觀點來自直接連結外，還包含共享社會結構位置。網絡形式如何影響傳播速度與過程?在高密度網絡傳播往往比較快速與全面，其次從過程來說，一開始投入新科技或運動，往往需要狂熱網民(clusters)才能造就熱潮。 Oliver & Myers 提出另一種網絡結構，以抗議運動而言，發起者透過鬆散網絡擴大傳播力，或如星型結構或是 hub，能創造帶動潛在行動者，但是卻無法擴大傳播力。傳播包含實作，需要我們的投入與承諾或是認同。	香港反送中的鬆散網絡
71-75	複雜傳染 complex contagion	在小世界的網絡中，紐帶 ties 是叢集群聚的，當彼此連結相對少與弱時，該弱聯繫是叢集間的橋梁，結構上而言，弱聯繫有助於傳播更遠、以及加速與延長過程。 廣告在早期是重要的傳播媒介，不過後來口耳相傳傳播力道會取代廣告。因此文化物件傳播涉及期待改變一個人文化品味。以文化市場為例，超級巨星或是暢銷金曲是如何形成的？Salganik 提出成功關鍵往往不在明星或是歌曲內在本質，而在於消費者互相影響文化品味或選擇。有一個預測熱曲實驗發現，人們聆聽與自由下載音樂時，相較於只有知道樂團訊息，如果能夠看到該曲被下載的次數，更容易受到影響而推播與認同該樂曲。 真實世界中，大眾媒傳是引導大眾特定方向的的重要媒介；文化是被生產的，他人的評論推薦往往影響消費者的決定。綜言之，文化傳播在不同人際網絡影響下往往有戲劇性的改變，因此最佳演員並不保證就會獲奧斯卡金像獎。	COVID-19 院內醫護人員或清潔人員 部落客或是網紅推薦
社會運動的網絡、文化與傳播			
75-79:2	社會運動	近年國際社會運動如阿拉伯之春、攻佔華爾街...，許多研究指出個人紐帶聯繫是引動更多參與者的關鍵，網絡的重要在於其中所傳遞的意義，對於動員的不同解釋來自將網絡視為	社會運動 1.0-4.0 抗爭、靜坐、網路請願、協作

		<p>訊息傳遞作用，以及網絡型塑認同，顯然後者將社會運動動員員視為文化實作，社會運動是新文化的叢集，包含新認知架構、行為慣習、組織形式、戰略等。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社會運動戰略：價值性、團結、數量、承諾(WUNC)，因此策略行動包含採用象徵符號(如衣服顏色)、實作(請願、人龍、路障)，追溯當代社會抗議運動的傳播，發現內容與路徑有所改變，例如甘地在印度發起的非暴力的社會運動影響美國 1960 年代金恩的人權運動，時進當代，運用網路的社會運動即 e 戰略，來達到動員目的，如線上請願、促進民主運動的參與與演化，Wang & Soule 社會運動組織網絡協作是二十世紀末的最醒目的特色，協作成為抗議戰略傳播與架構運動目標的溝通。</p> <p>社會運動領導者最重要的是建立脈絡化事件的架構以激勵人們參與。如詮釋性架構行動者建構界定議題、問題與解決方法、負責的政黨與政治訴求等，例如 2006 美國 MeToo 運動(性騷擾)影響歐洲討論勞動市場中的性別關係。架構潛在性騷擾關係就是一種傳播過程，包含當地採用性騷擾的概念以及當地情境中有關的情境。</p>	<p>文化市場中的意見領袖與社會運動領袖，兩者之異同</p>
<p>全球社會運動與網絡時代的傳播</p>			
79-81		<p>全球性社會運動透過跨國組織與行動者的非正式網絡提升全球關注，不指運動大眾傳媒，更透過社會媒體(自媒體)，讓抗議行動創造社會認同。此趨勢讓當代傳播變得更複雜與混亂，抗議網絡連結透過數位媒體紀錄與傳播，這種模式的社會運動以及抗議溝通的文化內容都是未來可深入研究的重點。當網路溝通技術大量創造的圖像、散布的觀點、政治謠言或是假訊息，可運用網絡分析方法(NA)分析與追蹤這些觀點或圖像的傳播。</p>	
<p>其他領域的傳播:宗教、經濟、健康、時尚</p>			
81-84		<p>社會學領域在研究傳播過程也在一些領域值得發展網絡與文化取向的研究。例如宗教，特別是另類宗教的傳播，通過宗教基模(例如牧師的溝通模式)吸引與擴展信徒。經濟社會學的防禦策略，如股東權益計畫對抗潛在惡意的併吞；如流行傳染病，文化議題也是重要的(如 COVID-19 義大利)，健康行為如抽菸肥胖等，在社群網絡中文化形塑與造成行為改變。例如以前視自閉症為疾病的認知，透過網絡知識傳播協助父母更加了解與找到適合的醫生。最後時尚領域，世界時尚的傳播過世視複雜與多途徑的，包含街頭次文化、某特定</p>	<p>韓國新天地 文化影響健康形象與行為</p>

		階級，透過媒體、全球市場行銷的操作、明星加持等等，時尚傳播可以透過觀察大眾或是網絡溝通訊息…。時尚傳播可以有很好的研究架構，但是準確追蹤連結具有挑戰。	
新方向：迷因的傳播			
84-88	迷因	<p>作者最後提出迷因 Memes、網路文化內容的傳播分析是社會學者可以耕耘的未來有前景的研究方向。</p> <p>迷因由 Richard Dawkins(1976)提出的，(維基百科：迷因又譯模因、文化基因、迷因等，是文化資訊傳承時的單位。迷因目前比較公認的定義是「一個想法，行為或風格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的傳播過程。」這個詞是在 1976 年，由理查·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所創造，將文化傳承的過程，類比成做生物學中的演化繁殖規則(有共同先祖、隨著環境改變進化、優勝劣汰等等)。迷因包含甚廣，包括宗教、謠言、新聞、知識、觀念、習慣、習俗甚至口號、諺語、用語、用字、網路爆紅事物等。)</p> <p>例如網路社群溝通的表情記號：)是基本款，當然多數迷因是複雜的，例如 2012 江南風格吸引產製了許多訊息和圖像於網路傳播，騎馬舞蔚成風潮，這是文化能動的複雜形式同時廣泛被改編。迷因內容包含多元要素，例如不同人物、色彩、文本，迷因也有不同的形式，可看、可聽、影片、廣告，有一些梅因有其立場，迷因往往對生活世界的反諷或批評，因其督元內容、形式與立場而讓文化傳播研究增添複雜創意與多樣性。例如 2016 年 Tiktok 抖音，可視為一種組織的類型，所有言說、內容、形式、立場漸漸成為網路文化工具箱，象徵迷因次文化。</p> <p>迷因傳播過程包含文化物件經由清楚界定、豐富的文化實作劇本與基模的傳播。文化物件操作透過為使用者即興文化行動，其動機來自模糊的社會威望之渴望或群體的歸屬感。網絡與文化交相作用的探索需要結合量化(如大數據)，以及質性文本閱讀以及對不同情境中不同文化的敏感度。</p>	迷因/文化基因拆解文化內容與傳播單位，網絡與數位媒體時代，文化物件的傳播內容、形式、立場的再創造的多樣性與短暫性，是時代殘跡或是片羽?

第五章 網絡中的文化：文化的網絡起源

頁碼	概念	作者主要論述	延伸思考
89-90		本章主要內容說明存在或透過社會網絡的文化現象的起源，如角色、認同、規範、態度、風格等。作者分別從結構和互動取向來分析網絡結構與歷程如何產製文化（含次文化）。	社會學結構功能論與象徵互動論
位置的角色與認同：結構取向			
90-95:1	結構洞	<p>社會結構是社會關係的有序安排，個人在此關係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家庭結構、學校結構…中的位置與角色)，以及其應該有的規範或文化腳本，例如岳母代表婦女和女兒配偶的關係。結構的量化分析，網絡節點 nodes 區塊 block? 呈現部份的內部關係，同時區辨區塊釐清社會網絡中彼此位置的連結。(博士高教就業地圖)相同位置的人具有相近世界經驗也發展相近文化觀點。例如 A 校有孩子被同校小團體毆打，B 校有孩子也被同校小團體毆打，我們還是可以從跨校非正式團體位置分析辨認霸凌角色。Bearman1993 分析導致 1642-1645 英國(內戰)革命，親屬和宗教網絡，其中主觀認同是個人有目的性行動的基礎，個人社會位置類別包含職業、宗教等附屬關係決定行動的關鍵，當地方仕紳與國家菁英連結，特別是宗教認同，影響地方的認同與規範，因此”關係”產生了修辭。</p> <p>Hollywood 電影工業的演員、導演、製片、作曲家的網絡關係，傑出的作曲家為傑出製作工作，反之亦然，彼此相互成就，這種過程 Faulner 稱為塊狀模型 blockmodel，重點不再你有多傑出，而是你和誰一起工作。</p> <p>結構的傳統重要貢獻者之一 Ron Burt 分析醫師使用新藥的網絡分析(Ch.4)，提出網絡中的結構洞 hole，基本概念是在網絡中間斷不連結的位置之間搭建橋樑或入口，例如經紀人在權力和利益之間溝通，居於結構洞的人可以運用新的方法溝通獲得創新聲譽（如課綱轉化詮釋者在課綱研修端與使用端之間的位置）。</p> <p>註：結構洞是社會網路中的某個或某些個體和有些個體發生直接聯繫，但與其他個體不發生直接聯繫，無直接聯繫或關係間斷(disconnection)的現象，從網路整體看好像網路結構中出現了洞穴。</p>	<p>成為塊狀模型中的節點，</p> <p>Harvey Weinstein 性醜聞事件啟示</p> <p>John Towner Williams 和 Steven Speberg 合作侏儷紀、辛德勒名單、搶救雷恩大兵等。</p> <p>課綱研修小組、輔導團/學科中心、各種課綱講師/教師社群課綱詮釋實踐誰以及如何能夠站在結構洞的位置？如何扮演角色？</p>
品味與規範的網絡場域			
95-97	群體規範品味的網絡傳播	<p>群體中的意念觀點如何出現與聚斂是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傳統。討論網絡中的規範要放在傳播情境中，特別是政治社會學者處理國際議題時，規範與品味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在特定行動者在特定場域中共享與實作，因此規範或品味的傳播要關注團體</p>	<p>群體規範與社群經營都需要內聚力，在當代民主社會機制</p>

	<p>中個人間的協調或相互調適行為。</p> <p>關於網絡中如何形成規範的機制，有個研究提出多數漠視 (pluralistic ignorance) 情境，也就是即使多數人私下拒絕該規範，但是默不吭聲…。Solomon Asch 的實驗建議，人們傾向有一個共識判斷，即使違反個人感知，也不願冒險被貼標籤或懲罰。對組織新人也是證明其忠誠的作法。關鍵問題是有多少被要求傳播規範的真心信持者?網絡結構如何運作?</p> <p>以品味透過網絡形塑與聚斂的研究為例，Kane 以數據分析十八個讀書會學生如何詮釋一本小說，包含面對面的討論還有學生社群溝通的資料分析。研究假設是異質的社會網絡誘導提高參與高文化活動次數，而網絡連結度越密，參與者越能一起行動。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常常按喜歡的朋友圈，參與高於三次，比起過去一年可能只有一次一起運動的朋友關係，同樣，不緊密的朋友圈中的學生只有三分之一過去一年去拜訪過博物館。</p>	<p>或社會運動，無形的觀點認同是否強過有形規範，因此，社群經營要有相同理念觀點的認同，才會影響社群中行動者的行動。</p>
--	--	--

網絡作為文化孵化器：概念基礎

98-99:1	<p>社交圈</p> <p>結構取向塊狀模式將文化(認同、意念觀點、聲望等視為結構位置的結果，影響態度聚斂的解釋。更多近期研究針對社會網絡如何產製文化輸出採取非決定論立場。</p> <p>隨著 1980 年代以來網路出現，改變組織型態，在經濟社會學研究中，組織是流動的而非嚴謹階層的，因此更嚮往團隊共創與網絡風格的組織與文化發展，以孵育超乎預期、創造性的、以團隊為基礎的革新。</p> <p>Charles Kadushin 提出社交圈 social circle 概念，運用 SNA 方法觀點提出者的正式與分正式網絡關係，彼此影響。在社交圈的大傘下，發展出不同的圈，如價值、美學、宗教在知識圈產製傳播形式，或是文學、藝術、文化在運動圈，科學知識產製者操作隱形學院，其成功來是同儕評鑑或是動態工作市場，如品味、風格在網絡中是流動的，在學術網絡新觀點的傳播與意見領袖有關，多數提出意見與觀點者，同時也是循環圈中的消費者，透過討論爭辯而調整，而非僅是「傳播」。換言之，新觀點是在網絡互動中創造，在 Kadushin 有名的「美國知識菁英」研究中，發展出社會網絡地圖描繪連結關係，包含你和誰談話?誰被提到是重要的?在公共意</p>	 <p>social circle 教育學術圈的形成與創生</p>
---------	--	---

		見形成過程中。	
網絡作為文化創生 Germinator：實徵應用			
99-103:1	科學知識與科學社群	<p>科學是網絡知識的產物，科學進步是科學社群的協作成果，科學家在工作坊、研討會、基金會、智庫等等場域討論彼此研究，進而發表論文、實驗室工作、尋求補助等，他們相互訓練，將研究傳播出去（third parties 民主共和黨以外的黨）…。Crane 研究指出 1970 年代三分之二的研究者是單一學術網絡的會員，後期一些研究(James Moody)繪出社會學者協作共創的網絡空間，提出社會互動模式與觀點結構的直接連結。進而分析十萬作者共創社會學論文形成內聚 cohesion 機制，社會學因而越加分化，如犯罪學、比較歷史社會學…，隨時間漸漸形成高內聚的整體。科學社群協作有領域差異，如物理合作研究計畫往往很龐大，化學與心理學的合作計畫則範疇廣泛無所不在，但規模小。學術知識內容研究所需空間場域、經費需求等等因素會影響網絡連結的型態與大小。</p> <p>科學學術社群的知識產製不只通過網絡，而是往往就存在網絡中。</p>	教育學們的內聚與分化
103-107:1	內聚力與創造性藝術網絡	<p>以網絡為基礎的視覺藝術與音樂作品產製研究則提供多維度前景研究的可能。如 Richard Peterson, Howard Becker, Robert Faulkner 等研究者。以 Uzzi, Spiro 研究 1945-1989 百老匯音樂劇創造重要角色為例，音樂劇團隊包含作曲作詞、劇本寫作，一旦在某劇合作，容易一再合作，藝術網絡是個小世界，彼此直接合作，創新則是透過有經驗的專家以舊元素的重新組合，創造性的網絡內聚力太強，那麼作品就會高同質性，音樂作品往往透過網絡中聽眾作為濾網，進行文化分類與轉譯決定作品的成功與否。如果創造性的藝術網絡(不同專家角色)的互動很重要，互動能催化創新。作為一位藝術家，非常仰賴他人的認可與網絡推播。</p>	<p>藝術家的特質，透過異質互動的網絡達成創新。紐約百老匯劇場藝術的創新，例如 Sleep no more 互動劇場</p> <p>https://mckittrickhotel.com/sleep-no-more/</p>
107-109	守門員	<p>關鍵藝術網絡參與者擔任守門員，借用結構洞概念，例如影評家、米其林評鑑家，仰賴他們在網絡中的位置以及聲譽，控制維持這個領域的品質還有品味。網絡紐帶 ties 被博物館用來評鑑與決定贊助哪些藝術作品，不過這樣守門員角色往往形成文化品味霸權，網絡中的人們決定容易以慣性而非理性算計。</p> <p>一個夜店樂團研究，原創樂團透過綿密網絡訊息傳播來克服相對不穩定聽眾問題；另一演奏流行音樂的樂團，透過樂團、經紀人與夜店雙邊商業紐帶關係經營相較穩定的市場，而原創的</p>	教育學術社群或是課網實踐需要守門員?如何維持持續活力創意兼具品質，避免霸權與單一。

		樂團則漫遊各夜店，滲透以黏合網絡；網絡與文化不只是網絡結構下的文化產物，不同文化要素催化不同網絡發展。	
110	文化網絡	當代有豐富機會運用量化與網絡分析由藝術史、歷史學、文學、藝術社會學家的藝術共創的案例；應用社會網絡分析工具能夠持續產生命名不同類型音樂，如雷鬼、hip hop…。在網絡結構中，文化有決定論的效果，然而，重要的是文化與網絡相依相生。	對教育領域研究的啟示

主講人：蔡進雄

Mclean, P. (2017). *Culture in Networks*. Malden, MA: Polity Press.(PP.111-154)

Culture in Networks(Paul McLean, 2017)

第六章

Networks from culture: How norms and tastes shape networks(pp.111-133)

第七章

Networks of culture: Culture as relational structure(pp.134-154)

說在前頭：

整體說來，第六章是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文化，探究文化品味如何形塑人際網絡，第七章是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文化網絡，接下來的分享導讀主要是集中在分享第六章來自文化因素的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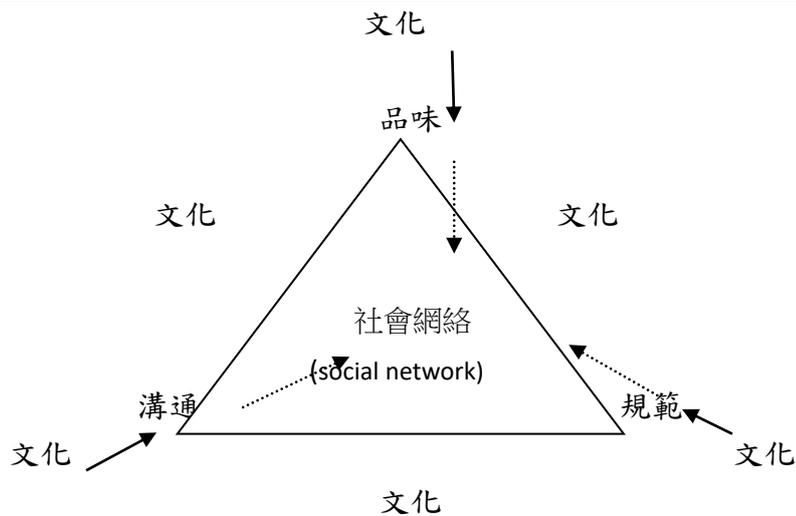
來自文化的網絡：規範和品味如何形塑網絡

Chapter6 Networks from culture: How norms and tastes shape networks(pp.111-133)

這章的重點主要是聚焦於第 112 頁作者所提出來的三大重點加以開展的：

More precisely, we will explore:

- (1) ways in which cultural tastes and worldviews affect the composition and topology(shape) of personal social network.
- (2) ways in which cultural competencies and communicative skills affect network tie formation.
- (3) ways in which people's cultural norms and schemas produce pattern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al networks.



進一步闡明如下：

一、文化品味影響人際社會網絡

--ways in which cultural tastes and worldviews affect the composition and topology(shape) of personal social network.

文化品味會影響人際社會網絡，講白一點，就是我們常說的同溫層或圈內人，文化品味相同的或相似的會聚集在一起，例如對音樂喜好的會形成其網絡，書法的愛好者也會形成其人際社會網絡。談到品味，文中也提到文化資本大師 Bourdieu 的觀點，總之不同品味導致不同的社會連結(p133)。

延伸閱讀與討論—秀異(distinction)

Bourdieu 曾提出秀異(distinction)的概念，過去我們常以經濟資本來區分階級，可是 Bourdieu 認為有些人會以文化品味來展現並區分與其他階級的不同，例如貴婦買名牌包，富二代開天價的跑車，臺灣早期有錢人裝金假牙，聽說大學音樂教授不會特別喜歡流行音樂，而是偏愛古典音樂。秀異！秀異！透過品味秀出自己與別人的差異及社會階級，而形成獨特的人際網絡，所以才會有所謂的「貴婦團」。

二、文化溝通技巧影響網絡連結型式

--ways in which cultural competencies and communicative skills affect network tie 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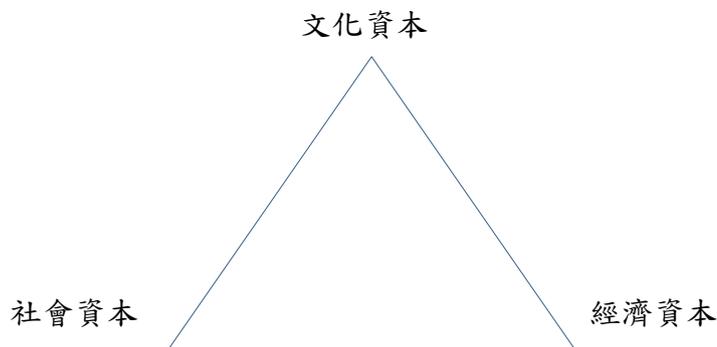
為什麼話語的文化溝通技巧(cultural skill in discourse-p118)會對人際網絡有影響，在第 119 頁有特別提到不只是語言內容影響溝通，還有形式也會影響溝通。

這讓我聯想到高情境脈絡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及低情境脈絡文化(low-context culture)，以及 Bourdieu 提出有名的習性(habitus)一詞。高情境文化

中，常有弦外之音，話中有話，由文化來解釋或理解，圈內人容易了解，但圈外人就搞不清楚甚至誤解；而在低情境文化中進行溝通，只要明確表達即可。高情境文化的國家有中國、日本、韓國，而低情境文化的國家代表是德國、美國、英國。

文中第120頁又再次提到 Bourdieu 認為社會資本不容易與經濟資本或文化資本分離的，因為社會關係需要投入資源，例如買禮物 (...social capital cannot be easily disentangled from economic or cultural capital, because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social ties must involve an investment of resources)(p.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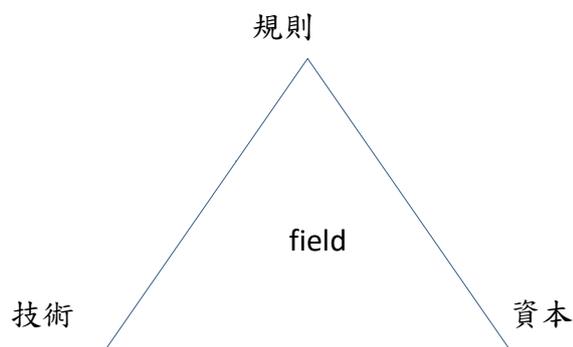
關於前述，有一點社會經驗的或出社會的成年人，應該很容易體會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及文化資本三者的微妙轉化關係，舉例來說，社會資本就是個人的人脈，形成人脈有時需要宴客，宴客就需要花錢(經濟資本)，另外要學音樂(文化資本)有時也必須仰賴經濟資本，好的鋼琴或小提琴也不是每個人都買得起，再來是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關係也常是互動的，認識有品味的人自己的品味也會多少受影響，跟哪些人相處你的言行就會像那些人，反之你的言行也會吸引同類型的人，而形成你的人際社會網絡。簡單地說，社會資本(人際網絡)、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三者有著緊密關聯，特別是本章是探討來自文化因素的社會網絡(network from culture)，更讓我們了解個人的社會關係背後隱藏的文化因子。



延伸閱讀與討論—習性、權力距離、牌局

1. 偏鄉的小孩文化資本來自家庭結構，不同族群學生承接來自家庭的習性 (habitus)，擔任學校老師的您該如何看待學生的不同習性。
2. 除了高低情境文化影響語言表達及人際互動外，管理學常引用權力距離 (power distance) 的概念來說明組織成員彼此的互動，權力距離是指人與人間社會地位不平等的情況，美國、英國是權力距離比較近的國家，也就是說組織中長官部屬語言使用及關係比較民主平等，而華人的權力距離比較大，長官部屬關係較遠、較權威，部屬看到長官要必恭必敬，華人認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觀念，美國人可能比較不能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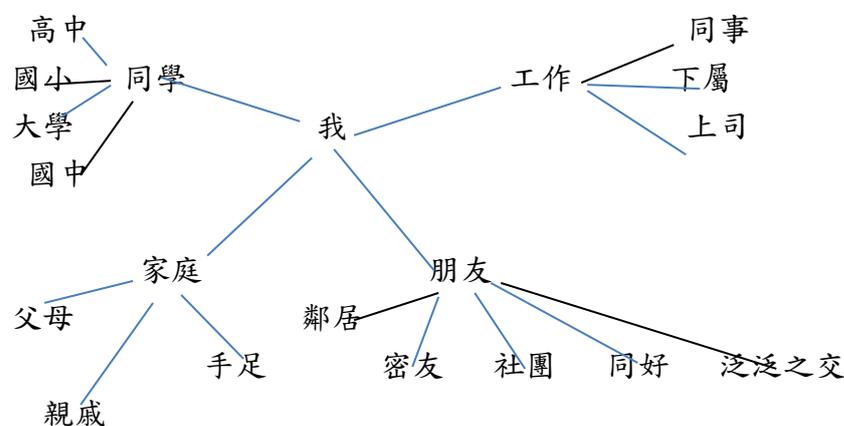
3. Bourdieu 曾以撲克牌局為例，指出影響牌局的三要素，分別是遊戲規則、個人技術及擁有資本，請分享您的牌局或任教學生的人生牌局。



三、文化規範及基模產生社會網絡組織

--ways in which people's cultural norms and schemas produce pattern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al networks.

文化規範及基模衍生社會網絡，我對於家庭中的兄弟姐妹關係特別感到好奇，文中提到沒有兩個或兩個的兄弟姐妹的成年人更有可能期待得到父母、親戚和密友的支持，獨生子女擁有較少的網絡，另外生育力下降可能導致親密個人關係的社會文化框架的重新定位 (p.127)，筆者自行繪製關係圖如下，從圖中可知由於少子化及生育率下降，手足關係減少，個人的社會關係框架勢必重新定位，有可能密友會取代手足關係。



從上圖我們可以從導讀文章中，作者有提到兩位學者有名的觀點加以引申闡述。其一是 Putman 指出社會資本包含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及橋樑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緊密互動連結所形成的網絡是結合型社會資本，例如家庭、死黨、閨蜜等，而較疏遠的人際關係所形成的網絡是橋樑型社會資本，例如社團認識的點頭之交友人、不常聚會的讀書會所認識的成員等，其二是 Granovetter 所提出的弱連結(weak tie)及強連結(strong tie)概

念，弱連結是關係較生疏，如幾面之緣的朋友，強連結是緊密的關係，如同寢室的大學密友，研究顯示事業的成功常來自弱連結的因素，而不是僅在自己鞏固內的少數交友圈。

如果我們從前述來看，在獨生子女愈來愈普遍情況下，未來社會之個人網絡將會有所改變，少了手足及手足關係可能衍生的結合型社會資本、強連結或弱連結，從學校教育來看，我們中小學班級導師的責任就要更重視同學間的友愛關係，透過良善的班級經營凝聚同學們的情誼，因為這可以為同學們未來成年打下很好的社會資本基礎。

延伸閱讀與討論—獨生子女的社會支持網絡

對於少子女化及生育率下降，而可能導致個人人際互動網絡及社會支持系統的重新架構，此應是社會學及教育社會學可探究的重要課題。除了前述外，請問關於這個議題您還有其他的發想是什麼？

第七章 文化的網絡

7.Networks of culture: culture as relational structures

- (1)單模網絡(one-mode network)與雙模網絡(two-mode network) (p.136)
- (2)單模網絡是一個集合體的行動者，雙模網絡是研究兩類行動者群體關係
- (3)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語意網絡分析 (p.142)
- (4)文化關係結構與社會世界關係結構 (p.149)
- (5)童書善用擬人化的可愛動物，孩子被社會化 (p.152)

主講人：鄭淑惠

Mclean, P. (2017). *Culture in Networks*. Malden, MA: Polity Press. (pp.155-180)

Culture in networks (chapter 8)

本章探討社會網絡與文化形式的纏繞 p. 155

我們生活在一個逐漸網絡化的世界，我們是否可以或應該期待“網絡文化”？

一、歷史的網絡文化實例 p.158-164

例一如恩庇侍從關係 (patron-client)：特色為雖有群體與社會類別的存在，具體的人際互動關係更為重要，雙方自願性的連結，所連結的網絡創造出連結的忠誠。

例二如中國脈絡下送禮物（如找工作時送禮物給未來的老闆以交換幫忙）、經營“關係”是儒家基礎下的文化基模。如果不重視“關係”會讓個人失去面子，顯示關係會鑲嵌於更大的網絡結構並與文化基模互補，具有文化構成與意義乘載的動態性過程。在不同的組織與社會網絡情境下有不同的“關係”追求，關係可被視為是策略、基模的工具箱。

例三如，日本早期有來自不同階級的專業人員與業餘人員，所實作傳統的日本藝術與陶藝所形成的網絡。水平組成的私人網絡，網絡成員積極地討論並聯合構成美學的公共性，隱含對當時社會缺乏自由的批評，也暫時壓制了既有社會角色、階級與職業的差異，促成參與者的轉型化認同。

特殊的文化基模是在特殊的機構情境及/或特殊的社會網絡發展，機構孕育了可識別的互動類型。然而，如果一個情境存在許多網絡，會發展出相互貫穿的互動類型。例如一個人（尤其以領導者為例）參與了多元的網絡情境，成為具有混合溝通類型的持信人。他在公共空間中與來自不同網絡的人們或組織互動，這些參與的群集產生了網絡中數種不同的文化傾向，在互動中融合成不同的溝通類型與領導實踐。領導者的網絡技能，展現於模糊與儀式的運用，以找出有生產力關係的連結以及新的聯合行動形式，同時，有技能的領導者會找方式調節網絡相遇時所常發生的衝突或緊張。

二、組織中的網絡文化 p. 164-

組織理論開始關注到網絡形式的組織始於 1980 年代晚期。例如，研究文化與認知對於合作的網絡形成之影響。人有雙重歷程的認知形式：一為慢思、慎思、有意識、理性，二為快思、自動化、非意識、受到深層與未被質疑的假設所引導。後者對於真實合作的預測力比起前者（政治正確）為高，針對組織研究網絡活動的合作，來自於隱性、認知、文化價值的承諾與訊號。

例如，研究網絡形式組織的互動動態，發現談話的展開、輪流，與網絡位置（例

如職位、彼此關係)有關。網絡結構與互動關係是相輔相成的，不同的微觀網絡結構(例如談話人數)促使不同的談話形式產生，網絡具有不同的角色參與，會影響談話的流動以及決策過程的結果。

三、當代全球社會運動與公共領域 p. 168-169

全球溝通技術(例如 Twitter)使得網絡形式的社會運動擴展，例如可以傳布對政治的不滿。作者指出，目前研究少有將文化理論取徑連結到社會網絡分析，有些研究僅視此為組織自發性的自然過程，未注意到文化內容與形式，或關於文化因素對於以媒體為本的動員。作者提出，我們需要更關注溝通的內容與特質，以及對於接受者有意義的文化基模與理念。

四、勾勒網絡社會的特徵 p. 169-171

網絡構成了新的社會秩序，上網(具匿名性)使我們轉型成為具有流動、多元的自我/認同。然而，多數網路採取傳統資本主義賺錢與人際溝通的模式，作者指出，網絡仍然存在不均等的取得、影響力分布、數位落差，社會學家必須運用社會網路分析工具以及詮釋的技術，試圖追溯網路互動與流通。

五、網路上的網絡個人主義 p. 171-173

人們以"個人"彼此連結，而非所屬的會員身分。有些關係雖薄弱，但可以被活化。網路的連結性加速人們的溝通，並顯示人們例行運作的實務與習慣，在某些方面也就是我們的文化。

網絡個人主義所產生的規範與規律實踐為何？例如 FB 上將教授或學生納入朋友，符合禮儀或規矩？在網路科技的世界，包括新的社會互動文化或模式，例如會議前、後運用網路溝通技術，以降低溝通障礙及確認互動的持續，我們可以說在網路情境中，互動親密性的特質與成就受到相當地改變。

除上述所述的互動規範改變，也會改變人們運用資訊科技的認知實踐。人們讀資訊更多以水平而非垂直的方式，亦即不是由上而下讀一個故事，而容易受到鑲嵌的連結而轉到其他的故事或網站，曝露於不同的文化材料與文化觀點，然而我們仍較常受到與我們既有偏見相符的資訊來源所吸引。不同媒體也會包含不同主題，不同的敘事的感覺，有不同的路徑去吸引所屬觀眾的注意力。

六、部落格與遊戲-未來網絡與文化的交叉點 p. 173-179

我們可以界定網絡社群的結構、個人以及中心程度，我們可以觀察網路所使用的禮儀，以產生訊息，進而分析訊息的類型與內容，或是較區域性的層次，例如寵物檔案，以分析次文化。

此外，網路上產生參與性的文化，例如，一個對於藝術表達與公民參與具有相當低障礙的社會情境，可以創造與分享創造物、產生非正式的教導，生產資訊、

分享資訊以及某種程度的社會連結，這是一個合作文化的工作。這些在網路上留下的互動足跡，可作為網絡結構的分析。

例如，YOUTUBE 提供相關影片分享的平台，可呈現文化內容以及參與者在類型與型態上的彼此連結。又如使用者透過消費型態、評論等，也顯現了各種文化品味與道德價值。另外，維基百科如同知識群眾外包，以及如群眾募資平台，或提供建議的平台。我們可以研究網絡連結，以及網絡型態與文化表徵的關係（例如支持利他主義、維持聲望）。

不可否認的是，在網路空間的社會組織與文化構成下，也存在著權力對於運作的影響。在網路上引戰是一種常見的網路文化活動，此包含了複雜的文化資本運作，並需要相當靈巧的口語力，且一般需要以內部人懂的文化參照為基礎，因此經常會透過互動，標示出群體的疆界，參與者生產的故事與故事材料也增強了社群的認同。而此種網絡結構為何？匿名性、網路科技如何鼓勵這樣的規範發展？不同的網路互動空間，將發展不同的制度性實踐或建立處理群體任務的規範與程序。

此外，在多人的網路遊戲中，玩家需要學習與吸收許多基礎規則與文化基模，例如用語，在此情境中也產生許多談話的需求，參與者需要發展共享性以共同玩遊戲。而甚麼是決定同業公會/團體的成功與持久性因素？領導有何重要性？我們可以探究文化是如何浮現的，透過社會互動，文化形塑遊戲產生網絡，又反過來產生文化形式與實踐，這些現象是透過網絡結構的具體路徑，以及持續互動之文化原始材料的存在。社會網絡理論可以協助了解資訊的移動與整體的社會網絡結構，遊戲研究尤其宜連結：文化從相互主體意義建構的社會交易中建構，以產生更好的研究結果。

七、結論 p.179-180

本書主要探究：文化可以對網絡結構產生因果效果，或網絡結構可以對於文化產生因果關係的影響力或介入因素。本章特別強調網絡與文化之間相輔相成的效果，尤其是在水平式的網絡結構中，特殊規範的存在與持續。我們應該努力朝向能兼顧文化與結構、更平衡的取徑，事實上社會互動的網絡以及基模與規範一直共同形塑我們的社會行為。

W11 2020/04/17

研讀範圍：Ball, S. J., Maguire, M. & Braun, A. (2012). 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London: Routledge. (pp.1-70)

主講人：阮孝齊 主持人：陳宏彰

主講人：阮孝齊

Ball, S. J., Maguire, M. & Braun, A. (2012). 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London: Routledge. (pp.1-70)

第一章 做 (doing) 一個 enactment 的研究

頁碼	概念	作者主要論述	延伸思考
1-2	從何處開始？	<p>引用 Foucault 的概念，指出我們提供的是「未完成的橋墩及虛線」。</p> <p>挑戰政策執行理論"規避及妥協"的過程。</p> <p>第一章說明這本書的背景：這本書主要在說明學校如何"做"政策，政策如何活起來，以及在學校落實。</p> <p>這本書主要提供一個紮根的落實理論。</p> <p>真正的學校是複雜、有時不一致的社會組成。</p>	教師如何自動好？
2-6	超越執行 (implementation)	<p>政策往往被定義為"解決問題"。</p> <p>引用 Ozga，規範性 (normative) 的政策分析將政策限縮成官方政策制定的裝置 (apparatus)。</p> <p>教師成為教室中的解碼本 (ciphers)。</p> <p>Ball 希望使教育政策成為一種在不同的詮釋者不斷重演(而非執行)在教室及機構中的過程。</p> <p>政策是由教師完成 (done by)，且為教師(done to)完成的。</p> <p>互動的角色：經濟及社會力量、制度、人、利益、事件和機會</p> <p>政策落實包含了文本到行動的轉譯 (translation)，詮釋和再脈絡化的過程。</p> <p>「政策文本中的理想學校，僅存在政治家、政府官員、顧問的狂熱想像中。」</p> <p>政策落實是集體性及協作的，不只是 team work，是不同相異的行動者、文本、言談、技術、人造物客體、的相互連結，形成的對於政策的回應，有時脆弱，而在於網絡及連結中。</p>	policy making/do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enactment

		<p>Spilliane 認為政策執行是一個複雜的認知過程，亦即釋意的過程 (sense making)，或是反覆折射 (iterative refracted)，過濾到教室層級的過程。</p> <p>Supovitz and Weinbaum 的取徑：強調個體的社會和制度的脈絡因素，影響了政策執行跟政策的調整。</p> <p>單一政策取徑的限制：多是針對單一政策，不能解釋選擇的標準。</p> <p>作者想關注學校當中非預期的政策結果，以及如何在實踐過程中處理衝突的政策。</p> <p>物質脈絡：學校過程中的文化、歷史傳統以及實踐社群、等等因素稱為政策過程的物質脈絡。作者在第二章中處理，這些因素在是釋意論當中都被擱置。</p> <p>另外一個問題是哪一些教師被提及，以及這些教師和政策的關係為何。</p> <p>「在政策執行理論當中，教學是被去政治化」(de-politicised) 的，忽略教學是在政策體制以及政策論述中的行為。</p>	
6-9	那麼政策落實為？	<p>政策落實當中包含了：轉譯以及重建在地資源、材料、人、擴散的價值及論述。強調動態及非線性的部分。</p> <p>本書中進行「政策稽核」(policy audition) 的動作，四個學校中超過 170 個政策考量進來。</p> <p>但這些政策中的角色包含：政策企業家、授權的詮釋者 中階的執行者如跨域者以及轉譯者、教室當中的維護者 (copers and defenders)。</p> <p>詮釋跟轉譯：學校場域中存在著在既定的政策以及機構的歷史間的互動和調適。</p> <p>政策落實參與：事後調整 (ad hocery)、借用、重新安排、調換、再發明、湊合 (making do)，因此政策就被重新寫 (rewriting)。</p> <p>政策工具作因此是修補問題 (fixing problem)，政策過程包裹政策拼裝 (policy ensembles)。</p> <p>制度轉型以及再生</p> <p>微觀政治在資源運用及課程當中不斷出現</p> <p>前提：政策不會告訴你要做什麼，政策創造了一種情境，其中可</p>	落實 vs 成效評估

		<p>行的選項在一定範圍內被決定，因此限縮了作為的改變方向，或者特定產出目標。</p> <p>(這個過程是充滿壓力甚至憤怒的)</p> <p><i>Foucault</i>：政策是真理論述的特定經濟，也是可能性的場域。</p> <p>權力：在社會網絡中強調的關係，主體透過知識，強調更理解他們的主體性的過程，個體運用權威去合理化跟合法化公共政策的過程。但在過程中也使國家扮演「產生更多自我治理的個體」的現象，即治理性。</p>	
9-12	界定計畫	<p>教育改革成為全球規模的現象。</p> <p>教育政策制定和現代化提升標準掛勾，教育科技中的管理、市場跟表現性，驅動 Baker 指出「對無法達到的永無止境追求」，考試以及其他表現的進步。</p> <p>教育政策制定者以及單一的政策，通常不會考慮政策落實環境的複雜性 - 「政策很容易，落實則不是」</p> <p>本書目標是透過多政策的設計了解教育落實真實性及整體性的面貌。</p> <p>政策的次級校正 (secondary adjustments)：特定政策適合 (fit) 在特定的原則和學校文化，或者能夠改變這些原則和文化。作者稱為創造性的非執行或者表現性的執行。(有時一些政策鼓勵這樣的回應)</p> <p>學校必須要有自己的優先性，(然而有時卻是痛苦的)，這種效能以表現水準、名次表、平均數和視導成效，展現的學校的價值以及原則。</p> <p>作者不是說教師是沒有原則的，而是在目標下進行詮釋。</p>	
13-18	研究目的及設計 分析及解釋資料	<p>這個計畫由 ESRC 補助，從 2008 10 月到 2011 年 4 月</p> <p>研究問題：</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個人及團體的行動者如何詮釋及落實政策？在特定的多重政策取向的環境中，運用指定的可用資源。 2.社會文化歷史及脈絡因素如何以何種方式影響學校在演政策？ 3.不同的學校間落實政策的差異如何解釋？ <p>四所學校三個主要的政策：</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差異化學習 (personalised learning) 2.表現要求或者標準 (performance demands or standard) 3.行為管理政策 	

		<p>樣本選擇原則：普通的學校，不是弱勢也不是明星學校。Atwood school、George eliot school、Wesley school、Campion school。</p> <p>收集文本包含學校的學生背景資料、硬體資料、教職員的資料，同學的報告，還有對學校的校長跟資深教師的訪談。也運用了一些國家的外部資料，目的在進行追蹤的分析。</p>	
		<p>分析方法的三個要件材料(material)、詮釋(interpretive)跟敘說(discursive)</p> <p>Foucault 治理性 ANT 批判論述分析</p>	

第二章 認真看待脈絡

頁碼	概念	作者主要論述	延伸思考
19-21	* 定位政策過程	<p>脈絡因素常被視為政策執行的限制跟壓力，卻忽略了脈絡性的政策回應是如何形成。</p> <p>同樣都是都市地區的學校，其脈絡的差異也會導致不同。</p> <p>學校效能研究及學校改進研究：解釋脈絡的變項對於組織實踐的影響，但往往被歸因於社會文化的外部因素。</p> <p>作者聚焦在什麼因素以及何種動態的脈絡如何的形塑了政策落實。</p> <p>從客觀條件到主觀詮釋之間 如何產生關聯以及他們的內在關係。</p> <p>4 個互相涵蓋以及交互關聯的面向：</p> <p>位置脈絡：區位、學校歷史和招生</p> <p>專業文化：價值、教師承諾和經驗、學校的"政策管理"</p> <p>物質脈絡：人事、預算、建築、基礎建設和技術</p> <p>外部脈絡：地方教育局的程度和品質、政策脈絡的壓力和期望(如 Ofsted 的評比、地區排行榜、官方需求和責任)</p>	
21-26	* 位置脈絡	<p>歷史性的跟區位性的</p> <p>應用「接受免費營養午餐補助」作為貧窮程度的代理變項。</p> <p>George eliot 學生組成較多南亞裔，從事商業背景，學校老師重視英文作為學習的時間。</p> <p>內在的感受也受到外在訊息的加強，如英國教育標準局的視導報告。</p> <p>例如：對於女學生在活動上的參與程度，老師同時也 and 亞洲易害羞的背景連結起來。</p>	學區的影響

		<p>Campion 的學生組成影響，表現在和白領的中產階級比較上，因此有學術導向成功的整體敘事，老師也認為家長鼓勵孩子上大學。是最掙扎於 GCSE 成就的學校，投入驅動表現的政策措施跟創新上但是成效很少。</p> <p>教師感到挫折並且歸咎於外在因素，收到的學生特性。因此這項因素就成為了思考學校成果的方式。</p> <p>作者並不是責怪學校的刻板印象，而是在說明脈絡如何成為驅動政策過程，以及選擇並且持續建構發展內部和外部的政策解釋跟期待的力量。</p> <p>「學校組成導致了成效」的想法本身，成為學校的挑戰，以及不斷抗衡的因素。</p> <p>Wesley 相較而言是其他跨區學校的選擇，可以直接看出地理因素的影響。</p> <p>Atwood 這可以看出「留著並且招募更多的中產階級學生」成為非正式的政策驅動力，例如在解釋中產階級女生的學習成就較低的報告上，學校住在努力如何獲取中產階級家長的選擇。</p> <p>歷史因素上，作者舉了 Wesley 在十年前開放學生中午外出結果產生車禍的例子，說明他們學校在面對學生行為管理和制服政策上的應對心態。</p>	
26-29	* 專業文化	<p>專業文化是較為無形的因素，是教師的信念(ethos)價值以及在學校內的承諾，並且探討如何以及是否形成政策落實。</p> <p>以往研究就把教師專業文化和領導作為連結，作者把它放在政策企業家的章節中討論。</p> <p>Atwood 的例子：學校認為他們學校擁有自由展現的傳統，因此不穿制服。可以看到價值哲學學生組成和政策的連結。在另一位老師的眼中，制服的政策就被認為是更有紀律的表現。</p> <p>Wesley 的例子：制服被解釋成為在學生多樣性增加時，產生認同以及包容性的方式。</p> <p>另外一個檢視的方式是透過初任教師和領導教師的對比。初任教師可能不熟悉政策的脈絡，偏向不分領域的做法和非全校的考量。初任教師也會參考其他同事的意見，因此觀點較武斷。例如 Atwood 的兼任教師，就透過他最鄰近的教師獲取新的政策趨勢。</p>	

		<p>政策資訊在時間壓力以及中階管理的要求下，透過領域間的報告傳播，教師的政策解讀以及詮釋就這樣形成。</p> <p>新教師的訓練經驗以及老教師的任教經驗 也在不同的時間被應用， 因此教師的專業脈絡非常多面向並且模糊。</p>	
29-36	* 物質脈絡	<p>物質脈絡指學校物理的部分，包含建築預算 還有教職員的 水平，資訊科技和基礎建設。</p> <p>例如 Campion 就橫跨不同的校區運作。</p> <p>George eliot 正在重建，並且參與了「建立未來學校計畫」，並且運用的私部門的資金。同時特別重視虛擬學習環境 的建構。作者也提到，學校中的某些設計，阻擋了領域之間的交流。另外，維護學生安全的法令要求和私人契約管理的困難， 影響的學校管理階層對未來規劃以及運用上的安排。</p> <p>Campion 面臨老舊校舍維修的困難。學校資源對學校來說是被外部操縱的機會，例如 Campion 維修體育館的計畫就和 奧林匹克舉辦的活動一起被考量， 因此就成為學校無法決定的事。</p> <p>(p33)，而這些決定會產生學校之間資源的不平均。</p> <p>Atwood 和 Wesley 遇到了校舍老舊的問題(32)，和校舍過度擁擠的問題。這有時影響到學校的創新能力， 雖然學校也可以透過一些有限的方式來改善它，並且獲得不錯的成果。如 Wesley 的電腦教室 Campion 的窗簾，Atwood 校園樓梯。</p> <p>作者也提到「建立未來學校計畫」，對學校整體教師文化上也有一致的影響 (Atwood)。</p> <p>特別是資訊科技的影響上，龐大的支出對學校有些負擔 在 。</p> <p>財政支出上， 按照學生數量學校規模進行補助。</p> <p>Wesley 提到英國不同區域補助的影響，George eliot 領到了 Campion 兩倍的補助款。</p> <p>在英國，這影響到了師資和課程的安排，例如從私立學校引進的相關課程 。</p> <p>同時不同學校的募款能力也不同，George eliot 因為中心的地理位置而得到了許多贊助 。</p> <p>財務預算的關鍵問題是「固定支出」和「教職員薪水」，學校的一些制度，也對於預算支出造成影響， 例如減少年級導師的製度。(35)</p> <p>(也提到了英國招募教師的進行)</p>	

36-40	* 外在脈絡	<p>外在脈絡的內涵 包含學校排名榜 (league tables)、國定課程和視導的結構。</p> <p>課責學校排行的發表會完全改變了人們思考學校工作的方式。</p> <p>教育標準的壓力被很多受訪者提到，這種表現性跟考核機制 影響了政策落實。</p> <p>Wesley 有一位老師提到「在他來到學校的時候原本有一條明確的界線，結果訪視的經驗讓他們了解到他們是未達標準學校」。排名表也是一個重要的「非人的角色成為政策落實的網絡一部分」，政策上，這種當地的比較產生了大量的活動跟焦慮。</p> <p>地方排名表的名次跟國定課程推動了家長選擇和 招生影響的結合。</p> <p>George eliot 的一位校長因為面對周圍進步的遲緩，被評為活化石。</p> <p>對外在的壓力及變革的，政治及情緒性的回應，成為了校長 等人解讀、詮釋新的政策，並重新解讀舊的政策的方式。</p> <p>此外， 在地主管機關行政及組織上的支持也被提到。</p> <p>例如諮詢委員顧問的協助、 被認為是很有用的。</p> <p>地方授權的 顧問舉辦定期的資訊交換會議被 wesley、Atwood 認為很有影響。</p> <p>地方教育主管機關的關係也受到單位制度的影響，George eliot 是傳統學校因此不受地方主管管轄， 同時他們的高成績表現也換取 "贏得自主權"的結果。</p> <p>Campion 描述了地方主管懲罰性及考核的面向， 會議被形容為另外一個寫報告的工作。</p> <p>中央角度來看， 教育標準及對地方主管機關的地位 ，也是運用考試成績作為自主的考量。</p>	(工作圈) 策略聯盟
40	總結：在「真實的」學校中落實的政策	<p>仍然有一些 沒有提到的因素例如「學校的專業化」。</p> <p>這些因素是 動態及變化的。</p> <p>在學校中 教學能力態度以及成員的組成 學生的來源都不斷的變化。</p> <p>作者希望能說真正的學校透過脈絡的因素。</p> <p>情緒資本：指的是教師的承諾，以及所建立的關係和對學校的信念 使成員能夠應付政策風暴。</p> <p>脈絡化：是多面向的一個過程，作者透過紮根理論思考政策落實。</p>	

		引用 Latour：脈絡往往缺乏實例化、動態化、真實化、不具體化、到在地生活互動的過程。	
--	--	--	--

*總結：在「真實的」學校中落實的政策

第三章 做 (doing) 政策落實

頁碼	概念	作者主要論述	延伸思考
43	人、意義、政策事項	<p>本章說明詮釋問題的意義-政策詮釋學</p> <p>政治包含三個部分物質、詮釋、跟敘說。</p> <p>共同組成的物質符號(material semiotics)</p> <p>Law 認為是「敘說故事的工具箱」在社會關係權力關係的網絡中，產生政策情況跟學校中的實踐。</p> <p>以兩種方式來考量意義：區分詮釋跟轉譯/ 彰顯政策行動者和政策工作的類型學 (啟示性而非窮舉)</p>	
43-49	*解釋及轉譯	<p>作者認為：詮釋是 政治的、本質的閱讀，一種解碼，同時是反思以及前瞻的，是一種產生意義的過程，產生從小到大的圖像包含的制度的優先性， 和政治必要性的可能性。</p> <p>詮釋 和正在進行中(事物)的相對抗， 可能造成回應或者不回應。</p> <p>對學校來說，是在政策中的 定位工作， 對於政策或者脈絡的限制預算資源 等等，進行程度上類型上的解釋。</p> <p>通常的表現例如：精細的無形政策，教學的形式(sophisticated invisible policy pedagogies)。</p> <p>驅使成員尋找對政策的擁有感。</p> <p>例如：個人化學習當中，會議指定承辦人 (peopling policy) 落實政策以及鑲嵌化(enactment of policy and its embodiment)。(45)</p> <p>Hood：詮釋是制度化的政治，一種產生鏈結的策略，一個解釋、排除、創造制度議程的過程，通常是矛盾的，而且總是社會鑲嵌的過程。</p> <p>參與了透過組織報導把政策行銷給教職員的過程。</p> <p>Fairclough 的「過濾」(flitered out)</p> <p>轉譯：和語言較為接近，是在政策和實踐的第三空間，是個 制度文本 到時間中的疊代過程，字義上的"實施(enacting)"政策，也像學走路的過程，提供了符號的價值給與政策。</p> <p>再編碼 (Recoding)：把政策文本再編碼到特定脈絡中，就是使政策和特定脈絡、接受者還有主體文化，產生關聯，也是和教室的實踐邏輯結合。</p>	(校長政策宣導)

		<p>在進行的程序上，作者舉教室觀察作為轉譯的媒介。 訪談提到開放教室政策運用教案和"學生進步"的紀錄來進行。</p> <p>也有一些共同備課、跨領域備課的活動，這些視覺化的動作是形成性以及總結性的，例如關於接觸課堂的觀課。 觀察作為政策轉譯的，是教師應用權力在其他教師身上的有力機制(marvellous machine)。</p> <p>認識轉譯也包含了和其他種的教室裡的優先性和價值的競爭(政策滴漏)。</p> <p>(Campion 的一位老師就把能做的活動行程具體的列表)(46)</p> <p>學生本身也是政策的行動者。 政策回應被多種的科目以及專業的文化所調節。 不同的政策場域中的詮釋和轉譯(arenas)。 詮釋和策略有關轉譯和技術(tactics)有關，兩者同時運作，將論述和實踐結合在一起。 例如:教師對日常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態度，george eliot 的五階段循環課堂教學研究 (48)</p> <p>一個例子是教職員舉行的共備會議分享了政策的材料；第二個例子教室中的改變，以及新語言的活動發展，被觀課活動「訓練」所調節。 考試、資源支援、訓練觀察、動機模式化、教練協作、外部參與...都包含在政策文本到實踐轉譯的工作當中。 active readership 活動解讀 re-grounding 再紮根 petty machination(Foucault 組成個人 權力 知識) 轉譯雙重性:投入政策的教師同時透過落實來創造，也被政策所捕捉</p>							
49	*誰的意義? 跨越什麼?	<p>49 政策的參與者：同時是接受者跟政策的能動者(agent) 詮釋者。 8種 政策行動者或者政策位置，來架構詮釋跟轉譯 不一定是固定的個人不同角色也可以 相互涵蓋</p> <table border="1" data-bbox="419 1821 1302 1966"> <tr> <td data-bbox="419 1821 646 1872">敘事者</td> <td data-bbox="646 1821 1302 1872">解釋、選擇、強化意義</td> </tr> <tr> <td data-bbox="419 1872 646 1924">企業家</td> <td data-bbox="646 1872 1302 1924">倡議、創造、整合</td> </tr> <tr> <td data-bbox="419 1924 646 1966">外部者</td> <td data-bbox="646 1924 1302 1966">企業家精神、夥伴關係和監控</td> </tr> </table>	敘事者	解釋、選擇、強化意義	企業家	倡議、創造、整合	外部者	企業家精神、夥伴關係和監控	
敘事者	解釋、選擇、強化意義								
企業家	倡議、創造、整合								
外部者	企業家精神、夥伴關係和監控								

		交易者	課責、報告、監控/支持，促進	
		狂熱者	投資、創造、滿意度及職涯	
		轉譯者	測驗的產物、產品、事件	
		批判者	統合展現回應:監控管理程序、維持相反論述	
		接受者	處理、捍衛、依賴性	
50-53	*選擇、敘事、詮釋	50 學校的 領導階層 會進行政策詮釋和選擇過濾的作用。 (三個學校的校長談支持) 所有學校的脈絡因素和支援都會影響詮釋的工作。 制度性的政策企業家 也被納入-釋意的過程，將政策 分解進制度化的敘事當中。 組織學習當中也稱為說故事、願景敘說、集體知識管理 基本上就是 說明 我們想成為哪一種的學校 (Wesley -Phillip 校長) 52 這項工作同時是反思也是前瞻的，將事情組織起來 時事情往前推動建構歷史連續性等等 例如：Campion 面對糟糕的 2002 年度報告。 敘事的整合有時不成功，教師不把自己視為學校故事的一部分 組織的故事敘說者，目的是整合「大型敘事」，但會面臨缺乏關鍵詮釋，以維持敘事統合性的困難。 有效的敘事結合不同的邏輯，跟語言網絡理論，稱之為 多元 敘說秩序 (multi discursive ordering) 化， 或者雙語化(bilingualism) 單純將校長視為領導者，容易忽略了其他政策角色的分析。 校長本身職涯發展過程也有很多角色階段		
53-54	*企業家	53 學校之類的政策倡議，生產並且展現特定的政策會原則一種整合的方式。 他們具有 說服性的人格，是變革的強力 代理人，對於政策的落實和理念 認同並且投入。 他們吸引關鍵的群眾投入政策。 反覆的結合不同的政策理念，和好的實踐的例子，以及資源，並且進行轉譯 (到不同位置上)，使政策實踐。 George eliot 的一位副校長：熟悉各種政策並且運用各種管道建立夥伴關係 (之前在業界服務) 關於教學的思考，創造了多樣的 話語 來源 (discursive		

		source)，之後被轉譯並建構技術。 這樣的過程，此政策的政治面向跟技術面向，呈現不斷變動的不穩定動態。	
55	* 外部者：企業、夥伴、監控者	並非所有的顯著的行動者都在學校內部，地方教育顧問諮詢者教育企業也扮演了一些角色 例如地方學校改進諮詢夥伴 (LA SIPS, school improvement partner) 企業被學校採用(bought in) 同時是政策的解釋者，同時也是轉譯者，在調適過程政策到實踐的過程中。 Osiris educational 提供教學有效改進方案	
56-58	* 政策交易者：交易會計、政策監控/支援及促進	兩種交易者 第一種是因為政策需要，被視為在某種程度上達成，的因此需要報告以及課責。 這種環境的信任程度很低，而且需要繁重的工作。 同時進行了政策的監控和加強。 "你的工作增加，因為有人的框框需要被打勾(boxes to tick)" 第二種交易者是支持性的跟推動性的 某種程度也解釋政策，他們跨越學校的邊界 在學校內外還有在的政策網絡之中， 如：行為支持辦公室專員 有些角色有界定清楚的權責，並且會到學校，有些是加強某些由教師兼任的工作。 他們以多種形式 進行政策落實，並且帶著不同的類型知識訓練和專家知識。 例如 Campion 的財務主管，提供了預算執行的彈性 58 教育預算 透過「人力和財源」詮釋教育活動。 是學校對國家政策再建構以及教職員雇用的交互作用 教師人事費用的支出十分龐大(wesley)，且和課程的發展密切相關	
58-60	* 政策狂熱者及轉譯者	在政策當中，教師對於建立標準的相關工作意興闌珊，但是對於能夠幫助教學 協助學生成長，以及 創造性 產出的工作，較為熱情(如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Thinking Skills)。 狂熱也可以是一種政治模型，被稱為影響性的(influentials)，政策鑲嵌在實踐中作為其他的楷模。 轉譯者：計劃並且產生事件過程和制度的政策文本給其他人，因此他們能夠主動的 歸納進政策的"敘說模式"(discursive	

		<p>pattern) ，組成學校中的政策活動。</p> <p>如 Champion 中的 Alice 組織改進學習社群、Wesley 的教學和學習社群。</p> <p>狂熱者和轉譯者：招募其他的人直接將政策 "說"(speak)進實踐中並且加入其他專家、負責人的角色 造成落實的集體過程。</p> <p>進階技能教師 (advanced skills teachers) 扮演某種角色。</p> <p>這些教師以及世界活動組成的網絡相互交織、並且彼此加強。</p>	
61-63	*批評者：邊緣化及消音	<p>訪談資料中有許多的碎碎念，表現出了對政策的不舒服。</p> <p>在某個時刻，成為影響政策過程和詮釋的因素。</p> <p>研究發現：通常在政策中會被邊緣化跟消音，工會成員在訪談中不認為是影響政策過程的主要因素。</p> <p>主要呈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監控政策的轉譯、以及工作條件、教師的服務和幸福感 之間的關係，在地方和全國層級。</p> <p>第二，批評者提供相反論述的維持，這些論述中包含已經成為教學論述的歷史性典藏，即場域記憶 (Foucault,1972)</p> <p>例如關於所有孩子都重要政策裡面減 C 的方案。</p> <p>教師微觀政治抵抗並不明顯。</p>	明星學校中的轉化與落實
63-67	*接受者：新手教師適應及抗拒	<p>新手教師和教師助手：展現了政策依賴性，以及高度的順從性。</p> <p>他們期待指導而非嘗試創造性。</p> <p>他們眼中的依賴詮釋的詮釋。</p> <p>是轉譯成品的消費者，某種程度上被資深的同事所屏蔽。</p> <p>領域的部門就是他們主要的實體。</p> <p>在壓力下生存是他們主要的目標，政策通常對新教師有些遙遠</p> <p>64</p> <p>在這樣的狀況下 政策 常常是要依循的，在其中掙扎的，有些沒有意義的，很少是真的需要的。</p> <p>muddling through 摸石頭過河：成為新手教師的寫照</p> <p>某些大學的訓練課程能夠幫助合格教師掌握政策。</p> <p>強迫 需要 強加 調整 期望 壓力下 指示 指導 搥打 測量 評斷</p> <p>政策依賴性：依靠資深的同事，在地文本材料指導等等。</p> <p>在職的訓練也被視為有用的。</p> <p>65</p> <p>另一種 嘗試：在轉譯過程中，徵召所有的教師稱為主動創造的參與者 (活動會議觀察跟分享)。</p> <p>最後形成一種標準化，教學跟學習的設計 (用以追隨 follow)。</p> <p>這種標準化不 限於新手教師。</p>	

		<p>Atwood 的 Sonja 表示現在" 策略就是這樣"</p> <p>新手教師在 教師訓練活動中，被納進特定的績效責任和"設計"的政體 (regime) 當中 (他們沒有場域記憶)</p> <p>領域部門 對新教師來說 扮演關鍵角色， 然而在一致性支持性和政策的集中上差異很大。</p> <p>對教師助理 和支持教學人員來說， 需要的基礎建設和轉譯支持並不相同， 這牽涉到人事費預算跟課程政策的因素。</p>	
67-70	* 政策職涯	<p>對某些教師來說，政策可能是職涯的機會，透過認同和專精在政策 往高階晉升。</p> <p>例如企業家、狂熱者和轉譯者，通常具有 企圖心和某種責任感，促使政策「成功」。</p> <p>招募「未來的領導」， 並且建立職涯發展，是政策落實很重要的一環。</p> <p>也有可能： 單純將政策作為專業自我跟認同 的部分，而不以職涯方式展現。</p>	
70-71	討論：政策語言及政策論述	<p>教師有多遠大的個人的以及制度性的價值、興趣，受到脈絡及歷史的必要性影響。</p> <p>轉譯、詮釋斷裂</p> <p>(Atwood 老師-政府、校長、領導團隊都沒有實際做我們的工作)</p> <p>教師的政策論述：建立在過度負載的環境當中</p> <p>學校中缺乏他者論述的空間，及建構社會實體的資源 (68)</p> <p>最終反應成為「缺乏實踐」的敘事。</p> <p>最終作者強調教師的差異性：感受、職涯經驗、期望、責任...</p> <p>這些可能表現在不同的科目之間。</p> <p>政策的兩面性 (double-edges)： 可能代表缺乏資源，或者重新分配必要政策的需求。</p> <p>政策不能被降階成為演算法(迭代、社群、學習影響...) 學校也不能簡化為政策。</p> <p>研究中學校被視為是(咕咕叫的)社會拼裝 (social assemblage) ant 中的 precariousness</p> <p>Ball 運用 Law 雜亂的實踐，關於世界中的關係跟物質來描述學校中的政策落實</p> <p>Enactments are collective, creative and constrained and are made out of unstable juggling between irreconcilable priorities, impossible workloads, satisficing moves and a personal enthusiasms.</p> <p>Enactments are always more than just implementation.</p>	

研讀範圍：Ball, S. J., Maguire, M. & Braun, A. (2012). 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London: Routledge. (pp.71-120)

主講人：張宜君 主持人：洪詠善

主講人：張宜君

Ball, S. J., Maguire, M. & Braun, A. (2012). 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London: Routledge. (pp.71-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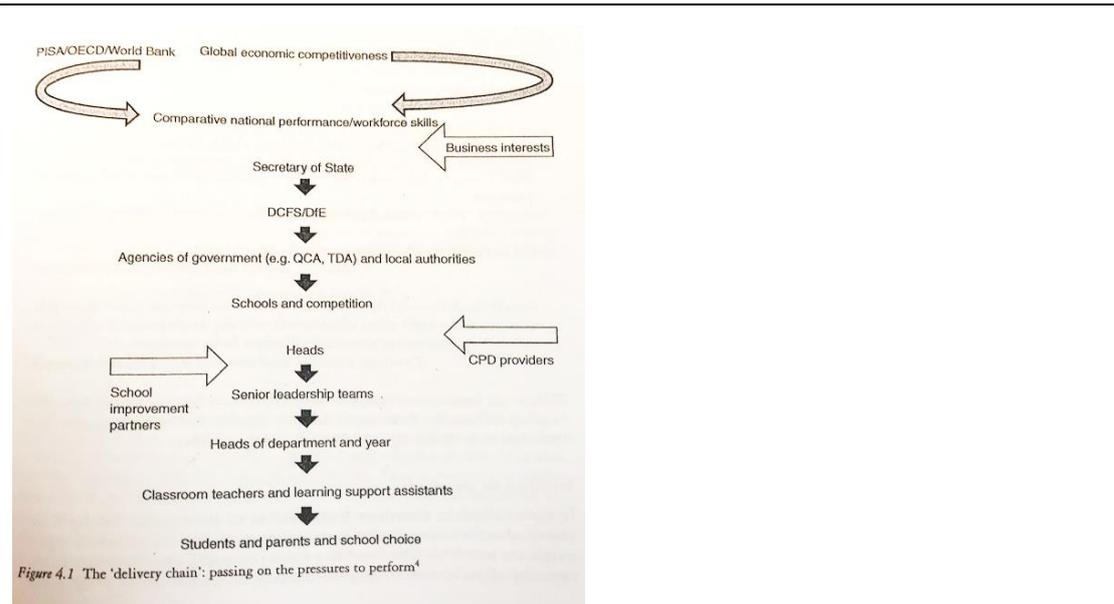
Ch4. Policy subjects: constrained creativity and assessment technologies in schools

◇ (72-73) Introduction

- ✓ 討論範圍：standards policy (standards→school outputs)
- ✓ 教師角色：actor, object, subject.
- ✓ 背景：因應全球化及知識經濟，提高標準(raising standards)成為教育政策重要目標。將學生成就與國家經濟發展連結在一起，涉及 social inclusion and individual opportunity issues.
- ✓ 關注焦點：處理教師在回應”raising standards’ agenda”過程中需要處理的各種專業衝突與矛盾
- ✓ 教師作為政策主體(teachers as policy subjects)

◇ (73-76) “Deliverology” and “the play of dominations”

- ✓ 標準規劃就是指一系列源於政策的實務施展，也就是在詮釋及轉譯所生產出來的一系列的行動。而其成果，是透過非常簡單但有效率的表現技術(technology of performance)展現，包全國平均、比較或進步的指標等，將表現/成就文化(performance culture)灌輸到學校之中。此技術創造了一系列透過教育系統從國家到教師到家庭內創造對成就表現期待的壓力，形成傳遞效果。此過程將教室內的微觀互動與宏觀的標準與成就目標連結起來。這也是對於生產力挑戰的回應。
- ✓ 此遞交學的主要要素包括運用好的資料、設定目標及路徑、持續且經常性的盤點、想出 diliver chain、追蹤進展。
- ✓ ...Day by day “pressure” for and “awareness” of and a “focus” on “standards”, as a new narrative of schooling as performances.



✧ (76-80) Focusing on standards

- ✓ “standards” are identified as the major priority.
- ✓ Focus 的各種意涵
 - I. 描述學校對於政策的傾向 (受訪者的語言)
 - II. 聚焦、具象化重點
 - III. 說明不同主體與客體的關係
- ✓ teachers, students, and schools, and pedagogies, performance, data and initiatives, all of these objects and subjects are to be “focused” on, in order to raise standards. 把教師視為表現者，把被主體化的學生(有時候是某些特定條件的學生)客體化加以觀察、評量其表現。
- ✓ Discomfort: 出現在各種對於”顯而易見”及”必須”論述的反動，將出現各種情緒、緊張及關係的改變等。

✧ (81-85) Working on the C/D boundary

- ✓ 政策通常期望一體適用在「所有的」學生身上，不應該聚焦在特定的學生身上，造成系統性的忽略某些群體觸及資源的機會。但實際上，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某些改善(improvement)在某些群體身上更策略性的看到效果。
- ✓ 相較於 A-C 的學生，資源集中在 C/D 的學生身上可以更快改善學生的表現，達到政策目標及介入的目的。
- ✓ The pressure to perform is enacted through interventions...they involve a *predictable inventiveness* and almost always focus on “strategic teaching” and “strategic learning” with little attempt at “deep learning”. ...form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re firmly oriented to the requirement of examination passing, that is, short-term knowledge and surface learning.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understanding.

- ◇ (85-87) Grids: ‘they can click on a child’
 - ✓ 依賴測量及監測的軟體來資料蒐集及分析來理解學生的需求，並改善學生學習。
- ◇ (87-88) Cost
 - ✓ 直接的經費支出、教師的時間分配、其他活動的機會成本。
 - ✓ 成本有時也是投資(學生學習進步)。
- ◇ (89-90) Discomforts
 - ✓ Emotional cost
 - ✓ Tensions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school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students.
 - ✓ 因服膺政策教師專業被忽略，教師無法發揮其教學專業，無法實踐其對於 good education 的信仰。
- ◇ (91) An infrastructure of ‘malicious minutiae’
 - ✓ 各種技術工具的使用，例如 app 追蹤學生的學習變化。
 - ✓ 顯示在政策施展的過程中，非人的物體在政策關係、施展關係網絡的重要性，不同的行動者與物都在”標準”問題的週邊動員。
- ◇ (92-96)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 ✓ *Imperative/disciplinary policies*: standard agenda produces a primarily passive policy subject.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 here is defined by policy as one of standards and the need to raise standards, represented in quantitative outcomes and measures. ...’performativity discourse.’ (against to ‘humanist discourse’)學校是外部政策的執行者，外部來的政策凌駕地方需求。鮮少有對政策作出不同詮釋的空間。學校的政策與實踐是一種 Product 而非 production，形成一種線性邏輯的傳遞鍊。
 - ✓ *Exhortative/developmental policies*: active policy subject.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 here is defined by policy discourse is that of learning.... As a process and set of skills and dispositions...production
 - ✓ 在學校的實際狀況中，教師在各種不同的政策中行動，需處理各種不同的矛盾及不一致。
 - ✓ ”Extended professionalism” within which teacher acquires skills from the medi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al theory.
- ◇ (97) Enactment within a ‘logic of conformity’
 - ✓ Schools are not of a piece, they are complexly structured and culturally diverse. ...these diversities and distributions also produce spaces of avoidance and creativity and different ways of being a teacher and doing teaching—different possibilities of enactment.

- ✓ 從本章節可以看出政策施行過程中整合不同的行動者(actors)、文本(texts)及物(objects)，而形成政策目標到教師行動的 delivery chain.

Ch5. Policy into practice: doing behavior policy in schools

◇ (98-99) Introduction

- ✓ 行為政策是不論政策立場的學校或政府都共同關注的焦點，因此是私人或非營利組織行銷動策略與方案的市場。
- ✓ 行為政策受到時間、地點，以及不同專業背景、觀點及實行策略的政策行動者所中介。
- ✓ 本章節從三個面向進行討論：行為作為學校教育的主要論述；探索學校不同行為政策下的哲學與教學法的衝突；考量執行行為政策的觀點立場。

◇ (99-101) Behaviour discourse: proliferating , revolving and reversing

- ✓ 行為、班級管理、學生控制等面向都是政策制定者、學校或教師的關注焦點。
- ✓ 秩序想像。表示教師是否會教學或是學校是否成功的訊號。
- ✓ 反映社會的風險及道德焦慮。家長對於學校安全及秩序的需求增加。
- ✓ 型塑學習可能性的行為，營造出「安全且可靠(safe and secure)」的學習環境

◇ (101-110) Setting policy

- ✓ Behaviour for Learning 整合一系列行為政策、倡議及相關論述。
- ✓ 行為政策是跨越學校邊界、在區域政策網絡內外共同建構、管理及發展的，是被所有人施展的。
- ✓ 無論學校是否接受計有來自國家、志願單位或私人單位所提供的物質資源，學校都無法逃避對行為政策及其實踐的回應。
- ✓ 行為政策就像其他政策一樣，施展於特定的歷史、資源脈絡中，並處理不同區域社會的問題。
- ✓ 行為政策不同於其他政策的地方在於，學校也被期待/置於社會政策問題的核心位置，須回應社會對於某些社會秩序或偏差行為，例如減少青少年犯罪或提升公民參與

◇ (111-115) “Doing” behavior policy: conflicts in pedagogy

- ✓ 行為問題的理解與定義會在不同的情下有不同的定義，也可以是個人行為達成或是整體社會秩序維持。所以學校內的行為政策可能同時受到不同動機、哲學及實踐的人(老師、職員甚至是某些局外人)共同施展。
- ✓ 雖然沒人可以否認，行為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可以改善學習的角色，但如何轉譯成為實踐並非想像中的直觀。學校與教育專業者如何詮釋何

為規訓與教室管理及甚麼是參與支持正向行為等就有極大的差異。
Behaviour for learning 要處理的是 control behavior or promote study? 重視教學及行為面向的教師之間可能存在衝突或緊張關係，需要從中尋求平衡。

- ✓ 受到地理空間、人口結構等因素影響

◇ (115-119) “Doing” behavior policy: proscriptive regimes

- ✓ 行為立基於詮釋的場域(field of interpretation)，甚麼是不能接受的或暴力行為？甚麼是過於紛雜或干擾？我們要如何回應？等問題，對於不同的個人及學科領域都可能對這些問題有相衝突的答案。

◇ (119-120) enacting discipline: enacting “good” behavior

- ✓ 行為政策不同於標準政策之處在於，其有不同的權力與知識形成，交織其施展和詮釋與轉譯。
- ✓ Policy is always contested and changing(unstable)—always ‘becoming’. Policy, in the area of behavior, in our schools always seemed to ne not quite finished, or about to be changed. That was a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discourses and ground-level practices, conflicting choices and pressures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the ‘technical’.
- ✓ Behavior, is a policy site that is much mediated by time, place and by diverse sets of policy actors with different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values and practical tactics.

研讀範圍：Ball, S. J., Maguire, M. & Braun, A. (2012). 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London: Routledge. (pp.121-136)

主講人：陳宏彰 主持人：李文富

主講人：陳宏彰

Ball, S. J., Maguire, M. & Braun, A. (2012). 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London: Routledge. (pp.121-136)

Ch 6 – Policy artefacts: Discourses, representations and translations (pp. 121-136)

1. Introduction (pp. 121-122)

- 在政策施展的過程中，學校校長或領導人有時會有意識地運用政策實質的東西(substance of policy)，透過一些視覺材料與資源來記錄與呈現哪些事情該做、哪些是可欲的行為結果。這些物件給了政策一個定向，讓該做的事情得以被傳閱、強化與再現。政策也透過或是在這些不同的物件、材料和服務活動中而被再現與轉譯。這些物件是政策的微觀技術與再現，在校園的社會-物質世界中，形塑意義與控制意義。
- 作者談到，在傅柯的權力(治理性的權力運作)概念中，權力在微觀層面上呈顯而出的方式是透過某些論述而被內化並被視為一種理所當然。因此，他主張說權力的結果是，在某種狀態下，是一種非強迫性的權力，這種權力確保個體自己治理自己。
- 作者援引傅柯的治理性概念，主張：物件(artefacts)和材料(materials)成為校園政策工作中的一部分治理性工具與技術(tools and techniques of governmentality)。

2. Discourses 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pp. 122-123)

- 作者指出他們關注於四所個案學校，既是在生產出不同的「論述實踐、事件與文本」，同時也是由這些不同的「論述實踐、事件與文本」所組成的；這促成政策施展的過程，與「辦」學校(‘doing’ school)(個人解讀：意旨學校的本身存在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 As Colebatch (2002) says, ‘policy involves the creation of order – that is, shared understandings about how the various participants will act in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In schools, part of the ‘creation of order’ and thus, governmentality, takes places around the manipulation of signs, signifiers and policy symbols;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artefacts** – handbooks,

websites, parent newsletters, student diaries and teacher planners – as well as sets of **‘activities’** such as the prize day, the open day, in-service education, staff briefings, union meetings and similar events. (p. 122)

- 「政策涉及秩序的建立，也就是說，是對於不同參與者在特定情況下將如何行動的共同理解」。在校園中，秩序生產的一部分，同是治理性，是圍繞著符號、象徵和政策符號的操縱而展開；也是通過文化物件—手冊、網站、家長通訊、學生日記和教師計畫—以及一系列「活動」，如獎勵日、開放日、在職教育、員工簡報會、工會會議等類似活動。
- 作者在本研究中特別關注與描述的，正是這些反映出、承載著主要政策論述的論述式物件(artefacts)與活動(activities)，這些論述在近來英國中學校園中流傳著，並且讓學校做政策工作。
- **論述 (discourse) :**
 - 傅柯認為，論述是一套條件，根據這些條件，一種實踐得以施展進行；根據這些條件，產生部分或完全新的表述；並根據這些條件論述得以被修改(Foucault, 1986: 208-9)。
- **論述形構 (discursive formation) :**
 - 論述形構是一種實踐，能系統地形構出其所說之物的實踐 (Foucault, 1986: 49)。
 - 論述形構猶如一種規範性(regularity) (Foucault, 1986: 38)。
- **政策 (policies) :**
 - 依此觀點，政策(policies)可以被視為是形塑某個主題的論述 (discourses)，是知識與權力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 **政策如同論述形構/論述策略 (policies as discursive formations / strategies) :**
 - 關於學校教育此社會過程的諸多文本、事件和實踐，例如關於：「學生」概念的生產、「學校教育目的」和關於何謂「教師」的建構。
- 在傅柯對規訓權力的討論中，他注意到人工物件(artefacts) 是論述的載體 (carriers of discourse)，其範圍之廣，可從建築物至空間的組織安排、至檔案與記錄的生產，均屬之。
- 在校園中，教育政策論述以不同方式被「重新表述」(represented)與「轉譯」(translated)，這就包含一連串人工物件的生產。作者用人工物件一詞來指稱一連串的政策文件(如學校手冊)、學校網站、海報、學校日誌等，這些都由某些流通著的主要論述所組成。

3. Questions of methodology – and methods (pp. 123-126)

- **Visual data generated:**
 - Hard policy texts: documents, booklets, handbooks, student planners, lesson schemes etc.

- Photographs of other visual artefacts that the school produce and deploy to call attention to what has been done: posters, signs displayed around the schools, etc.
- Attending 25 'events' and 'activities' of various kinds: field notes
 - 這些活動可包含如：如何正確地穿著制服、如何在 GCSE 考試中成功
- **Discursive effects of visual data**
 - 傅柯說：「論述包含了符號，但是論述所做的遠遠不只是使用這些符號去指稱事物。而是這個「不只是」(more) 使得論述不可以只被當作是語言(language)和言詞(speech)。我們應該要揭露的、要描述的，正是這個「不只是」(more)」(Foucault, 1986: 49)。
 - 過往的政策分析研究經常忽略了政策的視覺樣式，缺乏了解政策形成與擴散過程中扮演中介功能的政策文本中視覺要素。
 - 因此作者們開始蒐集視覺型資料(主要包含 hard texts, soft texts such as pages from the internet as well as in-school photographs)，這些呈現都在反映出學校對其政策的再現（既是一種內在的凝視，也是外在的）。
 - 在此，文本(texts)不只是文本的文字、符號或意象，而是文本所帶來的「權力技術」(techniques of power)。
 - 作者承認一個方法論上的困難，研究者要如何宣稱政策透過這些物件所反映出來的論述的再現(representativeness)與真實性(truths)呢？
 - 攝影者對視覺物件的理解，必然涉及到文化的假設、個人知識與物件脈絡的影響。因此，研究者對視覺資料的解讀，也是受到研究問題意識與分析框架的影響。
 - 如此一來，視覺物件的解讀必然也包含一種 slipperiness (滑移、不穩定、不明確性)的過程。縱使這些視覺性論述帶著某種規範性的意圖，它們也會受到其他(殘餘的或對抗性的)論述所中介，而帶來不同的效果。例如：關於「正確的」制服穿著的海報，受到學生的時尚喜好、教師對這些訊息的價值與信念的影響，就可能帶來實務上碎裂的、競爭的、差異化的結果。
 - 作者的資料蒐集關注於兩組焦點：
 - (1) 關於學生與老師的政策「問題」，圍繞著主體認同的論述形構；
 - (2) 學校針對這些策問題的解方(solutions)。
 - 如 Foucault 所言，論述形構出其所說之物，在此，論述也形構出了學生、老師、學校；論述是具生產性的，因論述有其/生產出權力效果。在特定時間中，論述定義了並建立了所謂的「真實/真理」(truths)，這些新產出的真理又可能取代了其他的構築與版本(Carabine, 2001: 268)。

4. Discursive productions of the 'good student' (關於“好老師”的論述生產)

(pp. 126-130)

- 作者們發現：對於所謂的好學生的生產，認為假如學生能夠對自己有較高的學術期待，那他們較可能在學術上成功。
- 在學校教育中，學生是受到兩股力量的同時形塑而成的，一方面是客體化的被動過程，另一是主動的主體化的自我形塑。
- 好學生的生產與再現，是在學校的一系列視覺暗示中被編碼、施展與具體化出來的，例如：個案學校的觀察中發現，關於什麼是「好學生」的意涵和表現，被具體反應在校園中的張貼的視覺海報、布告上的，濃縮了好學生是能夠：自我控制、能在 GCSEs 考試中取得更多 A、能夠有顯著成績進步（每週學生榮譽榜：Student of the Week）。(如下圖)

How to get an A at GCSE*

-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work with others who are aiming for an A*.
- Do extra reading and examples in your own time.
- Link arguments together to create a train of thought.
- Refine your exam technique so you know exactly what each question in the exam requires.
-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mark scheme for each paper so you know how to get the top grades.
- Be willing and able to take risks with your work so you are striving to produce something more original.
- Know the key facts thoroughly and know how to select precisely what facts are needed for each answer.
- Learn how to translate skills and knowledge from one area of a subject to another.

Your teacher will help you with:

- Mark schemes.
- Techniques for each type of question.
- Examples of what A* looks like.
- Reading lists and extra materials.
- More analytical work.
- Feedback on your work giving you advice on how to get an A*.

Box 6.1 How to get an A* at GC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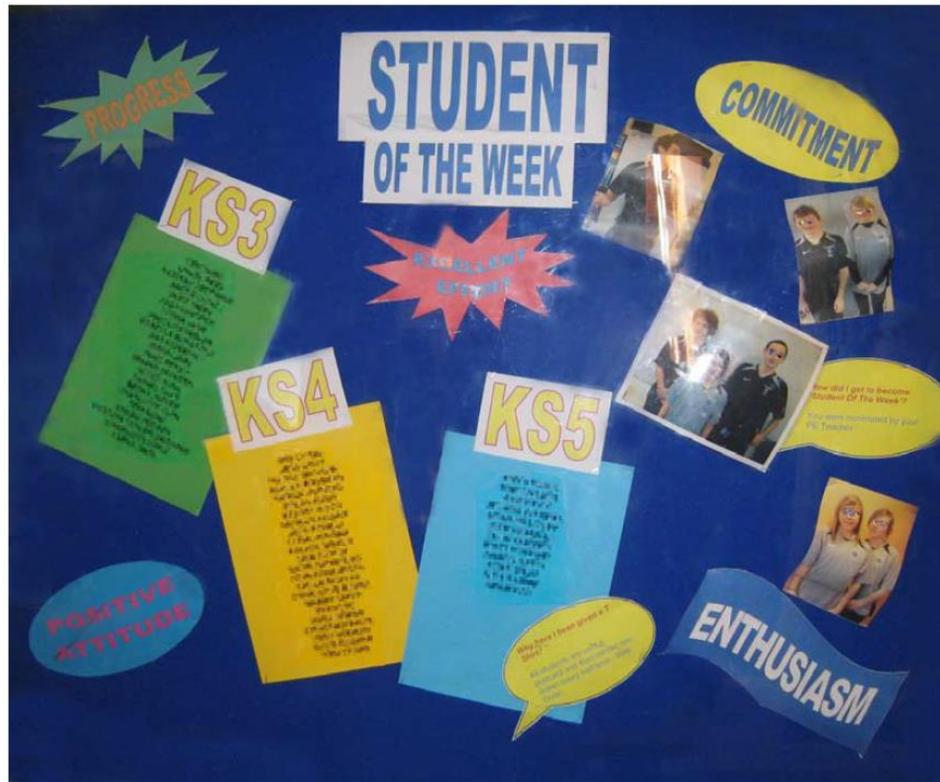


Figure 2. Student of the week.

- 學習的行為，被融入在「學術成功的好學生」的論述中，緊緊綁在一起。作者發樣個案學校中發現很多這些關於行為的政策、關於學習的正策，學校使用大量這種視覺物件所標示出的，不是關於好學生可以如何... 而是關於好學生應該要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該如何做，才能成為好學生。
- **Atwood 學校的海報：**邀請學生講述如何在 GCSE 考試中成功，這些海報貼在大廳牆上讓每位經過的學生、訪客都能受到“calls to achievement”的召喚，這提出了一種關於「如何辦學」的告示，同時提醒觀看者，這是一種「好學校」。它同時也產生了區別性的作用，區別出好學校與平庸的學校，區別出更卓越的學校與一般的好學校。

5. Discursive productions of the 'good school' (關於“好學校”的論述生產) (pp. 130-133)

- 學校對於「辦」學 (doing school) 的理解與想像，經常被提升學習成就 (raising attainment) 這種主要論述給約束著。官方的立場是學校領導人要知道如何改善學習動機與克服表現不佳，並提供表現優異的學校作為標竿與典範，以供其他學校參考，讓校長們期待測驗結果應該要一年比一

年進步。

- 在這些官方立場中存在著對於應該「如何」辦學、要成為「什麼樣的」學校、學業應該要長成什麼樣子的假設，這些都是所謂的規範性論述 (normalising discourses)，它們形塑著學校選擇、詮釋與轉譯政策個別面向的方式。在個案學校中，「達到標準」(making the grade) 的急迫需求，使得某些政策就會比起其他政策來得優先與重要，例如 standards, GCSE scores, league tables (成績表現排行榜)。
- 在此之中，存在著一種朝向「解決力」(solutionitis) (p. 130) 的思維：學校應透過妥適地解決這些政策問題，而成為一所「好」學校。這種思維是通過學校自身的文本和論述工作而被編碼、傳播和放大的一因為他們怎麼能不回應這些「提高標準」和「持續改進」的主流論述呢？(宏彰：尤其這些論述聽起來是那麼地正向、良善與好的)
- 因此，在形構「好」學校的一個重要政策工具就是：「持續提升標準、持續改善的需要」。透過不同的策略工作，如：瞄準某一群體的學生提供 coach and mentor，提供 booster classes，選擇不同的測驗科目，比較好考的。
- 「好學校」即是要妥適監控學生的學習進步情形。這種論述形成，是透過一組特定的價值、成績追蹤紀錄、數字進步人工文件，它同時生產出、建構出「好學校」應有的作為、物質與展現(如下圖 figure 6.3)：
 - 在 George Eliot 學校中，即透過可以產出持續進步的視覺資料，來證明學生成績的不斷提升與進步。
 - 在 Atwood 學校中，7 年級學年主任提到他們仔細的監控學生學習成效。這種說法也反映在不同的個案學校中。
- **作者從資料中發現—教育目的的核心論述：得分、達標、讓成績進步。**全部這些論述形構都在諸多視覺性的、記錄型的學習成效物件中看得見，這些物件同時生產出也構築了所謂的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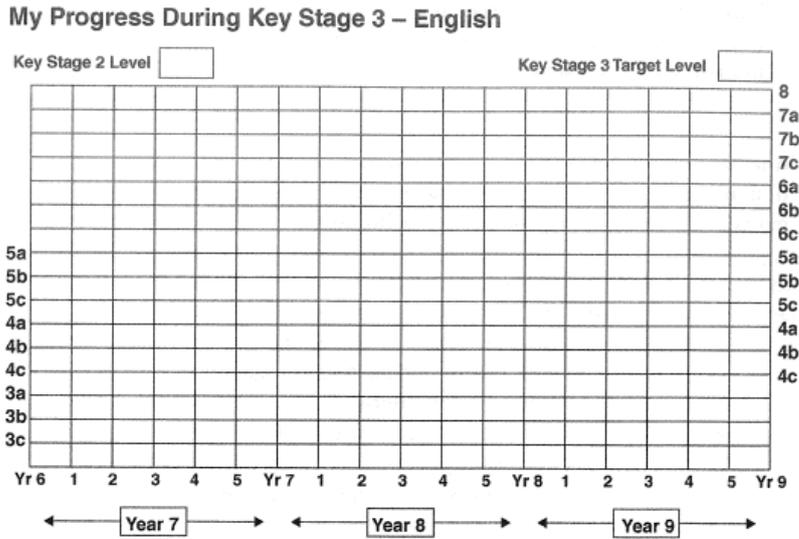


Figure 6.3 Diary progress page

- 作者認為，這些物件讓學校作用在學生身上的政策工作得以被「看見」，你可以看見表現的改善、可以比較、可以看出長期的表現變化。這些工作視覺化了正策，但這些視覺性物件，只有和文字性文本、實踐、組織、宣稱一起放在一起時（宏彰：網絡？），才有意義。政策是，在所有這些不同形式一起作用時，而被再現、詮釋與轉譯。

6. Discursive productions of the 'good teacher' (關於“好老師”的論述生產) (pp. 133-135)

- 在如此的論述形構中，關於好學校的生產其實就是關於好老師的論述生產。假使，好學校是關於 GCSE 的高學術表現，那麼好老師也是如此。這些論述也都彰顯於校園的視覺環境中：物件、海報、照片與圖表。
- 在圖 6.4 中，標示出一張「距離國家測驗日的倒數計時：剩餘天數」。Campion 學校的教師休息室提醒老師驅策學生成績。
 - 這張張貼在教師休息室的文件，正在倒數計時大考即將來臨，請老師要在考前做好學生學習的檢視、輔導，來達成成績的進步。

7. Enacting policy – and the role of the artefactual (pp. 135-136)

- 校園中的老師與學生，都在具體化什麼是學校，也在組成所謂的學校，他們同時也都被編織在一複雜的論述之網中，透過此論述之網，他們受引導/引誘(incited)去「辦」好學校 (do the good school)、成為好老師與表現成好學生。
- 這種論述所發散的一種「引誘性的」權力關係與力量，透過視覺性的文件提醒，來促成實踐上的改變。

- 政策如果沒有人工物件，就不可能被施展。然而，大多數的政策研究，抹去了對這些人工物件的分析，然其對於校園中的政策工作研究是重要的。



Figure 6.4 Countdown to exams

d.

研讀範圍：總結與前瞻+

Ball, S. J., Maguire, M. & Braun, A. (2012). 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London: Routledge. (pp.137-150)

主講人：陳宏彰、鄭淑惠 主持人：黃祺惠、卯靜儒

主講人：陳宏彰、鄭淑惠+實務討論分享

Ball, S. J., Maguire, M. & Braun, A. (2012). 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London: Routledge. (pp.137-150)

Ch 7 – Towards a theory of enactment: ‘The value of hesitation and closer interrogation of utterances of conventional wisdom’ (pp. 137-150)

1. A synthesis of enactment

- In what we write we do not want to suggest that a recipe does exist and that, if only it can be identified, then policy enactment will cease to present problem for schools: quite the opposite. (p. 141)
- 我們所寫的內容並非要暗示/建議一種處方(訣竅、方法)確實存在，以及如果它可以被識別，然後學校政策制定將不再存在問題：恰恰相反。(141 頁)
- Attempt to produce a tentative model of enactment (p. 142)
-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policy enactment (p. 142)
 - Understanding this process depends on how policy is theorized
 - A complex set of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which are contextually mediated and institutionally rendered (p. 142)
 - Policies call up policy actors – they produce policy subjects (p. 142)
- Different ‘types’ of policies will call up different forms of enactments and those who work in schools will have different orientations towards some of these possible ways of ‘doing’ school.
 - 並非所有的政策都一樣，not all policies carry the same degree of compulsion to act;
 - Policies work on different levels (p. 143)
- Represent some of the material, interpretive and discursive dimensions of policy enactment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ir inter-relations. (p.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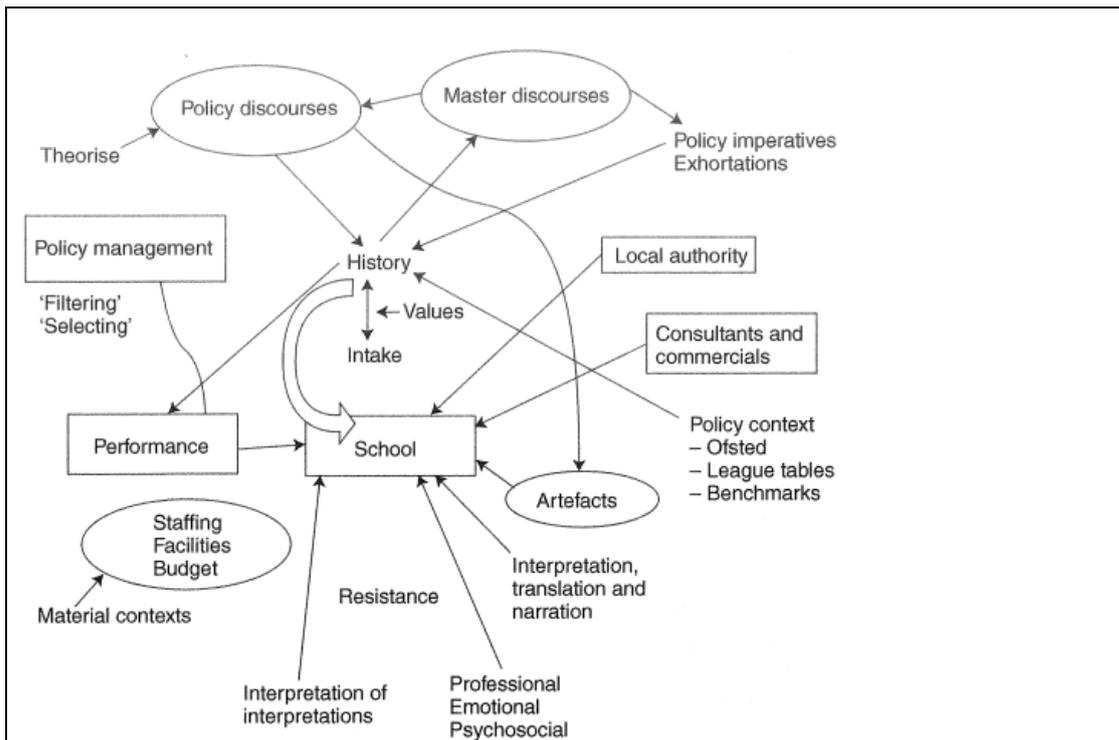


Figure 7.1 Thinking about policy enactment

- 作者特別提醒，不管是這個模式或是用來說明模式的文字，都不具完整性或完結。作者的視覺圖示僅僅是一種「思考圖像」(thinking map)、「流變的模式」(a model in flux)，讀者你甚至可以自行添加調整。這種可以政策施展的流變性，有其自我開展的動態性，這恰恰就是作者心目中所謂的政策施展。(p. 144)
- 2. Theorizing policy enactment**
- 政策施展的核心是學校，但學校既非是一簡單亦非具一致性的實體(entity)，我們需要將學校理解為是一個更具不同差異的與鬆散組合的。Schools are not of a piece (p. 144)。
 - Schools are also different places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year, or the day, or parts of the term – more or less fraught or relaxed. (p. 145)
 - ✓ 學校在一年中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日子、不同的學期—或多或少有些緊張或放鬆。(145 頁)
 - Schools are organ organisations that are, in part at least, the product of their context – staff profiles, intake and parental aspirations – as well as being influenced by practical aspects such as the school accommodation, the building and its immediate environment. (p. 145) 學校是一個有機組織，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脈絡環境的產物—員工概況、學生來源與家長期望—同時也受到實際因素的影響，例如學校的住宿、建築及其周邊環境。
 - 作者特別提到，過往有關於政策「執行」的研究太過於強調學校內校長與

領導人在變革效果上的權力和角色 (如 Fullan, 2006)，令作者驚訝的是，這些研究其時多忽略了政策施展時其他的政策行動者角色 (與政策主體 policy subjects)，因為其實正是這些政策行動者「組成」了學校 (make up the 'school')。因此，作者在本書中也描繪了其他這些不同的政策行動者，如政策熱忱者、政策批判者、政策接受者。(p. 145)

- 隨著這些不同、多元的政策行動者的敘說(narratives)，交織於政策文本與實踐，作者們發現校園中強而有力的關於成為「好老師」論述的證據，生產出「好學生」和「好學校」；這些論述鑲嵌於大量相互關聯的政策中，

5. Things we did not do in this book (研究限制)

- 對於政策施展的研究並未完結，還有很多資料分析的不同可能方式，同樣的本書亦非完結的案子，而是正在進行的工作的一種版本。(p. 146)
 - ✓ 有些面向未納入田野調查裡
 - ✓ 沒有問的訪談問題
 - ✓ 沒有意識到有用的、需要問的問題
 - ✓ 未有充分時間去分析的部分
 - ✓ 有些部分應該還需要多寫，但受限於時間與空間
 - ✓ 四所個案學校中還有些領域、學科 departments 未訪
 - ✓ 政策關注的面向集中在標準、行為、個人化學習
- 每所個案學校大約訪談了 20-24 人，提供了大量的資料，但也還有很多人未訪問到。作者們自問自陳，他們只能寫出他們手頭擁有的資料分析了 (p. 146)。仍有一些政策、政策軌跡是他們在田野調查中所沒有辦法追蹤到的。
- 第二章，在學校脈絡中的心理與情感面向，是作者們在專業脈絡中尚未包含進去的。社會心理的動態性 (psychosocial dynamics) 是作者未來在政策施展中想要進一步去分析的領域。尤其是對於學校、學科、同僚與學生的情感與情緒的鏈結 (affect and emotional ties) 是受訪者願意進一步去踐行政策與經常變換的政策，這和作者們所謂的「熱忱」有關 (p. 147)
- 社會心理的活動，例如嘲笑政策與學校領導人、八卦、與同事抱怨，可以降低校園中政策工作的焦慮、威脅與恐懼。這些可以緩衝一些政策效果，定可以 bind 將同僚兜在一起 (p. 147)
- 其他面向在本研究中萌芽，但未來還想要進一步深化的，例如 narration 的概念，政策轉譯的工作與其不同的形式和實踐；政策與物質脈絡的「關係」—空間、日光照明、曝光性、學科部門的地理位置、建物狀況等。(p. 147)
- 在學校中生產的地方政策文件(local policy documents produced in schools)，作者們收集了很多這樣的文件，他們都屬於是一種政策施展。作者們也有興趣一些商業文件(commercial texts)，這些為了政策目的而買的商業文本，需要整合到政策的詮釋、轉譯與施展中 (p. 147)。
- 作者也重申這不是一本關於個別或集體政策的專書，亦非四所個案學校的

真實、整全再現的書；相反地，這本書是關於政策施展的實踐。作者想藉此書告訴讀者的是在「真實」校園中的政策，但也想進一步地用理論的觀點來理解它。(p. 148)

6. Next steps (p. 148)

- 對政策施展予以理論化，本來就是一件不可能、難以完成的任務，它既複雜、不明確，也須審慎以待。
- 本文旨是一個有關政策施展的起點，所提的概念框架希望給讀者以一個新的方式來思考政策施展。
- 未來研究需要認真的考慮脈絡，需要將學校教育中的物質性的、結構性的與關係性的脈絡，整合到政策分析中，以便於能對機構層級的政策施展有更好的理解。
- 如前第 2 章所述，政策決策者經常假設政策執行是再「最佳狀態」(best possible) 中的學校環境中，決策者不必然考量到學校的真實狀況—財務、物理空間、學生、職員工的樣態與意願性。研究者與決策者一樣，需要認真關注學校的 messy complexity，而不是都強制由上而下套入理論(theory from above)。別想一味地用一套 one-size-fits-all policies 就試圖產生關於政策施展的一套明確宣稱。
- 未來也可以關注於 exceptions，非典型的極端個案，未來值得透過作者所提供的概念架構資源，再去描繪不同學校中策施展的不同樣貌，例如所謂的「卓越學校/優質學校」，他們就有比較多的政策自主空間嗎？或者，當學校被定位為是「不成功的」，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Policies are themselves not of a piece, and the policy climate is constantly changing. (Ball, Maguire & Braun, 2012: p. 149)
- 抗拒：很多研討會上的聽眾很想知道、很想在我們的校園政策施展的資料中看見抗拒，然而他們多數相當地挫折。幾個研究方法論上的難題是：如何辨認抗拒、抗拒如何構築而成、抗拒如何能被理解？
- 作者認為他們能從資料中辨認出學校人員對一些政策的拒絕推卻 (refusal)，但並不是很多。但作者認為他們找到的證據有：不滿、牢騷、漠視、不投入 (脫離)，Goffman 所謂的「角色距離?」(role distancing)，一種演員對其所扮演的角色採取輕蔑的分離。作者團隊也看到一些政策緩衝的社會心理形式。未來需要進一步地去探究抗拒的微觀政治性、適應中的抗拒，或者，從不同的地方來尋繹抗拒。
- Schools are 'not of a piece' and that 'they are made up of competing and conflicting values, principles and desires'.

ANT 讀書會成員心得

卯靜儒

本讀書會成員有課程與教學、教育社會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專業背景的教師，以及國教院研究員。成員來自不同專業領域與學術機構，當然也就可預見讀書會討論時的多重語言與研究經驗的交流，有時雞同鴨講，顯現需進一步釐清與更多閱讀的迫切性。但更多時候是激盪出精彩火花，產出 ANT 應用在教育研究上的各種可能性。

藉由讀書會，我們試著了解 ANT 理論的概念，及運用其概念，思考教育政策與實務面的相關議題，探究教育系統裡的實作與政策連結的議題與研究。一開始我們研讀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的經典之作，但高深而難解，引發許多對於抽象概念的討論與推譯，我們試著用台灣課程改革，特別是新課綱實施的觀察、或經驗、或案例，討論「人與非人」行動體網絡關係的建構與連結，討論政策落實與學校實作的問題。

ANT 的確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理論觀點，在這快速變遷的教育改革中，提供我們趴在本土教育脈絡裡的觀看角度，讓我們重新檢視教育研究如何與教育現場的實作活動，及其涉及的相關行動體與其他非人之間是如何連結的，也讓我們進一步想，除描述「是怎樣」外，是否也暗示我們「可以怎樣」的行動策略？我們不只讀「書」，不只做字義的詮釋，ANT 讀書會的討論，更提供成員們各自經驗與理解文本的對話方式，我們相互學習，在閱讀過程，因為大家相異的專業背景與不同機構位置，形構一種相互提問經驗，而能與文本對話的方式，在這討論的過程，逐步深化 ANT 概念的理解與教育實務推動的策略與意義。

我們這個異質專業背景的讀書會，最終仍希望結合學院學術研究背景與國教院政策幕僚背景，合作探究如何使教育政策、教育研究與學校實務之間關係的斷裂，可以連結起來，如 ANT 所描繪的物質性與符號性異質連結，讓這樣的異質連結，創造和重整所有種類的行動體，使得教育系統可以真正的動起來。同時，也能在未來提出科技部的基礎研究，國教院的（課程）政策研究群與學校實踐落實網絡系統之佈局做前瞻性的建議，以不同的視角看待變動不羈的教育活動。因此，對我而言，這個讀書會的結案，是另一個讀書會的開始。

陳斐卿

這個讀書會社群有相合的事業：研究 108 之後新課綱在各級學校的展演。讀書會兩個精緻的特色讓參與成員一路豐收：一是研讀書目的精心規劃，二是研讀成員的精心組合。我們一共讀五本書，有 ANT 理論發源者之一的社會學家 Latour 艱澀難懂的經典，有將 ANT 引進教育研究的代表人物 Fenwick & Edwards 的實徵文獻，有翻修與深化新課綱強調之學習脈絡 context，也有學校老師如何促動政策的長期田野研究。這樣的鋪排，提供了極佳的學習順序，而這些作者的不同立論也能不時激起對話與延展的空間，與會成員探討新課綱落實的諸般

現象，因而倍感興意盎然。二是讀書會成員規劃，促使兩種學術脈絡交會：教育學者專家研究生，以及國教院的新課綱政策研究人員，在對話中互相瞭解彼此的視角，看起來往後的讀書會社群，還可以邀請正在念研究所的現場教師參加，讓現場的聲音，有更直接的對話機會。感謝卯老師將 ANT 引進教育研究，規劃這麼成功的學術活動，帶領很多伙伴持續探索 ANT 的心思。這個讀書會，很硬，因而很棒！！

林君憶

非常感謝讀書會召集人卯靜儒教授規劃這個以 ANT 為主題的讀書會，同時感謝為讀書會付出許多心力的師長們，使我今年有如此特別的學習機會與經驗，且能從中獲益良多。首先，在理論方面的收穫：參與讀書會以前，雖曾聽說行動者網絡理論一詞，但未曾有機緣促使自己深入理解它的本質與內涵，讀書會由較抽象理論的書籍開始閱讀討論，特別感謝導讀者專業耐心指引，如初期黃瑄怡教授悉心解釋法國學者 Bruno Latour 的理論、陳斐卿教授更將相關概念比對、解構與再建構，使我有撥雲見日之感。對於這幾年進行質性研究與教學設計的我來說，許多 ANT 的觀點顛覆過去我所認為的理所當然，因而開展了新的研究視野與想像，特別是在教育改革永續性的研究上，綿密錯綜的網絡促成新課程理念的實踐，而 ANT 是較新的分析方法。最後，因為讀書會的成員組合跨了不同的領域專長、且跨了不同的學校機構，師長們經常由不同研究或實務面向切入並舉例討論，不只豐富了理論的詮釋理解，也藉由這樣的討論場合使我認識對各項教育議題關注的師長，未來能夠多向他們請益

張宜君

在 ANT 讀書會中，除了和伙伴間的交流之外，也帶給我自身對於方法論上的反思。從 ANT 理論的觀點中，物作為一個行動者與人有同樣的重要性，此概念可以延伸至物的多層次效果。若以課綱的例子來看，可以區分成幾個不同層次的物的概念在運作，包括課綱本身作為「物」的效果，如何在課綱執行的過程中被詮釋及運用，如何受到學校及教師動員其力量而實踐，可見其與其他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另一個層次的物可以從校內的硬體設備如何因應課綱需求。

ANT 理論帶給我一些根本的方法論上的思考，包括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距離，當研究者本身就涉入事件發展過程本身的時候，研究者如何保持客觀的觀察，或是說涉入的時候要如何確保涉入後導致事件的發展是一個其他行動者也需要方向，再者，研究者同樣作為一個行動者的時候，其權力位置是否與其他行動者相同，如果研究者帶有權力進入田野，對事件的影響就會高於其他行動者，而研究者應該如何處理此議題等。

鄭淑惠

參與本次讀書會，透過系統性的閱讀及讀書會成員的熱誠分享、回饋，擴展及深化了我對於網絡（network）及政策相關議題的思考，實為研究生涯中珍貴且難得的相遇，非常感謝讀書會主持人卯老師的規劃以及所有參與讀書會師長的導讀、分享。

其實追溯人類歷史的發展，已可見到網絡形成的例子。當今隨著協作與夥伴關係受到重視，以及網路、資訊科技等的發展，我們可說已經生活在一個網絡化的世界，也使得網絡相關的研究更顯重要。

從 ANT 的理論觀點出發，會關注網絡中的不同主體，除了人以外，非人的實體也被視為具有主體的地位，網絡可說是人與非人的要素所組裝的集體。在教育變革中，資訊科技與教育標準等，都有可見、明顯的網絡角色與效果。

進一步觀看主體之間的關係，各主體處在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連結及強弱關係，形成不同的網絡結構。汲取文化的觀點，網絡結構是置於更大的社會文化脈絡中，不同網絡之間也會產生互相貫穿的互動。而網絡結構的特性，可能促成獨特的互動模式與規範，顯示網絡影響文化，文化也會影響網絡運作。

此外，從 Ball 的觀點，學校層級是在施展（enact）或做（do）政策。研究者一方面要關注政策進入學校所處的脈絡，例如，學校的位置、專業文化、物質與外部脈絡，也要了解學校處於多政策、新舊政策（含效果）並存的脈絡。另一方面，政策進入學校，學校人員對於政策會進行詮釋與轉譯，使政策和學校的特定脈絡產生關聯。因此，不同的學校即使面對同一項政策，很自然的會有不同的政策認知與施展。Ball 的觀點提供了政策研究更關注微觀、動態、學校為政策施展主體等的分析角度。

黃瑄怡

筆者過去一年(108 學年度)參與師大教育學系卯靜儒老師主持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教育領域之研究與實踐」讀書會，收穫良多，讀書會選讀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相關的理論和實務文獻，成員的導讀、相互提問與回饋皆能刺激理論性的思考與連結實務的想像，尤時拓展了筆者在理論與方法的學習。此讀書會主要探究 ANT，討論其在教育領域研究與實踐的各種可能性，上半年度的文獻聚焦於 ANT 理論/方法本身和 ANT 在教育領域研究的情況，為筆者奠定重要基礎，筆者能使用 ANT 重要概念、方法與態度重新思考教育領域的多樣議題與問題，以及研究方法論的問題；再者，這些基礎也幫助筆者理解與定位下半年度文獻所討論的內容，並且比較其與 ANT 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的差異，同時延伸筆者思考的範圍。整體而言，筆者從此讀書會獲得的新知識、拓展的新視界，和延展的思考肌力皆超越筆者預期，感謝卯靜儒教授的細心規劃與用心帶領。

陳宏彰

參與「ANT 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教育領域之研究與實踐」讀書會，某種程度而言，就像是一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共讀、思辨與討論，我們有機會互相聆聽不同學習者的聲音，時而闡述澄清、時而思辨沉思。透過主持人卯靜儒老師的主持與帶領，我們才有機會將忙碌於一方天地中的自己外推到其中，在學術與實務來回激盪的對話中學習，也使我們連結於互動共好的學術網絡之中。我自己相當感謝有這樣的學習機會，能在卯老師的帶領與其他不同學術與研究機構師長的引領(mentoring)下，對學術經典著作有所領略而不至於迷途，將理論與實務揉合應證與映對，因此每每在讀書會中聆聽與討論之後，都會有許多思維上的啟發和激盪。讀書會的共讀共學，也確實能幫助到像我這樣初出茅廬的學術新人，有更多校外同儕的指引與扶持。也很謝謝讀書會助理喬元的前後協助，讓讀書會更加順暢圓滿。期待未來能持續有這樣的學術社群運作，它不僅有益於成員的成長，相信也因此而帶給教育政策實務上更多新的可能。

洪詠善

如果課程改革是社會運動，那麼社會是甚麼？運動如何可能？

姚任祥和葉子共同完成「台北上河圖」(2020)將一世紀的台北故事轉化為約 200 公尺的卷軸，故事裡面有仕紳、市井小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交織的行動網絡，每個人都有心中的台北記憶，在某個時刻某些事與人被記錄了下來，造就與影響了時代；台北從物理的存在變成了記憶的延展與生成，將當下的社會事件放在時間長軸中，是我理解課程改革的 ANT 經典中的「活」。在人事時地物與時空交織的上河圖中，從課程改革的視角，ANT 展現了關係網絡中如何重新連結而蔚成運動的深層結構。

傳統社會學假定「階級」是關係網絡的中介，但是 ANT 要看的是關係是怎麼被連結的，如社區動起來這本書中演繹的不同角色在不同位置定位與行動的連結。馬克思科學社會學找因果，但 ANT 則強調不要解釋，而是描述行動即可，我認為這個大膽的假定再概念社會學的理论，沒有因果結構、不是推論，拉圖理論建構方式是一直繞他想要說的，不是那個不是那個...，他反對因果關係建立的理論建構方式，從而將行動者在網絡中的思維與行動展演出來，提供了一個觀者自己連結的空間，這樣的理論不是名詞 theory，而較像是動態動詞 theorizing，將拉圖放在社會學領域中，或許他不將社會學定位是一門科學，我認為較偏向是社會行動學，從知識論轉向方法論建構新的社會學形貌。

在 ANT 裏，行動者和網絡是重要的，而中介物是讓兩者交織起來的編織手，中介物作用在於促進轉化，例如課綱推動的意見領袖結合臉書或是社群的集結成為中介物，比起官方正式課綱推動網絡更具有傳播力。在「我們從未現代過」入門書中，有機會認識拉圖，在 Amazon 書評中提到，社會學傳統只看人 human 的關係，但是拉圖提醒我們還要看物 object 的作用，例如課堂教學不只看到師

生關係，還要看教室裡的物，如桌椅排列、黑板、教具…所牽動的關係，特別在科技資訊快速發展的當代教育情境，ANT 尤其能夠引領我們走入情境，看見人與物的網絡關係，看見中介物的意義，如果課綱文本是中介物，教師是行動者，那麼文本如何產生轉化，帶出像旅遊手冊一般引領行動者與研究者進入觀看的不同景點，找到關鍵行動者以及必要通過點，深入分析行動者位置的多種交織(Intersectionality)，課綱推展與實踐不再只是人與機制的因果關係，而是行動網絡中不同人關係與中介物的作用交織中的影響力，例如課綱意見領域、網紅老師、媒體在臉書、雜誌、網聚、共備會…中起了認同與參與行動的影響作用，這些行動者網絡的節點的強連結與弱連結產生不同程度與範圍的影響，是後續讀本「網絡中的文化」「學校如何推展政策」等進一步探究在當代網際網絡與社群媒體盛行的時代中文化的論述與形塑，政策推展需要新的視野與理論，研究者需要新的知識論與方法論，方能在鮮活複雜的行動網絡中透過研究產生洞見、創生行動與影響力。

李文富

參加卯靜儒老師帶領的這個讀書會，讓我有機會在全身投入十二年國教課綱研發設計與實踐之餘，有機會通過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重新檢視與反思自己也被捲入其中的新課綱所鋪陳開來的行動者網絡及其間交錯的各種複雜動力關係。正如 Gadamer 在真理與方法這本書的一段話「問題並不在於我們做什麼，也不在於我們應當做什麼，而只是在於，在我們所願意和所做的背後發生了什麼？也就是說什麼東西超越了我們的願望和行動與我們一起發生」。在閱讀 ANT 理論時便常有這種啟發。只是，要把行動者網絡及其間交錯的各種複雜動力關係揭露出來，要洞見或透視隱藏於其間深處的棘手問題是艱難的，因為如果只是把握這一棘手問題的表層，它就會維持原狀，仍然得不到解決。因此，必須把它連根拔起，使它徹底地暴露出來；這就要求我們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Latour 對行動網絡中的人-物關係的重新理解，以及看待世界的新角度，就是這種新的方式。這次讀書會給我的最大收穫也在此，對各種現象與問題多一分自省、洞察與理解，也為後續的實踐與行動多一分智慧。

蔡進雄

誠如 Bauman 所言，社會學家並不是社會的立法者，他充其量只是一種詮釋者而已。他存在的意義基本上只是，於人世間千千萬萬的諸多不同的詮釋中，提供更多的另類詮釋樣態(葉啟政，2001)。循此，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簡稱 ANT)正是提供了推動新課綱教育改革的另類詮釋樣態。由於教育政策的推動具有權威性，故此波新課綱教育改革主要是由上而下的運作模式，而在落實於教育現場可以預測與想像的是各校可能因著背景條件及能動性，而衍生不同的樣態，不必然是原新課綱政策所欲達成的課程目標。循此，

行動者網絡理論對於此波新課綱的啟示與挑戰可闡述如下：

在啟示方面，若沒有較為全面多元的視野，則教育領導者常會落入「人在廬山中但不識廬山真面目」之局部認知，而未見全貌之視野困境。故 ANT 可協助教育領導人認清整體行動者之互動狀態與各主體目標。更確切地說，ANT 提供推動新課綱教育改革的另類詮釋樣態，其珍貴之處在於看到各方(包含人與非人)的能動性，同時也讓教育領導人洞悉各行動者間的可能關聯及徵召動員過程。

在挑戰方面，其一是充滿學術味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若要推廣給學校領導者及教育人員認識，則需要使用更多「接地氣」的溝通語言。其二是 ANT 指出行動的力量是來自多元的行動者，網絡結構是多元組合的，而教師當然是新課綱推展不可或缺的行動者，惟絕大多數的第一線教育政策執行者(教師)平日聚焦忙於教室內的教學與學生輔導工作，對於外在結構並不是其所關注的首要課題，是以在此情況下易形成教師教育政策疏離感之現象，故實務上要喚起教師之新課程改革能動性是一項挑戰與難題。

其三是有些教育問題可由基層學校來處理或應付，例如學生生活管理，但有些教育問題或教育政策執行追根究底還是需要從法規或制度面的調整，才能有效解決問題，爰此新課綱教育政策實踐過程所面對的問題及困難，可能不是藉由微觀的 ANT 之轉譯歷程所能解決的，亦即最後可能要回歸到法規或制度結構面上的修改，而這不是 ANT 的範疇。申言之，108 新課綱的成功推動需要從個人層次、學校層次及結構層次等見樹又見林之多面觀照，才能瞭解成功關鍵或問題之所在，必要的時候還得採滾動式修正回頭調整新課綱之相關政策內容。最後，非常感謝卯靜儒老師的邀請而有機會加入此次 ANT 讀書會，讓筆者開啟另一個理論視野，也感謝參與夥伴的無私分享付出，雖然後半段遭遇疫情，但似乎不影響大家參與的熱情與投入，期待下一次 ANT 研究與實踐之讀書饗宴。

李森永

--那些中介物可以促進課綱實踐?

我參與由卯老師號召的 ANT 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教育領域之研究與實踐 讀書會過去一年(2019/8-2020/07)下來，我印象最深刻，應該是「那些中介物可以促進課綱政策的實踐?」這一個問題意識。

具體來說，不知我理解是否有誤?以往我對「課程社會學」此議題非常有限的認識，雖然它提供我們要注意到，學校本質上是社會機構，因此要觀察參與者彼此間的互動，但真如何觀察理解或促進課綱落實，或我理解或閱讀不夠通徹，總感覺有些相對靜態。

而 ANT 行動者網絡理論，則從整體網絡角度切入學校整體生態來觀察相關利益關係者的網絡與互動，也展現其具體與動態。舉例來說我們在讀書會書單，

曾閱讀到 Ball, S. J 的 How schools do policy 一書，Ball 提醒我們，一個學校的地理區位，包括延伸的招生狀況，是觀察學校微政治問題上，很關鍵的一環。這種超越行動者，更顧及「人」與「物」互動更開展我觀察的視野與高度，回饋到具體議題上，在參與這讀書會卯老師以及與會者者，幾次討論也會針對那些中介物可以促進課綱實踐?不論是學理運用，或是政策實務的討論，讓我受益良多。

黃祺惠

這一年來很榮幸參加了卯靜儒教授主持的 ANT 讀書會，有機會和各校的教育先進及本院同仁在每個月的某週五下午，共度溫馨、充滿知性的時光。在歷經了幾次的 ANT 讀書會後，大略了解了 ANT 的核心重點與適用時機，身為國教院的一員，在讀書會討論過程中，不時以 ANT 的觀點反思實施十二年國教之際所浮現的重要課題，覺得若用 ANT 的觀點來詮釋新課綱涉及的人事物之間的互動，將會更全面，能以較客觀的角度，打破本位主義的觀點，探討課研、課推、師培、考招系統與教師們如何能對新課綱達成共識，共創出「教育願景」，紓解看似不可解決的教育困境甚至轉化之，進而改善教育體制。也很感謝此讀書會的成員每次精闢的導讀，個人獲益良多，雖然有些內容難度較高，讀起來較吃力，但經過成員生動精采的譬喻或案例分享後，大致能夠理解文章所要傳達的概念。ANT 雖然不是一種研究方法，但我們可以擁有這種詮釋事物的視點，在面對任何課題時能更有系統更宏觀地分析問題，也期許自己未來能嘗試將讀書會所學的知識，運用在十二年國教相關課題的研究上。

林燕玲

感謝也很榮幸參與卯靜儒教授主持的 ANT 讀書會，透過讀書會分享 ANT 理論開啟了我們關注教育問題的新視角。過往在課室裡，容易單一聚焦觀看教師的教或是學生的學。然透過 ANT 視角看見教學不是簡單有關人和人間關係，而是網絡，更多的還有人和物、教與學的轉譯與促成。在 ANT 裏，不是獨立實體、歷程，而是組合。對於教育研究，ANT 對知識的產生和傳播的事物和法則的欣賞提供了有關學習過程、專業知識、能力、創造力和創新的有用問題。例如：可以追溯課堂學習活動，以了解通過將話語和物質事物與各種關係和共同行動進行異質組合而產生的知識實踐。

近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積極推動，並因應國家語言法將本土語文／臺灣手語納入課程研議，又或教育部推動的「AI 教育、教育 AI」又或「雙語國家 2030」等各式教育政策裡，在國教院中負責課綱研議與推動的我們，除了在意課程決定時所需要關注的行動者外，或許記得 ANT 理論的提醒，要去看看哪些中介、如何動員、如何號召，連結的哪些人或非人。如能擴增網絡與連結，將能讓推動與實踐更接地氣、容易進展。

阮孝齊

首先必須要說，在聆聽所有讀書會成員的分享過程，擁有強烈的身處網絡之中的感受。面對紛雜的教育問題，不同的視角以及理論背景，在連結的過程當中確產生了更多的新意義，也形成了所謂的「社會」的現實。

對於新的問題亦是，可以分為幾點來進行描述。1.如何觀看私部門在公共政策中的效果？以往的教育政策研究當中，相當重視政策出發的主體性，同時政策工具的運用也以法制性的工具為主。在網絡出現的時刻，如何透過網絡達成善治的目標，顯然是相當重要的議題。2.如何看待成人學習中的社群？對於教師學習的主體性以及相關作為，如何以參與者/形成的效果作為主要的政策標的？學習滿意度的概念如何更新？這些都需要透過網絡的概念加以更新。3.學校課程動力關係的理解如何從網絡的視角進行？如何看待課程的自我演化？面對課綱自我演化的現象，網絡能否捕捉這樣的動態？又行動者本身在其中的角色為何？4.新課綱中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如何在網絡中被詮釋？課綱是何種層次，如何創造新生的視角以解釋並且施展（enactment）課綱，顯然勢必需要面對的下一個問題。5.網絡治理理論與 ANT 的相互滲透：從公共管理的角度，為什麼現代政府治理需要 ANT，顯然是因為治理的需求以及目標主體轉移的現象。在這中間，教育政策常面臨被要求「要加上」的政策元件，不然地方政府無所適從；又如課程審查感覺很嚴格，但事實上不是的現象，顯然，網絡的力量可以被運用在這樣的問題上。6.什麼是課程擴散的質性指標？關注焦點之外還有什麼？對於政策與課程實施的想像，顯然可以因為網絡的出現被擴張。在觀看位移及信任的過程當中，面對以往的研究取徑，應該可以發展出更加充分細緻的研究方法。

總而言之，面對網絡在實際應用層面上的挑戰，需要更多的連結、詮釋、行動，也似乎唯有透過這樣的視角，能夠發現在「社會」中相互理解的道路。